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三十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廿一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illegible]之新聞紙）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廿一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illegible]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廿一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即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新勿寄編者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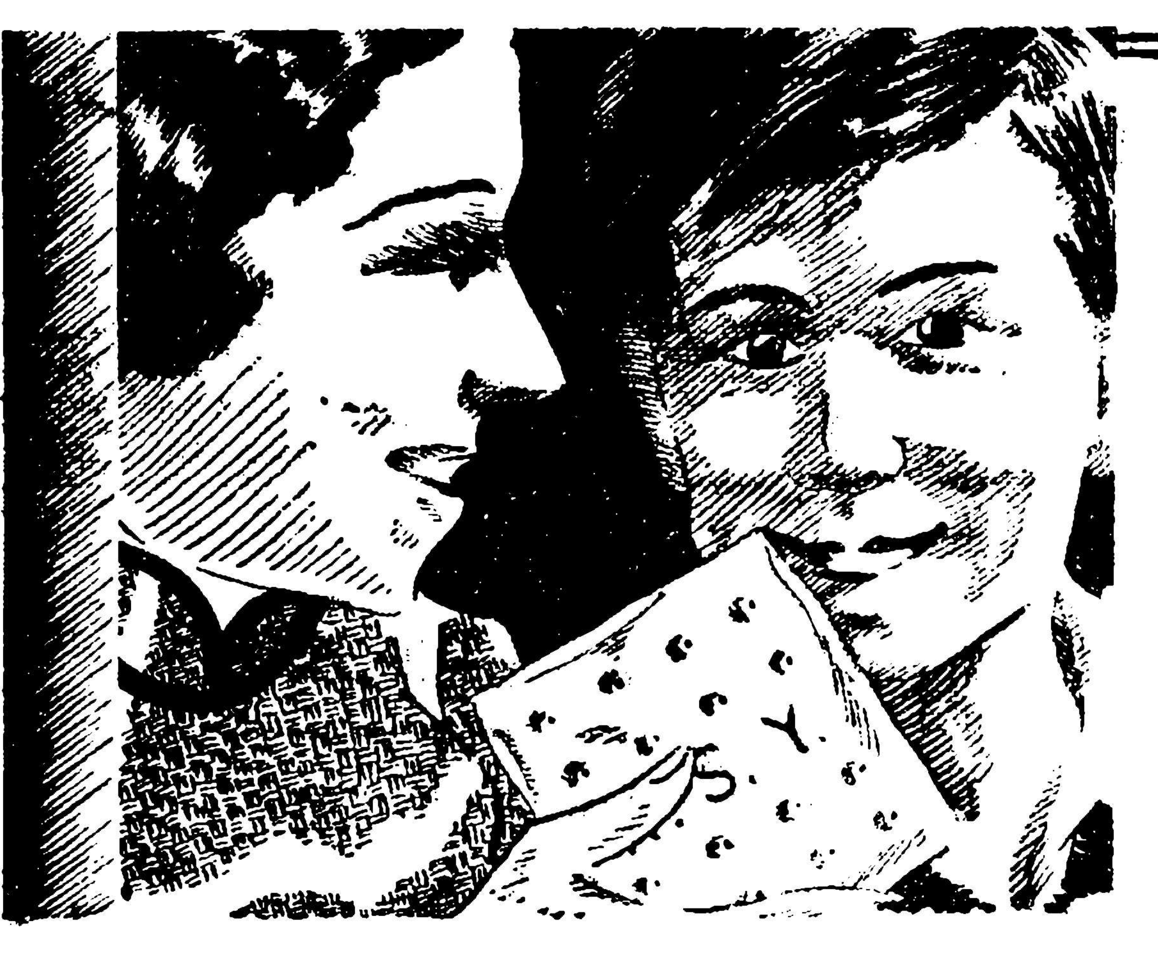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冠生園

灃河涇新廠出品



椒鹽梳打餅乾

之士配製
(Cheese)

鬆化香脆 與別不同



介紹新食法

·點心食法·

以白搭油或果子醬少許，搽於梳打餅乾面上即成，食之甘香鬆脆，無與倫比。晨昏作點既便利，又經濟。

·中式食法·

先以肉絲或火腿絲或鷄絲入湯燒煮，待煮後，才得將梳打餅乾放入同煮，約三分鐘後即可取食，其味香滑鬆酥，鮮味異乎尋常。

·西式食法·

先以牛奶白糖，配合燒煮，待煮後，將梳打餅乾淨放入同煮約二分鐘後即成，其味香滑適口，較之麥糊，實有過之無不及。

美術聽裝每聽二元五角

玻璃紙包每包一角

全國各埠本公司總分支店分銷處經理家及各大公司各食品商店南貨店等均有出售

全國新書彙刊

（第十六週民國廿五年九月十五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 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書名	著作	價目
總類，學術		
史記精華	秦同培註	六角
兩漢書精華	秦同培註	五角
東萊博議	宋晶如註	三角
四書讀本（五冊）	王緇塵解	九角
古文觀止	宋晶如語譯	五角
曾文正公全集（四冊）		二元
四書集註（倣宋版三冊）		六角
哲學，心理學		
未來哲學之根本原則	林伊文譯	三角五分
心理衛生叢談	夏斧心譯	四角
社會科學		
近代國家觀念	王檢譯	一元二角
社會學原理	方達譯	一元四角
德國工役制度	王光祈著	一角五分
國際政治		
英國工黨世界和平政策	樊德芬等著	五角五分
經濟		
怎樣研究中國經濟	錢俊瑞著	三角
消費者信用論	許炳漢譯	二角
最新商業學	張英閣著	六角
教育		
兒童教育實際問題	孫鈺編著	一角五分
法律		
中華民國刑法解圖表及條文	陳應性編著	二元
比較刑法綱要	許鵬飛編著	七角五分
小說		
復仇神	唐旭之譯	二角五分
坟場	史傑譯	六角五分
蒙派乃思的希衛	逸夫譯	三角
四三集	葉聖陶著	九角
打火機	鄭伯奇著	九角
沒有祖國的孩子	舒群著	四角
東北作家近作集	光明社編	一角五分
醒世恒言	馮夢龍編	平一元二精一元七

散文，雜著

中國的一日	茅盾主編	平一元六精二元四
坦白集	韜奮著	四角
斧聲集	[illegible]編	四角五分

戲劇

雜劇選	王玉章選輯	四角
漁光女	鄭延穀譯	五角

書畫

怎樣學畫	李倫著	特價一元二角
應用圖案畫	中華圖案研究會	特價一元二角半
中西圖案百法	孫蔚明編	特價一元四角
女性裸體畫百法	程大環編	特價七角
鏡江畫譜（二三四冊）	馬鏡江繪	特價一元

語文學

現代英文選注	葛傳槼	八角
英漢辨義，文法，作文，求解四用辭典	詹文滸編	二元五角
英漢綜合辭典	陸費執等編	七角
英文名詞用法	戴兆庚編	三角
英文形容詞的研究	戴兆庚編	三角

應用技術

毒物學	余小宋譯	五角五分
公文[illegible]	余公亮編	三角五分
[illegible]	[illegible]編	一角五分
實用初級讀本（第二冊）	[illegible] 編	七角
珠算習題大成	黃逸農著	八角

山東膠萊 四川榨菜栽培法	逸林著	一角
乳牛飼養學	潘念之編	一元四角
除蟲菊	蕭　萱編	四角五分
植物油類研究彙編	江少懷輯	四角
綿羊	馮煥文著	七角
實驗種烟法	王顯恩著	一角

史地

新中國	徐培仁譯	七角五分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何健民譯	一元八角
八大偉人評述	邵　漢譯	七角
詩人李賀	周閬風著	二角五分

兒童讀物

貓的故事	張蓉初譯	四角
我們的兒女	謝　康譯	一角五分
小先生	席一濤譯	三角
奇人故事夜談錄	曹雲蛟等著	三角五分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係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爲廉，因其目的祇在爲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海王星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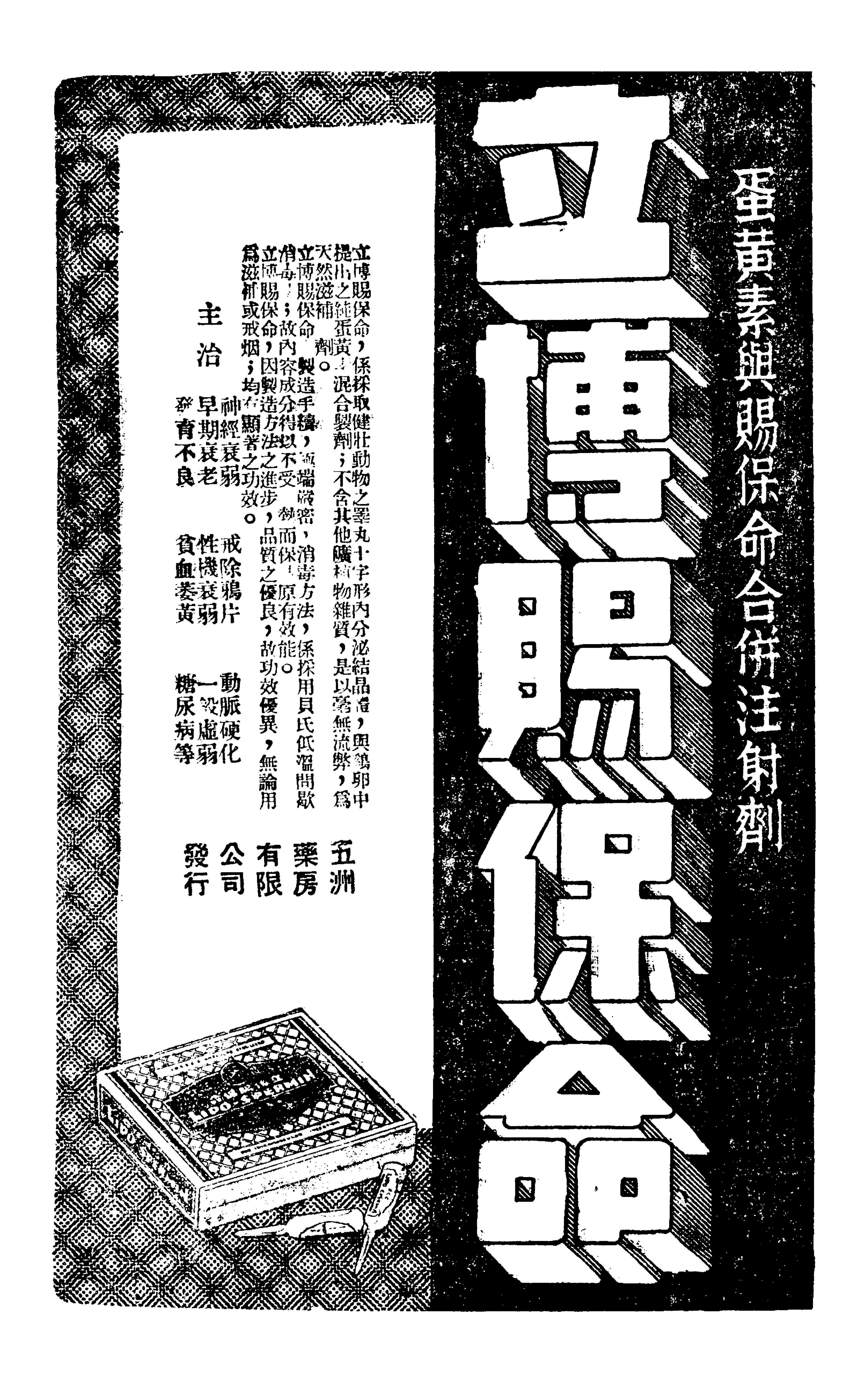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立博賜保命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立博賜保命，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睪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質，與鷄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其他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爲天然滋補劑。
立博賜保命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消毒方法，係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故內容成分得以不受熱而保其原有效能。
立博賜保命，因製造方法之進步，品質之優良，故功效優異，無論用爲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主治
神經衰弱 戒除鴉片 動脈硬化
早期衰老 性機衰弱 一般虛弱
發育不良 貧血萎黃 糖尿病等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七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九月廿一日出版





桂局整理

本週桂局已入整理時期。中央軍於八日開始撤退，桂軍總部於九日通令復員，十日李白代表劉維章偕將委員長所派之鄧世增飛南寧。抵邕後電粵請派員到桂指示整理軍隊辦法。將委員長於十二日在廣州召集軍事會議，十三日程潛黃紹雄奉派飛邕，除指示縮編外，並為十六日就職之李宗仁黃旭初兩氏監誓，蓋李黃已有電呈報就職日期，請派員蒞臨也。白崇禧已打銷出洋之行，蔡廷楷李濟琛十五日已離桂赴港，北海可望撤兵，桂局今後將益趨平凡化矣。

川越入京

日本川越大使自上月底由津青返滬，本即隨時準備入京，開始為中日國交調整之交涉。至本月三日廣東北海又發生毆斃日僑中野順三事件，日本朝野，復見激昂，川越乃於十三日由滬赴京，十五日下午訪問張外長，僅談成都案及一般問題。據川越到京談話，謂當從高處大處，進行商談，並擬沉著依既定方針，向兩國外交明朗化推進。觀其語氣，尚無劇變朕兆。大致日方欲於此際，將中日問題，作一整個交涉，以窺中國真意，如能式合日本意旨，前途猶有希望，則成都北海兩案，都不至嚴重化，若認為全局無甚辦法，恐事態逆轉，將不止成都北海兩事為限，是以此番外交，確關緊要。川越似甚望蔣委員長能返京主持外交，然粵桂善後，尚未完竣，蔣之歸期，殆難預定也。

歐局與國聯

歐洲列強，現正埋頭於擴軍的工作，所以最近數月間的國際關係，陷於一種停滯狀態。下週起，國聯又將在日內瓦開會，而羅約國會議在下月底亦將舉行。此後一二月內，將為歐洲外交界活動的時期，其動向如何，是今後可注意的焦點。

我們對國聯第一關切的事件，當然是要求準常任理事席一擧，中國爲了這個形同雞肋的理事席，已經幾度遭遇失望，這次國聯大概將不致再靳而弗予了。惟中國此次即使膺選，除去虛名以外，也很難看到這病疾的國聯，對於這焦頭爛額的遠東國家，能有何裨益。

講到國聯本身，也正在掙扎圖存，本週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赴義，對於一個悍然抗命的會員國，作邀請他出席的疏通，義國却以亞代表不得出席爲參加的條件，國聯的窮途末運，眞是一齣現代的大悲劇，集體安全制的大破產！至於修改盟約的方案，提出者雖已有十數國，在這種發言盈庭下，國聯的改組，當然不是件易事。

就大體上觀察，歐洲列強現正努力於軍備的擴充，在外交方面，列強雖作種種活動的姿態，實際無非爲拖延時日。最大的毛病，在人人心理上，視戰爭的發生，有必然性。因此各小國的態度，日在動盪不寧中，以期決定最後的賭注，應放在那一方面。

從上述的背景看來，國聯與歐局今後的動向，當不難概見。

德國社黨大會

本週德國國社黨在紐倫堡舉行大會，用反共做主要的口號。在西班牙內亂形勢嚴重的今日，這口號當然可以轉變一般人對於德國的態度。再進一步講，這種口號即視爲德國推進東進政策的準備，亦無不可。希忒拉十二日在紐倫堡演說，稱「假使德國有烏拉爾，西比利亞及烏克蘭的麥產地，德國即將優游自如，而無庸奮鬥，以圖生存」。他的言外之意，是極可注意的。希忒拉在逐步實現解除束縛的步驟以後，現已確切開始要求殖民地的運動。同時蘇俄本週在西境舉行大操，國防委員伏羅希洛夫氏演說，力陳蘇俄有抗戰的能力，這種針鋒相對的表示，意義很爲深長。總之，德國要想獲取殖民地，不是空言所能奏效的。歐陸今後的危機，其一大癥結，即在於此。

西戰結束難

西班牙的內戰，延長已及兩月。本週叛軍又佔領東北要港桑西拔斯天，並將分兵三路，進窺西京馬德里，西政府形勢危迫，頗爲明顯。惟西亂國際背景深刻，戰事在短期中，似尚不易結束，慘殺之禍，令全國趨於糜爛，這是很痛心的。外國的調停，現已無望，那末西亂惟有聽其所殺到底。西國的政局，現已不啻爲最黑暗的時代了。（素）



三種心理支配下之英人遠東時局觀

萬異

一

余來英期間至短，且非負觀察專責而來，人事不親，自成局外，每欲有所稽發，輒感皮毛之苦。然於研課之暇，亦嘗稍用心思，於瀏覽彼邦報章著作之餘，間赴其政治團體之公開集會，聆其聞人學者之演說，析其國會辯論之記錄，考其競選者對選民之陳說，參以選舉之結果，益以不負責選民對時事所發之感喟，然後再與平日讀書所得相印證；慮有所獲，心亦自喜。近得國內友人書，囑以英人對遠東時局之觀感見告，因憶獻芹獻曝，表忠亦所以表忠，爰本斯意，拉雜寫出，以告友人者告國人，亦即所以告友人也。

二

歐洲人士恒以狡猾老英(Perfidious Albion)刺英人，時亦以僞善者譏之，而於英人之行事，不曰無系統，即曰不合邏輯。其在英人，「敷衍了事」(Muddling through)一語，幾已成爲自願接受之定評，而其答覆外人之批評尤有趣：一曰吾人非不合邏輯，特稍缺乏系統耳；再曰吾人非無系統，特不知邏輯耳。此兩答覆，比而觀之，尤相映成妙。然則吾人對此將作如何解釋？曰外人之批評顯由對英人認識之不足，而英人之答覆毋寧謂爲出諸謙虛爲懷之心理。蓋英人乃一重實行不重理論之民族，其系統與邏輯即在其不顧系統不講邏輯處。夫實行與理論既常爲兩事，則因應二者之間，抉擇取舍之際，一講實踐之民族，當知所重輕矣。竊以爲天下是非，若他有標準以衡量之，則取他標準衡量之可矣；否則公理存於強權，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若英人者殆爲世界一等之大盜，其躋於侯位者久矣，其以仁義自居，固亦人情之常。藉曰不然，吾人姑以盜跖待天下萬國可矣。則盜亦有道，其劫掠重聚者，仍爲盜中之佼佼。斯道也即爲有系統合邏輯之大道，不然者，則邏輯與系統不足語於人

事矣。

世有昧於此者，則必以爲英自諾曼征服以來，其獨立建國，經營海外，拓土移民，攻勝伐克，殆出天賜之巧；不然者，則其地理環境有以成之也；不然者，則其工業革命有以致之也。凡此諸說，皆過信天定勝人而忽視人定勝天之要義。夫英人性情之鑄成，自受其地理歷史環境之影響，然適應環境，善加利用，則全恃人力與心思。吾人讀英人歷史，觀其演變遞嬗之迹，父作子受，繼繼承承，創業守成之艱難，未嘗或忘，故能臨深履薄，謹愼從事，於旦夕疎失中，見千載悲慘之事實；此種心理上之戒懼，養成綿密之思想與深沈之毅力，吾人所歸於周公三吐三握之至德，殆爲英人易有之常事。英人之性，恬默而堅梗，迂拙而持久，擇定固執，惟恐或失，妥謀善算，猶虞不及。此中情節，如一一爬梳，自有利弊。吾人分析英國社會之結構，及其民生之狀況，非能完全予以同意。特從整體上觀察，則覺許多犧牲適成一不犧牲，許多矛盾適成一不矛盾，許多不合邏輯處適自成一大邏輯。

因此，對英人立國懷嚮慕之情者有人，而責難不滿者亦有人。嚮慕者，以爲英人屬地遍天下，舟車往返，動以月計，而維繫團結，各處一域；反觀地理自成一系之他國，其廣土衆民，同庭操戈者有之矣；其小國寡民，自相殘殺者亦有之矣；故但就政治能力言，已感英人爲不可及。不滿者以爲英以屬地遍全球，財富甲天下之國，乃不能陳置得所，致其人民貧富殊途，憂樂異勢；昔英名首相迭斯萊里著書，曾以「貧富兩國」(The Two Nations, the Rich and the Poor)以自譏，其近人論政亦以民生凋敝，生命浪擲（所謂"Wasted Lives"）爲攻擊政府之口實；以爲偌大帝國，除供侵略工具外，殆乏人道之意義。

雖然，此種內在之是非，乃英人自家之是非，非吾人所欲置重，吾人所重，端在英人行動所生對外之意義。英人對外團結性之堅强，得其內部矛盾之反映，益令外人觀察者感嘆不置。當歐戰之前，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三之間，英國國內數種矛盾，迭相發生，其一爲勞資糾紛之不可解，其二爲婦女爭選舉權之激烈，其三爲英愛關係之緊張，其四爲以一九一〇年議會法 (Parliament Act) 爲中心之黨爭。其時人心激憤，如火如荼，乃歐戰一起，萬事全息，其史家（可看Y.M. Trevelyan著之 History of England中文有錢端昇先生之譯本）事後追述，以爲歐戰時英人之團結情緒較之拿破崙戰爭時尤爲熱烈，以爲英國得免於戰敗慘況，皆由此種團結情緒之所致。歐戰告終，對外團結自失去其赴難爲國之意義

，故國內問題，舊事重提，愛爾蘭於一九二一年獨立，婦女於一九一九年獲得選舉權，其一黨組閣之議會政治因自由黨領導下之聯合內閣解體而復入正軌，惟勞工問題，迄未有圓滿之解決，一九二二年之總罷工可資一例。當時工黨議員某君在下院曾發如是之言論：謂大戰初起時，皆曰全國且一致赴戰，戰後政府當設法對勞工問題為圓滿之解決，今迄無適當辦法，適見政府之欺騙工人，若再有戰爭，我輩工人當不為政府作前驅矣云云。今日者，吾人皆知此「再有」之戰爭，為期不遠，而今日亦正為英國工人（尤其失業工人）爭工作與救濟劇烈之時，月前英下院開會時，曾辯論失業救濟案，獨立工黨議員因言詞激烈，遭停止出席處分者四人、其他工黨議員且於會場內唱國際紅旗歌以自慰，其工會工人開會示威以反抗救濟法案者，日有所聞。余嘗以此詢之英友，答曰是無傷，吾輩工黨黨員乃真正愛國者，爭救濟為一事，防衛國家又一事，一旦國際有事，吾人皆將効命前驅，君且視之可矣。（現任自治領大臣麥克唐納，最近演說自稱為「nasha-med imperialist」乃復以社會主義者自矢。）

英人之不以內部矛盾而影響其對外團結，以余觀之，尚有客觀之條件，即英人之勤儉耐苦是也。英人耐苦之程度，為余始料所不及。英人家庭有於每週之星期四終日不食者矣，為工資用竭也；有以滿草報紙供寢者矣，為力不能得一有寢具之住屋也；有以粗茶淡飯（所謂 Cheese and bread）以終天年者矣，詢之，則或答以不嗜他物也。夫一民族，對內能樂以忘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怒有中節；對外能識大體，一其步驟，團結為國；此種民族自為一有系統合乎邏輯之民族。

余觀英人之行動，覺其仍有忠厚不紊之度，自尊自愛之心，雖愚夫愚婦，有所不為，且無老幼貴賤，均能享帚自珍，一以其國為世界最大之國家，其民族為世界最好之民族以自重。旅英稍久者，殆類知「最大」「最好」為英人自述國事時之固定形容詞矣。孔子曰：中庸為難能矣；又曰：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阿里士多德作倫理學（Eudemian Ethics, Nicomachean Ethics）詳析孔子過猶不及之義，而堅持中庸（The mean）之至理。阿氏之著述為西洋倫理文明之始基，其義殆為英人所竊取。復次，英之三島居歐陸之西，適當大西洋暖流之衝，氣候變度極小，而芳草長年；然烟霧迷濛，經冬愈甚。此種氣候適於養成「態度溫和，行為剛毅」（Suat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之性格。

世亦有譏英人貪財愛勢者（英文以Snobbery 標此種行為

」以 Snob 標此種人，而以 Snobbish 形容之。羅素亦曰：“We aim at Power.” 見 Skeptical Essays)，余則以爲貪財愛勢乃塵世之通象，而非英人所獨有，特英人較爲認眞，又不善掩藏，故招人譏耳。雖然，西洋人濡染東方文明者（在宗教上言，東方文明即佛老之出世文明）極少，故東方人心理上數種特質不易爲彼等所能賞識；而富有此種特質之東方人，亦易以西洋人不瞭解或缺乏此種特質而卑視之。然東方文明之一般長處，亦即西方文明之一般短處，不限於一國一族，故當別論。

三

吾人之求理解外人，亦所以求理解其對吾人之理解，故於述英人理解遠東時局前，略述吾人對英人之理解如上。至於其能否有助於讀者，余殊不自知，余之希望固在爲讀者進一解耳。茲請言歸正傳，先述英人之三種心理。

英人之論遠東時事也，約根據三種不同之心理。其一曰反日心理，其二曰反俄心理，其三曰自力自保心理。反日心理之形成，一半由於日本年來之行動促成，一半基於對於世界問題解決之不同的認識。支持此種心理者殆全爲左派之人士及對左派主張同情者。政治上代表左派者爲國會中之工黨，獨立工黨，共產黨；社會上，爲上述各黨之黨部機關及黨員，各地工會，工人組織，工黨之附屬機關，及此種組織或機關構成之分子。非工黨或共產黨黨員而同情左派主張者，鮮有不加入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此種附屬機關或組織。

左派人士咸認日本爲東方之典型法西斯國家，而法西斯主義，則爲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之死對頭。去年共產黨第三國際開會，其重要議決案即爲左翼聯合戰線以對抗法西斯勢力之崛起。彼等認日本政治全在軍人掌握中，而軍人乃日本法西斯蒂之中心團體。日本年來之行動皆由軍人主使，使其祇限於日本國內，即已須反對而打倒之；而其進攻中國則更爲主義與實際利害所不許。自主義上言，蘇俄爲現在碩果僅有之社會主義國家，日本進攻中國，不獨直接威脅蘇俄之存在，且亦可視爲進攻蘇俄之第一步。社會主義之花園之蘇俄而遭攻擊，或因攻克而滅亡，則社會主義運動前途之驟爲黯淡猶其餘事，而最不能堪者爲法西斯主義國家之普遍地興起。在歐洲，極權國家已因義德法西斯蒂之活動而成立，其他蠢然思動者尚不知伊於胡底。在美洲，（尤其南美）法西斯勢力已能超越國界而聯合一氣，群起對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黨進攻。

自實際利害上言，法西斯主義日本在遠東之雄起，不獨中國將爲其犧牲，等而下之，暹羅，緬甸，印度，澳洲，皆

將相繼爲其所囊括。此種地方，或爲英之屬地，或關係其屬地之存亡。據云英國在中國之經濟利益約達英金兩萬萬鎊之數；英國自不能坐視其失。復次，日本年來市場之角逐，因工資低廉貨價奇賤關係，顯有勝利之把握。日貨蹤跡所至，不獨爲他國及英之屬地，且亦直襲英國之腹心－英倫三島。日本在華北之走私，彼等視爲係對英挑戰，而非但與中國爲難。彼等相信日本已與德國有同盟或類似同盟之諒解。去年海軍會議日本之脫退以及本年二・二六東京慘案彼等認爲日本法西斯蒂之怒吼，而北平佐佐木一案，則顯係故意與英爲難。

日本海軍某將校著英日必戰一書，近經英人譯爲英文，題曰"Japan Must Fight Britain," 出版後不二月內，兩版售盡，足見英人之關心。一時談議者頗多，其足以引起誤會與仇視自不待言，故左派人士引爲反日宣傳之口實。

然有一至足驚異之事實，即左派雖反日，而不同情中國政府。彼等以爲現在中國政府，乃左右無路，歧途彷徨中之一集團；從其剿共一點上言，則爲次殖民地之法西斯勢力，或爲日本法西斯勢力之傀儡，或爲一般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在內）之走狗。故彼等之態度，自然而然地傾向於莫斯科，而對中國共產黨，則表示容頭之同情。左派報紙如 Daily Herald（工黨機關報），Daily Worker（共產黨機關報）最喜作不利中國之宣傳。凡關於有利中國共產黨消息，不論其來源如何，皆樂於登載。彼等對中國認識之缺乏，可由最近兩廣異動消息充分證明。兩廣揭言日抗，彼等立即對兩廣表同情。兩廣即不言抗日，而明示叛變，反對政府，彼等亦可認之爲友軍。因左派之心理，已養成一種習慣，即凡反抗敵人者，皆可爲友，而不能爲友者，則必係敵人也。

因此種種，彼等願蘇俄在遠東有所舉動，歡迎外蒙古之捲入蘇俄，歡迎新疆之歸蘇俄支配，願中國共產黨成功。在國內，彼等極願工黨組閣，以實現彼等對內對外之希望。在歐洲彼等歡迎俄法結合。

間有少數激烈者，甚至不惜英國對日本單獨作戰。

支配英人之第二種心理爲反俄心理，自以主義不同爲主要原因。自蘇俄革命以來，英俄關係斷而復續者再，其表面原因自爲蘇俄當局之逮捕英僑等，而實際障碍，則爲英國資產階級始終反對蘇俄之主義與制度。英資產階級爲數雖不多（據云英國全國財富三分之二以上由不足十萬之數目之人民所掌握），然其勢力極堅固。在政治上代表此派心理者爲保守黨，穆斯萊之法西斯蒂黨，及自由黨，國民自由黨中一部分人。在社會上，凡王公貴族資產階級及極右之保守份子均屬之。

右派心理以為蘇俄之現制，若聽其存在而不加干涉，則如火燎原，英國遲早必被波及。此派人保守根性極深，堅持「有則守之」(What we have, we hold) 之原則，最厭聞國有均分等濫調。彼等相信若無蘇俄之接濟(所謂 Moscow Gold)，則英國共產黨將不能一日存。

復次，蘇俄近年藉口防日，經營亞洲，不遺餘力。其沿西伯利亞之設備，猶可諉為防日，而中央亞細亞之交通軍事工作，則不能謂為別無野心。馬仲英之長期居俄，盛世才之任用俄人，彼等視為俄主新疆之明證。中央亞細亞南指阿富汗，新疆南指西藏，而兩地又皆為印度之近鄰。即該兩地自身，彼等亦認為與英有密切之關係。且印度近年形勢頗形不穩，甘地等國家主義派雖現式微而尼祿等社會主義派則漸抬頭，以是彼等在遠東對俄惎心，較在歐洲尤大，因英國內共產黨為數不及五千，而工黨領袖則多趨漸進保守一途，右派力量足以合法地或不合法地抗衡之，而印度情形則大不然。第一印度為異地異族；第二印度反英空氣向來一致；第三得外力援助，印度明日便可獨立，英無力以制之也。

在此種心理支配下，彼等自然傾向日本。英日過去曾結同盟。英日再度同盟，仍可於雙方有利。對日本言，在歐洲得一與國可以牽掣蘇俄之東進；而得英為與國不獨可以制俄，且可以從容蠶食或侵吞中國。彼等顯然以不干涉日本在華行動為條件（換言之即以中國為英國利益之犧牲品），而取得印度澳洲安全之保證。此於英國雖小有不利（因英在華尚有種種利益），然彼輩相信英日同盟後在華英國利益可由日本代為保護，或較愈於中國保護；藉令萬一日本不能或不允保護，則犧牲在華之利益猶愈於犧牲印度與澳洲。且英日同盟，英國更得一大利益，即戰事一旦發生，日本可為英遠東航海安全之守夜狗，使英國得以全力周旋於他方也。

近來右派中人時唱英日協調之說，日本報紙亦有響應之者，然事實關係不如想像之簡單，英日外交固有其他癥結在也。姑舉一例以言，英日同盟後，英美關係又將如何折衝？右派中人則以英日結合與美國無傷，其理由殆為英國遠東利益與美國不生衝突，而於日本控制中國後對美國太平洋利益所生影響如何，似未暇注意，且一若美國在華毫無利益可言者。

右派對中國生存權之漠視，蓋以對中國不復存信故。拿破崙曾以中國為巨靈而警告歐洲曰：「巨靈正熟睡，其毋驚醒之。」右派今日已知中國並非一巨靈，乃一死屍，故以為不足置意。

右派既以聯日為職志，故對日本行動，好作樂觀之解釋

。吾人皆知最近日澳貿易已成僵局，而右派則獨能諒解日本之苦衷，日本非一島國乎？非一缺乏原料之國家乎？非一人口過剩之國家乎？又何怪乎日本人之對外競爭。因此益主犧牲中國以保澳洲之利益。

支配英人之第三種心理為自力自保心理。具有此種心理之英人，頗能對其整個帝國前途，作通盤之計畫，而熟察妥慮之後，知可恃以自固者為自己之力量。與人依附不獨適足自誤，且有顧此失彼之苦。左右派所主張者皆有片面之理由，以其為片面，故皆不足取。第一，蘇俄為一未經試驗之力量，在作戰上究有多少可靠性，殊不敢必，而其所標舉原則對英國（尤其屬地）之不利則甚彰彰。第二，在今日國際形勢下，聯俄實即聯法，而形成一九一四前之舊局面，則不啻明示反抗德國與日本。反抗德日，為中央派（即此處所謂第三派，此派代表英國大部輿論，及實負政府責任，或為反對黨方面之領袖而有負未來政治上責任之望者）所不願為，多少亦可謂為所不敢為者。此理至顯，蓋歐戰之記憶猶新，德人之實力尚在，英人不待通知法國而逕與德國訂立海軍條約，非無深意，其年來觀光德國之所得，為德人實一新興有力之民族。復次，中歐聯合陣綫，自德奧共發聲明後，日益顯明而鞏固，而地中海新霸之義大利，非復昔日不列顛帝國之囊中物矣。此中歐之形勢之顯有不同者也。且單就聯俄聯法言，不獨俄國為一未經試驗之力量，即法國實力如何，亦未可以確知，蓋法國行政上腐敗之點，不一而足，此間接影響士氣者也；法人健康水準，據謂較前亦減低，此直接影響實力者也。最後，更就日本言，則日本為一已經証明之力量，歐戰以後，益見倔强，使之為印度洋航路上之守夜狗，已感西顧之不易，若令其採敵對行動於東方，則困難之點愈多。蘇俄在西方之可靠性既不可知，在東方又將何如？藉令可靠，海上之安全又將何如？一九四〇年世界運動會開會之地點，英亦有要求在英舉行之資格，乃拱手讓之日人，此種友誼表示，殊有用心。

聯俄聯法既有此種困難，聯日聯德又將如何？第一，中央派不願中國共產黨得勢，但亦不信中國眞為死屍，故對聯日問題，不作右派之單純看法，此其一。日本近年來，視中國為其生命線，日人嘗大言不慚，曰為生為死，為好為壞，中日必須結婚，勢無他路可走。揆之今日之局勢，此種赤裸裸之道白，究能發生何種作用，一時尚不易推測，然居今日而言，日本在華行動必須有英國之諒解，實足以見右派之慫。日本今日對英談話之範圍為印度澳洲問題，至少為菲律濱問題，而非中國問題；對華問題之談話，日人已自取支配步

調，無待於英國之許諾，此為中央派所明知，此其二。聯日有兩種基本條件，第一英國須承認日本為東亞之安定力，換言之，為亞洲之警察，在行動上英不能為非與國的或非友誼的干涉。第二日本須允許担任保障太平洋英國利益安全之一部分責任。驟觀之似第二條件於英有利，實則不然，蓋其形勢適等於太阿倒持也，此亦為中央派所能見及者，此其三。

第二，聯日聯德，實即仇法。英法關係雖因亞比西尼亞問題而形冷淡，然英法對抗，無必要亦無理由。英陸軍大臣今夏在巴黎之演說，應為吾人所能憶及。法國社會黨上台後，劃歐戰時 Vimy 山間戰地一方，為坎拿大死難將士紀念碑，即以其地永遠贈之坎拿大，揭幕日英皇親臨其地，行禮致詞。英人走相告曰 Vimy Ridge 今後為坎拿大之地矣，坎之地即英之地也。有攻法國而過其地者必英國之敵矣。此種演奏，無論如何，究亦甚值吾人之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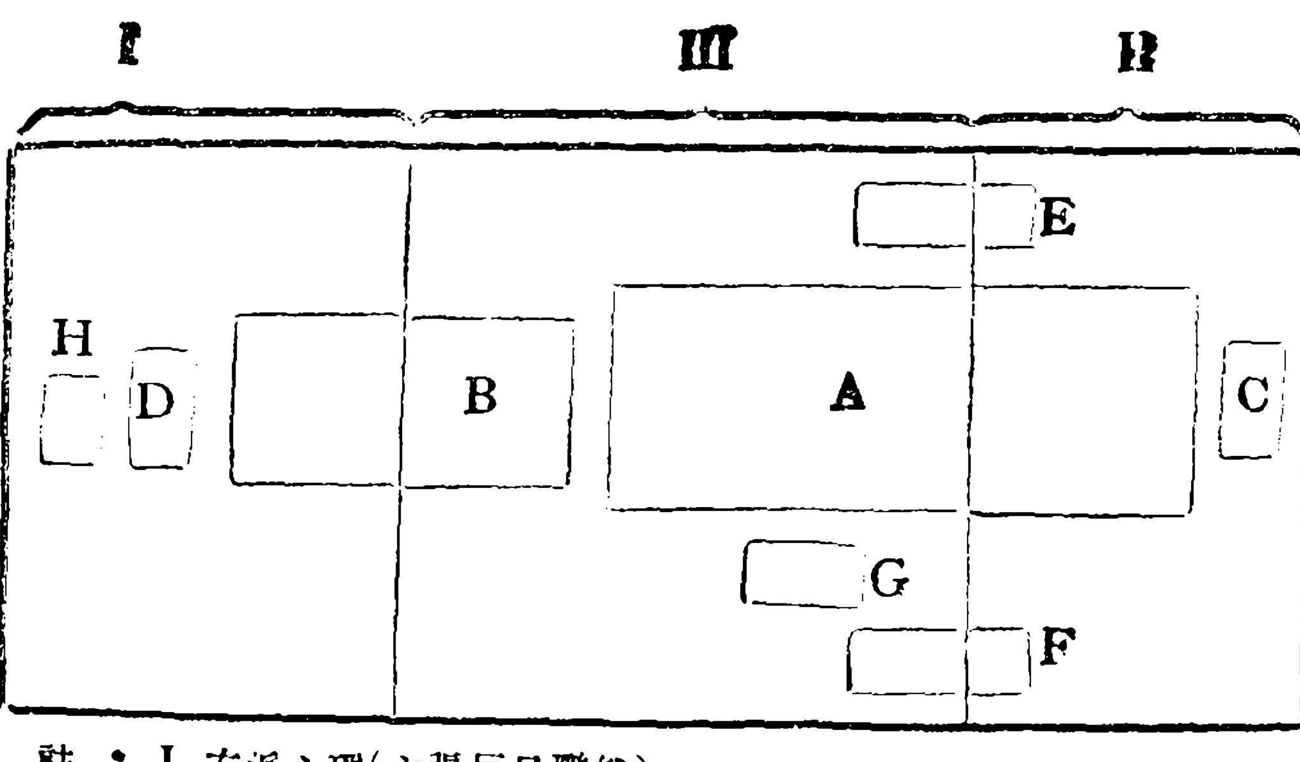
近年來歐洲各國對於軍事之設備，軍火之發明，竭盡智慮，其進步如何，迄在秘密中，而數國間有往來磋商交換槍彈式樣構造之事，則至為明顯，見諸報載者有法俄英法間之交換法國第二十號機槍製造之內容。數月前英國 Woolwich 兵工廠因作秘密試驗，炸死高級軍官數名，其內容則不允發表。由此或可窺見英法間關係之一綫，其他自非局外人所能知。

中央派甚知英帝國今日所處之困難地位，故不能輕舉妄動而有任何軒輊。其中心信念有二：一為，惟强有力者始足以維持和平。二為，目前形式下之不列顛帝國祇能存於和平前，而不能存於和平後。基於第一種信念，故積極擴軍，增軍費預算至五萬萬鎊，組國防平準部，以求海陸空軍之平衡的連繫的發展；組帝國國防委員會，以求整個帝國作戰計畫之統一，及軍事人才之交換。昔英陸軍大臣郝爾丹爵士 (Lord Haldane) 於歐戰前遊柏林，德人告之以英帝國前途之可悲，郝氏驚問何故，德人乃語以英本國與殖民地間作戰連繫缺之，不能發揮其帝國可能的作戰力量，郝氏如夢驚覺，歸乃倡帝國參謀總部之設。歐戰時英人飽食其賜，故至今不忘。近者中央派要人，若鮑爾溫，若賀爾，若邱吉爾，若張伯倫，若溫德敦爵士 (Lord Winterton) 等，皆極努力於帝國軍事之合作。溫德敦氏且為文投之報端，明白揭出外力之不足恃，而於印度之命運，則抱甚深之憂慮，其於日俄之野心，殆不分虎狼，而一例畏忌之。

基於第二種信念，故積極努力於和平之維持，而其所採之步驟似為先求歐陸恢復均勢，而己則以强大之軍實，居於舉足輕重左右全局之地位，不偏不頗，以求此均勢之暫得維持，然後再設法改造國聯，以重樹集體安全制。因此之故，中央派對於遠東局勢，甚願中國之進步俾得折衝於英日俄三

國之間，以維此遠東之均勢。故於可能範圍內，願對中國示其同情之助力，然自以不因此而得罪日本爲限度也。

由此吾人得知，此三種心理支配下之英人對遠東時局之態度，惟第三種(即中央派)比較地對中國有利，然在不得罪日本前提下，究亦不能有所發揮。雖然，中央派所代表者爲英人之大部，猶能爲英國議會政治之穩定力。是以無論國際和平能否確保，而此派在英國國內之實力，短期內（使其經濟生活不起巨大變化）將得以維持而不墜。茲爲易於明瞭起見姑以政黨爲單位，圖示如下



註：I 左派心理(主張反日聯俄)
II 右派心理(主張反俄聯日)
III 中央派心理(主張自力自保，以均勢維持和平)
A：保守黨
B：工黨
C：法西斯黨
D：獨立工黨
E：國民自由黨(不甚清楚一部分有此趨勢)
F：自由黨(不甚清楚一部分有此趨勢)
G：國民工黨
H：共產黨

四

其次，吾人所當明知者，爲世界大戰之不可免。然則和平均勢能維持幾久乎？今日歐洲最可悲之現象，非西班牙內戰，非希忒拉擴軍，而爲歐洲人士心理上和平努力之放棄。心理努力放棄後，則惟有準備厮殺，其他皆爲言不由衷之談。俗所謂外交爲軍事之烟幕彈者，今日誠有不然而然者矣。何以歐洲人士心理上不復存和平希望？曰數種問題，緊迫眉睫，有非以戰爭不能解決者矣。第一，法西斯蒂勢力與社會主義及議會民主政治勢力之衝突，非以武力不能解決也。第二，德國公私交困，民生至苦，其向外求出路之急切，有非飽食暖衣者所能想像。然則聽之歟？抑制之歟？聽之，等於戰前舊屬領地之恢復，行見縱虎出柙，一發將不可收拾。制之，則必以武力明矣。第三，義大利吞併亞比西尼亞，國聯之機構全爲之摧毀，而英國精神(所謂威嚴)物質(地中海霸權)利益之削減，殆不可以數計。英國迄今似無何正式表示，然隱忍並非認許也。

從歐洲之精神文明言之，則戰爭之必起，亦如黃河白日事。歐洲人重利輕義，且以利爲義。失之者必欲取償，而得之者則死守不棄。故其結果，惟有出於武力鬥爭一途。本年七月中英外長艾頓在Bradford-on-Avon演說，謂：世人不應

以吾等英人辟心和平，即以為可致吾人之利益，以為和平代價者。作如此想法者不啻對英人之秉性與脾氣作一嚴重之誤解云云。由此可見不欲以犧牲利益為維持和平之代價而竟能肆口漫談和平者，乃歐洲人之氣度；故爭城爭地，殺人以保護其利益，一若人非利益者，乃歐洲人之邏輯。其學者不云乎？所謂人民，實庸愚之一羣，曰猪羣（"Swinish Multitude"），曰至愚（"Mostly fools", Carlyle），曰砲芻（Can-non-fodder），死於疆場實為彼等之天職。耶穌曾教人以右頰讓之批其左頰者，其義較中國之唾面自乾尤為澈底。歐洲人皆以耶穌門徒自居，而其所敬仰者盡是殺人名將，所陳設者皆為殺人兵器，此亦歐洲人之心思。歐洲人之難關，為不能於殺人方法外求一解決困難之道，於是卑視東方出世文明，而自作結論曰：不自由毋寧死。故歐洲人不願受制於人，然歐洲人常以為他人心願受制，不然則是以他人為非人矣。英之某名教授（以其有名，故不道出之）於課堂講演時，大聲呼曰：「吾人不願統治德人，吾人亦決不願受德人之統治」。吾人不解此種說法是否適用於印度。其又一名教授（名Bernard Bos Angnet 已死），著書問世，於其書中嘗曰：英國所代表者為公理與正義，英人不嘗助義大利復興乎？英人不嘗承認英人錯待北美十三州乎？然吾人不解此種說法又是否適用於印度也。

歐洲人之推理，大抵如是，故其燦爛之科學，祇有取媚於戰爭。然既戰之後則亦稍覺痛苦，乃亦稍稍回頭，浩然作長嘆曰：古人信不我欺矣；惟精神上利益可以人類共享而不起衝突矣，惟精神利益為可貴矣！維也納會議國際聯盟均為此種嘆息之產物。因嘆息而產生者常以嘆息過後而消失。故迷信國際聯盟者，應穩坐以將二次大戰之結束可矣。

從此吾人可知，英人欲不犧牲己身利益而維持今日世界和平，乃屬一種騙語。今日世界之不能和平，即因世界利益全為歐洲所攫取，而英人則握其大部。不能心服此種局面者，不獨德日義等國人民，即中國人民亦然。不願受人宰制而欲奮然獨起者，不獨印度人民，即馬來群島東非各地人民亦然。

然則使世界大戰為必有，英人又將何去何從耶？英而聯德日與中國局面不利，然以余觀之，聯日聯德絕少可能。第一，德日為法西斯國家，與英之以民主政治自任者不相容。余嘗聞四英人不謀而同地置重於此點。其一為一帝國主義者，堅持大英國帝之完整一系，而相信惟英之政治機構可以維繫之。其二為另一帝國主義者，堅持英美一家之諂媚說法，而相信盎格魯撒克遜血統主義。其三為一社會學者，為客觀

擁護民主政治者。其四為一社會主義者，為工黨重要領袖之一。四氏之言若合符節，皆曰但從法西斯主義與議會政治不能相容一點上言，英人已無與德義合作之可能。至於日本，雖日人不自承為一法西斯國家，而英人則大都相信其為如此。吾人驟聞之下，以為此又是偽善衛道之老調，與謂英國為保護比利時中立而參加歐戰同其空洞。然悉心體察，則知英人於此有相當之認眞，非復以兒戲出之。英人常自作解說曰：外人不明者，令其不明可矣，吾人則堅守吾人之原則。即民主議會政治原則是也。吾人究政制者，類知英之民主政治乃一虛擬(Fiction)，僅於國會總選舉時，對不受利誘之選民具有相當之意義，他則不復可知。然英人則愛惜鍾護若不及。

十九世紀初年奴隸買賣之取消，以英人最賣力氣，世人每不明英人何以如此熱心，蓋博愛人道之說，不為時人所信而英人之行徑，止於小惠，而不及博愛。然裝紳士者自有紳士之派頭，雖一紙老虎亦以不揭穿為是，否則臉面所關（西人每以中國人好講臉面，余不解彼等所謂威嚴又是何物，）則一個銅板固亦可以殺人也。此為吾人理解英人所不應忽視者也。

第二，英法關係利於合不利於分，英德相距非遙，而英法則一衣帶水。英法民性原不甚同，然為近鄰者，不能為至親則必為至仇，英法兩國人民懍於歷史上之教訓，均不願再成至仇，其道惟有至親。故英法之終必結合，殆為無可奈何之事。

第三英美關係因兩種事實而顯示其不可分，其一為坎拿大之地理上位置，其二為英美人民之歷史血統關係。此中神秘非外人所能盡知。美為一雜種之國家，反對英法接近者不乏其人，不乏其事，不乏其例。然為美國搘拄者似仍為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據云現駐美之英使夫人即為美籍，此非可見之於他國者。美人對英之感情如何，余不能詳知，然英人對美之情緒，余則能舉一二細例。第一，英人平常談話（尤其一般民衆），不稱美為America或 The United States 而逕稱為The States.第二，有一老年婦人設水菓肆于倫敦，而將從舊金山運來之橘子，貼以「帝國貨物」(Empire goods. 英制英帝國內貨物與外國貨物納稅率不同）之紙籤事為人發覺，乃詰之于官。官問此貨係從何處來者，婦答曰來自舊金山。

問曰然則何以貼「帝國貨物」名籤於其上？婦反質之曰，何以不貼「帝國貨物」名籤於其上？官曰，舊金山乃美國地也。婦曰，然則美國非不列顛帝國（Britirh Empire）之一部乎？第三，吾人皆知英美間曾有兩次戰爭，一爲獨立戰爭，一爲一八一二年之戰爭。而一部英人則不知有一八一二年之戰爭，或不承認有一八一二年之戰爭。依彼等之推理，以爲英既允美獨立，何以尙與之作戰，殆不可能之事。此自爲愚夫愚婦之見，然亦見英人一般對美國之感情。雖極右派之英人，亦從無主張棄美聯日者，彼等所不能明知者爲：何以不棄美不能聯日也。

美坎間之關係或較英美間之關係更密切。美坎鄰境東西長萬里，而無一兵一卒一保一壘設置於其間，其所恃以自固者猶是心理上感情上之信賴。觀於英國以全力注視地中海印度洋，則其對美之放心可知。

第四，英中央派嫉俄之心不若右派之激切。兩害相權取其輕，則之俄而不之日。且俄爲法之與國。俄國近年政治較上軌道，新公布之憲法實行後則俄亦將有議會式之立法機關，此給予英人以甚大之心理上安慰。蘇俄自始即標明無領土野心，而其世界革命之主張，似已放棄。中央派所懼於俄者即爲世界革命之主張，將來英俄如有（或已有）磋商，度英必以此提出，而蘇俄必將欣然接受，至少暫時放棄。蘇俄於此亦可爲名義上之堅持，實際上之放棄。實則吾人皆知今日蘇俄所作者乃國家社會主義（限社會主義於一國，實即國家社會主義），所以必解爲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不侔者，正所以維持其理論上立場，而無實際之意義）事。實則俾斯麥，格萊斯東所作者亦國家社會主義事。故英俄關係自始即無不可妥協之處。

五

吾人上述各節，意在指明幾種趨勢，而就中國人立場上，以定利害之所寄。第一，吾人知右派或左派得勢必於吾人無利。第二，吾人知短期內右派左派均無得勢之希望。因英人生活無大變化，社會秩序依然未紊，守中庸之道者依然佔最大多數，議會政治將得繼續維持。故第三，吾人知，且敢斷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及大戰期中，英國政治將在中央派手中，而保守黨或工黨組閣均無關。兩大黨領袖均能以穩健進步思想取得民心，均能知自制自檢之必要。實則英之政治

得保平穩，乃兩黨領袖之分途抑壓黨內之過激份子所致。工黨決不許共產黨入伙（自去年第三國際會議以來，共產黨要求加入工黨甚急，至今尚無結果，以余觀之，將不能有何結果）而保守黨則負責制裁法西斯黨之過激行動，右派報紙如 Daily Mail(英人譏之爲"Daily Liar")及 Daily Express等，日在造謠生事，惟願法西斯抬頭。然保守黨領袖則能訓導啓示，使民衆知統治英國者爲議會中之下院，而非 Daily Mail 等報。使民衆知代表英人意見者爲議會中之下院，而非報紙。故第四，吾人知今後英國對遠東態度比較地於中國有利。

如何利用此種較爲有利之態度？此爲每個中國人今日所當考慮之問題。余個人之愚見，以爲吾人至少應有兩種努力。第一，抱定犧牲決心，埋頭準備，任何更進一步之侵略，吾人必起而以生命阻止之。惟實力之表現始能贏得外人之同情，惟於同情中，吾人始能獲得有力之援助。外人心理與吾人不盡相同，吾人若不欲求外援則已，否則必須清楚認識外人之心理。吾人所忍受者蓋多外人所認爲絕對難堪之事實，以是羣起而斥吾人爲懦怯爲無用，則一切同情與援助均成泡影。天助自助者，寥寥五字耳，其中實有不盡之至理。

第二，吾人對外應有事實之宣傳。吾人不欲以空言騙人，然由上所述，吾人可知外人對吾人之認識之缺乏，即許多年來進步之事實，亦杳然不存於彼等之胸臆。以爲所謂中國者，仍是三十年前之腐敗世界。外人對外知識之缺乏，關係其國民教育，非吾人所能一一爲力者，然吾人如盡到一分啓示責任，即於吾人有一分好處。余素所輕視之倫敦中國古物展覽，乃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某日余赴一會，中有中年婦人起而演說中國事，代中國呼籲，可謂盡心盡力。其言曰：諸君試思，中國人若非一至聰明至有文化之民族，何能有如許之佳作。諸君想皆曾赴展覽會觀覽過者，則於欣賞中國民族偉大天才之餘，應同情中國，盡力援助，使之復興云云。余聆聞之下，幾至落淚。然余於此認識對外宣傳之價值，吾人苟有成就，而能以示人，則同情援助，到處皆是。故自我眞實之表現，爲吾人今後應守之原則。宣傳所以示此種表現於人，非以騙人。

稍居國外者，類能知吾人對外宣傳之缺乏，而與日本一相比照，則尤覺見絀。且更有甚者，日本之宣傳，每以造謠誣毀中國爲能事，而中國方面之矯正宣傳則一付闕如。吾人可從倫敦一僻靖之圖書館中，翻得許多日本宣傳書畫及小冊，而中國方面則無之。此亦吾人所當留念者也。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於倫敦

紫塞談詩

簣樹百

冰心女士的春水和繁星，顯明的是受印度詩哲泰果爾及日本俳語的影響。在這兩部詩集初版時，曾震動了中國的詩壇。原來用一句兩句話來發抒自已的情感，描寫自然的現象在中國詩壇上是很少見的——當然中國古代有很多的古歌古謠如卿雲歌，滄浪歌，匈奴歌……。短詩，是最容易做到說理，雖然也可以抒情，寫景；但在情景之中總有哲理的存在。冰心女士的詩，是富於哲理的。雖然在文字表面上是抒情或景寫，而骨子裏仍在說她的哲理；或許連自已也不能明澈的哲理。我可以說：『哲理，不僅是短詩的元素，亦是一切詩（抒情，寫景，書事。）的原素。』現代一般文藝批評家都說：「情感，是詩的靈魂」，這話我並不反對。實在詩與文之分，就在一以抒情，一以說理。（文中亦有抒情的作品，如贈序，祭文以及一切抒情小品文；但這並不是文的主要體格。）我也以為詩是重於情感的；但於情感之外，總有哲理的潛留；不過要讀者細心潛思的體會。於此，我還可以說：『凡無哲理的，不是詩。』現在一般反對短詩說理的，我願他細心的讀一讀古今中外的詩作。

穆木天的雨絲一詩，用許多的疊字組織而成，很有李清照的聲聲慢的風味。

王獨清的詩，有老杜沈鬱頓挫的風味。叫人讀了他的詩作，便情不自禁的會灑了些悲壯的淚。尤其那吊羅馬一詩悲壯悽涼，情思兼至，讀之如與老英雄對話，不禁欷歔悲嘆於已往之偉動。而於他百折的皺紋中，還時時發現着勃鬱的殺氣。

邵冠華的詩，充滿了像，如，似，似的，一般，樣……於是羣相告謂：『此象徵詩也！』我不禁喟嘆：『象徵詩，固如是乎？』

邵氏頗崇拜美國女詩人羅偉爾，鄭振鐸則謂之似李長吉，總之，他是一個苦吟詩人。試看他的旅程裏的詩，大都是用功作的，聲調是非常的跳動而響亮，句子是非常的雅鍊而清麗，但就全篇看起來，則上下不相連串。可借用張炎評吳文英的話來作批評：『不成片斷；拆碎下來却是七寶樓台。』

大凡女子的詩，不是月雲風露之詞，便是寄遠送衣之章，少有英雄氣慨的。而陸晶清女士的低訴，則純是從軍愛國的傲品，實難能而可貴。至於字句之雅鍊，聲調之鏗鏘，猶其餘事。

低訴扉頁題句：『滿腔的凄涼，到人前代作鬱攣的笑。』意見原是不錯，不過出自女子口中，却有點那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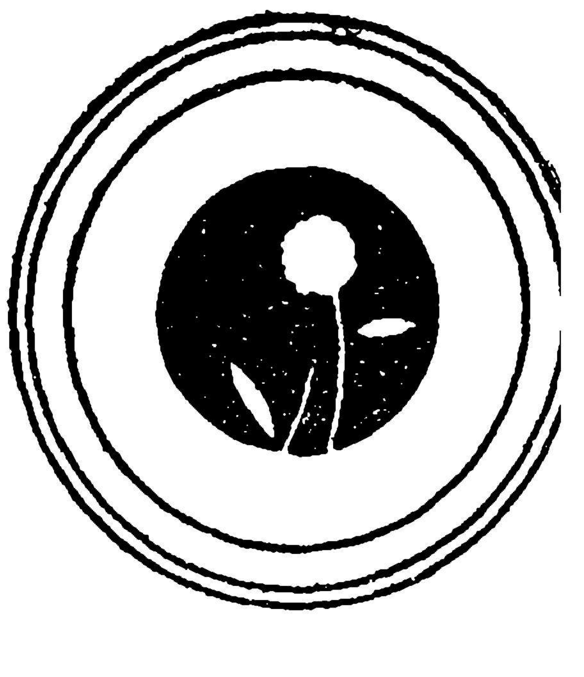
穆木天的雨絲，戴望舒的雨巷，邵冠華的雨聲裏，聲調鏗鏘，似吞似吐，實是聽覺的詩；現代中國詩不易多得的作品。

于賡虞的詩，陰森沈鬱，讀之令人毛髮悚然。夜，死，魂，枯骨，是他的詩之主要原素。他的詩集有晨曦之前，孤鴻，骷骨上的薔薇，魔鬼的舞蹈四種。看到他的標題就感覺到陰沈的氣象了。趙景深說他像法國詩人波特來爾；我到以為他絕像中國的李長吉，所謂鬼才也！

焦菊隱的他鄉，夜哭二集，筆法似摩于賡虞；但感傷雖濃，而鬼氣較之稍減。蓋于詩之勝，在陰森，在沈鬱，焦詩之勝，在傷感，在悲悽，一則鬼氣，一則人氣，作風自是不同。

李金髮的詩，掠取意大利法蘭西想像的美；所作詩句，乍讀覺殊為生硬，且不可懂，所謂『曖昧說。』但你若讀了一二十篇以後，恬咏密吟的，自可覺其意味無窮，他的詩很像韓昌黎。啊！神秘的詩啊！

『吁』『嗚呼』『之』『亦』還些字，在李金髮詩中常用的。還文縐縐的字眼，若是他人用了，當可刺目而激牙；但一經李手，則覺有無限之新穎了！



國聯改組與中國理事問題

馬星野

每年九月，日內瓦湖濱聚集着不遠萬里而來的高帽子燕尾服硬胸襟的外交家們，舉行着國際聯盟的會員大會，本年本月二十日的大會，當然也會像過去一樣的排演一遍。然而本年日內瓦的空氣，似乎有點特別，經過了亞比西尼亞的事件，經過萊因的事件，再經過西班牙的事變，樂觀的臉孔，到現在再也不能維持他們的笑容，而隱憂焦急，強者的猙笑，弱者的憤懣，要把這新落成的和平宮殿，化成陰氣沈沈的。十六年來被幾個帝國主義操縱着的和平機器，現在已充份露出弱點，如果要機器再能發揮作用，開車子的要更換一批人，這是很淺近很明顯的道理。但是大家似乎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大家聚訟不決的問題，依舊是條文的修改，資源的再分配，殖民地再分割等事項。我們就中國立場以及就世界立場來看，不能不說這些和平主義者是盲人摸象。

盟約的條文，很少錯誤，盟約的能否實行，要看執行盟約的是那一類人。要強盜出身的人做警察局長，儘管你的法律怎樣盡美盡善，是不能夠維持社會秩序與正義的。要帝國主義者來執行帶有理想與正義的法律，這些國際法，是不會生效的。盟約中何嘗會說對于破約的國家，可以優容？盟約中何嘗不說已失時效的不平等條約，可以修改？而帝國主義者把持下的日內瓦，不許動凡爾賽等條約半分，不許被壓迫的民族叫冤，因爲國聯的事情，是由行政院處理的，而操縱行政院的，是英法義等國。我們不能因爲蘇聯現在拿到日內瓦做工具，法國與蘇聯成爲好友，便覺得日內瓦是主持正義維護和平的機關。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弱小民族的立場。過去受盡社會主義者嘲笑謾罵的日內瓦，和目前受盡法西斯蒂派攻擊蔑視的日內瓦，是同樣的日內瓦，老狗變不出新把戲，幾個大國支配下的日內瓦，維持不了世界的和平的，因爲大國拿日內瓦做『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隸，英國，法國，義

國，蘇聯，過去的日本，德國，都沒有兩樣。

本年七月，國聯特別大會，毫不顧臉孔的，在艾頓領導之下，撤消了對義大利的國際制裁，同時，却主張各國在九月一日以前，要提出復活國聯，强化國聯的方案，交九月的正式大會討論。九月一日已經過去了，而收到的提案，只有北歐四國(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的提案，紐芬蘭自治邦的提案，同南美哥倫比亞國的提案，其他各國，以後或者更有主張，然而就目前趨勢看來，各國的興緻並不濃厚，而便在這三種提案裏面，看不出什麼新鮮的意見。北歐四國，是歐洲政爭中的壁上觀者，樂得說些風涼話，紐芬蘭是大英獅子窩中最小的一隻乳獅，他斗胆敢主張國聯設立一個軍隊，自然是可以聳人聽聞，然而日內瓦與紐芬蘭，剛剛在地球地軸的兩頂端，小紐芬蘭是不能派小海軍保護法蘭西海岸，以免受希忒拉袖珍兵艦同墨索里尼的鐵鳥蛋所侵略的。

在大西洋岸西的小哥侖比亞，倒有一段耐人深味的提議，便是國聯應分區或分洲設聯合會，而總會行政院理事，由各區聯合會提出候選人。這個提議，當然充分帶着自私色彩，因爲這樣在選舉時候，南美洲同歐洲，取平等地位，而國聯行政院，不致被歐洲帝國主義國家，一手把持，用爲推進其國策之工具，而南美洲諸國，也可以與聞世界政治，然而只有這個提議，是不够的。國聯是謀和平的組合，和平不只是維持現狀，而且是求正義的公道的和平，如果只在維持現狀，則梅特涅的神聖同盟，早已實行過，早已失敗過，何必再勞威爾遜總統西錫爾勳爵等鼓吹與提倡，不幸的事，是國聯的執行機關，依舊是神聖同盟的型子所產生。要避免神聖同盟之錯誤，只有改組這個執行機關之一途，而且是澈底的改組。亞洲的被壓迫民族，西方的被壓迫國家，都要參與，都要問政。中國更應該有她的地理歷史，文明及民衆所應享有的地位與發言權。所以在這個國聯改組呼聲最高的時候，我們來檢討行政院的組織問題同中國應得之權利和應盡之義務。

對於那些於國聯只有淺淡觀念的，似乎有先說國聯行政院地位及組織的必要。國聯的組織非常特別，盟約係一個章程，執行章程的機關却有兩個，一個是大會，一個是行政院。凡是有關於國際和平的事，這兩個機關，都可以討論，可以決定，可以執行，他們不像股東大會與董事會，因爲股東大會是上級機關，董事會是下級，國聯的一大一小團體，是平等的，也不像上議院與下議院，因爲大會和行政院，不但立法，而且行政，有時負司法責任。行政院的權力，有許多地方，比大會的權力要大。調解許多國際糾紛，盟約中規定

，許多是大會不能過問的。大會一年只開一次會，每個會員國，都有一票的表決權，都可以派三個代表，所以有一百六十多位代表，出席討論。行政院每年開會四次，只有十多位理事，每個理事國只派一個代表，他們人數小，權力大，開會容易，操縱也容易，因此大會的職權，可以說被行政院侵奪淨盡，而誰做這個組織的領袖，誰便有操縱國聯的機會。到底過去十多年間，是由那些人做理事的呢？

乾脆的回答一句：過去的理事，最大多數是自私自利的，欺負弱小民族，壓迫農工大衆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代表！最有暴力最富軍備，有最多的殖民地，剝削弱小民族，被壓大衆最利害的國家，得到國際聯盟最高的發言權，而目前日內瓦容納了蘇聯，不是因爲她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因爲他有坦克車，大礮，飛機。李維諾夫之所以不再罵日內瓦，投到英法的隊伍裏，不是因爲愛維持現狀，而是要利用這個工具，做達到本國利益的手段。因爲在這個時候，日內瓦是值得利用的。換言之，國聯被有大礮，大飛機，大炸彈的人們把持去了，根據國聯盟約，行政院理事，分做兩種，甲種是『終身職』的，是永久不變，不經過選舉的，乙種是要由全體會員國中選舉出來的，是臨時的。誰配做甲種會員呢？盟約中規定是英美法義日五個戰勝國，而盟約起草的時候，大家便公認德國是配做甲種會員的，只要他有民主的政體，便可以入會，俄國也有這個資格，而事實上這兩個國都做過或正在做甲種會員，天地間只有這七位帝國主義國家是配得上做人類命運的支配者，其餘的國家不問你人口多少，文化高低，地勢要否，都不要希冀這個崇高地位。

乙種理事原是陪襯性質的。爲着敷衍小國的面子，而使小國們甘心受甲種巨魔的支配，所以盟約中規定由大會選四個國家，參加行政院，而其數目，可以增加，到了現在，已經加到十個了。在德國加入國聯的時候，波蘭巴西等國，非常反對，她們說德國配做甲種終身職會員，爲什麼他們不配。于是帝國主義們用十分巧妙的方法，名義不給他們，事實上給了他們，便是答應波蘭與西班牙二國，每次選舉時，連選可以選任，其餘的小國們，選上了理事，做了三年，便要滿任，至早要再等三年，得復當選。所以中國在前年任滿，便不能再當選爲理事，必待明年，才有資格當選。西班牙波蘭，則每屆任滿，每屆當選，事實上也等于常任理事了，我們稱他們做半常任理事。所以行政院是由三類國家構成的，最強的國家，高高在上，自從美國不參加國聯，日本德國相繼退出，這類羅漢們只有英法義蘇四位了。次強的國家，爲波蘭與西班牙也可以戀棧。其餘七八位，則要由舉選進身，

三年期滿，至少休息三年。這是行政院組織之現狀。

十三把金交椅，（前年臨時增一把交椅，給葡萄牙佔去，）上面坐着的人物，是那一類面孔呢？四位常任理事，二位半常任理事，完全是歐洲的國家，十四位之中，只有土耳其是半亞洲國家，而土耳其又怎樣能代表亞洲民族？歐洲以外國家，只有美國日本兩位帝國主義，是有做常任理事資格的，他們都看不上這個歐洲政治八陣圖，自甘引退，選舉出來的雖有七八位，然而他們是英法義蘇等指派好的，選舉是騙人的事。諸國之中，各有團結，如小協約國三國之中，總要至少分到一把椅，捷克任滿，南斯拉夫繼之。拉丁美洲諸國，也要分到兩席，北歐四國，也要一席，大英帝國各邦，也佔了一席，這樣，當然有分贓不足之感，而不加入任何集團的，只有眼巴巴的做門外漢了。小國們雖然得廁身行政院會議，可是因為國聯以全體一致通過為原則，所以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搖搖頭，可以使全案打消，在這種情形之下，弱小民族還有什麼訴苦同爭自由正義的機會，國聯怎樣能脫離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同國家主義黷武主義的魔手呢？

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組織，在組織法起草的時候，小國們也曾激烈的反對過。巴西代表說：『如果小國不能參加行政院，則行政院不是國際聯盟的機關，簡直是五大國的機關，這個五大國的機關，卻要全世界聽其命令』！比利時代表曾對于英美的提案憤慨地說：『你們提的是什麼東西呢？原來便是神聖同盟啊！』顧維鈞代表我們中國說過：『你們（大國們）口口聲聲地大國之利益，比任何小國為大，可是你們總不否認任何大國的利益不會大過全體小國合成的利益吧！』不但是小國的政治家們不滿，大國的政治家們，也有批評，法國代表說：『如果我們給大國特權太多了，將來的國聯，只會為和平而努力，而不會為正義基礎之和平而努力了！』美國國務卿蘭辛說：『國際組織，如違反平等原則，必鑄成大錯，而危及世界和平，因為違背了平等原則，無異于承認大國有優先權，換言之，因為大國有武力強權不但在戰爭之時，可以控制世界政治，而在平時也公認其有權把持全球命運了！』

大錯已經鑄成了！因為行政院是歐洲國家把持着的行政院，所以亞洲的侵畧戰爭，國聯不敢公然的認為戰爭而施制裁，美洲有事很卑怯迂緩的，讓大厦谷戰事之神，吞了多少無辜的生靈。因為行政院是帝國主義國家，為自己利益而把持着的。所以當英帝國主義覺到帝國生命綫受義大利搖動了，于是賀爾一場演說，從未應用的盟約十六條也活起來了，同時因為英國覺得無法壓倒義大利，于是同樣的艾頓可以要

國聯各國，停止對義制裁。所以當英國要用日內瓦來制裁羅馬時，法國為着聯義對德之國策而不主張積極制裁了，他們都用本國利益為出發點，利用這個國際組織，或維持帝國之安全，或防止已得的戰利品之被奪。如果國聯是弱小民族之集團，是真正有和平理想者的機關，過去的成績，決不至於到這步田地！

和平是整個的，只有全球各處的糾紛，都用和平方法解決，和平才可以存在。和平是要建築在正義公理上面的，只有在非暴力、非高壓非苟且非自私的政策下，和平可以永久。神聖同盟式的和平是不永久的，梅特涅的國際貴族政治是建在沙上的塔，歐洲不能領導全世界，歐洲一二帝國主義，更不能為世界之代言人。所以要使國聯真能維持世界和平，過去的國聯行政院，已不能適用。行政院改組，使世界各隅，尤其是亞洲方面，得到充分參加之機會，使世界真正愛好正義與和平的民族，其呼聲為世界共聞，其意志為世界尊重，其領導權為世界樂從，才是國聯復活的最基本救藥！

談到過去中國爭理事席之經過，我們不能不深嘆英法等國目光之短少及偏見之難除。四萬萬五千萬人，在國際政府中，竟屢次沒有發言之權利。我們每年所繳的國聯會員費，比西班牙的多，比波蘭的多，為什麼他們可以連選連任，而中國之連任權，要求了好幾次而沒有結果呢？自前年三年之期既滿，中國代表即力爭此權，國聯虛與委蛇，實則不與。

去年的九月，我們的代表胡世澤，在國聯力爭，胡先生說：

『現在行政院各理事席上，以亞洲之大，無一國可為代表。中國已不在行政院內，日本已退出國聯，土耳其雖為理事，然在文化及國情方面，實不足以代表亞洲，現在行政院組織，已不啻違反其普遍代表性之原則。今中國輿論界，頗多以國聯對處理歐洲事件，屢屢失敗，殆將終於無法及于歐洲以外之事件，中國以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擁亞洲大半土地，其種種資格，復完全相合，倘未能在行政院得一席，則何必與國聯合作！』

當然，在中國的嚴重警告下，國聯的把持者已稍有覺悟。前屆行政院會議，委員會向行政院報告，承認中國要求理事一席之合理，而本屆大會，不問行政院如何改組，中國理事一席，是很有把握的，然而我們決不以此為滿足，我們不要忘了自己弱小民族的立場，我們是被侵略者，我們是被不平等條約束縛者，我們沒有强大的陸海空軍，我們所爭的不是一把交椅來同帝國主義者接近，我們要把國聯改造過來，使事實上能制止侵略，預防戰爭，我們要求建在正義上之和平，我們要求國際上之民主與平等。行政院組織原則，或當依人口多寡而推理事，或當依地域而分配理事，那以武力强弱為理事資格決定標準的國際貴族制度，非連根鏟去不可。這是國聯再生的大關鍵，也是世界和平的大問題。

（九月五日南京）



日本人民戰線之胎動

靜觀譯

二，二六事變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在表面上好像是挫折而銷沉了。如各種右翼團體之被解散與摧毀，最有勢力的國本社，也因其社長平沼騏一郎榮陞了樞密院議長而搖搖欲墜，軍部的大肅軍，廣田內閣更屢次聲明要厲行廓清一切與國體不相容的思想（這當然左右兩派都包括在內）。凡此種種，不是足以證明法西斯主義被壓碎了麼？但是這種表面的看法是錯誤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不但未銷沉，法西斯的統治更一天天的在强化，不過改了新裝而已。因爲法西斯統治的强化，在另一方面，反法西斯的運動，也益形活躍起來。受着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國的刺激，人民戰線的呼聲，突然風起雲湧。有名的雜誌如日本評論，中央公論，在最近出版的九月號上，都用着很多的篇幅登載此種文字。日本評論社爲此特別開了一次座談會，出席者有中野正剛，麻生久，風見章，阿部眞之助，大森義太郎，室伏高信等九人；而中央公論在「日本人民戰線之胎動」總題下，登了四篇文章。現在這個總題目雖然照用了，但四篇之中只選譯了兩篇。一篇是大森義太郎的「人民戰線在日本之展望」，一篇是加藤勘十的「結成人民戰線之途徑」。

我爲什麼選譯這兩篇呢？第一，因爲其餘兩篇：一是敍述別國人民戰線的情形，出了本題範圍之外；一是專說日本文藝界最近的動態，與專以政治鬭爭爲目標的人民戰線，關係較少。第二，此處所譯的兩篇，即可代表這一派人士對於本問題的見解。而此兩篇既少重複，且足以互相補充，幾乎可以當作一篇文章看。前一篇作者大森，係着重於理論方面，闡明日本有結成人民戰線之必要與可能。後一篇作者加藤，則着重於結成人民戰線的方法。而其本人，即爲其所提供的方法——勞農無產協議會——之組織人，故更足以代表實際從事於此種運動者之意見。

日本的人民戰線是胎動了，但其前途究竟如何呢？讀者也許發生這種疑問。對此問題，本人的看法如下：人民戰線的結成，最重要者必須有一個中心勢力。在日本，此種中心勢力，最好當然是社會大衆黨（以下簡稱大衆黨）；但大衆黨，對此問題，不但不甚熱心，更似乎有些唱反調。該黨幹部份子麻生久在出席日本評論社座談會中，即

堅決表示：認爲組織人民戰綫的時機未到。現在雖有人組成的勞農無產協議會，以期爲此中心勢力；但因爲係新組成的團體，實力未充，領導上尙有困難，這是結成人民戰線之第一重難關。其次，日本的政治情形，與法蘭西和西班牙的大不相同。法西兩國的人民戰線，爲政黨與政黨的鬥爭；而日本人民戰綫的鬥爭對象，似乎爲擁有絕對權力的一種勢力。在日本，即使人民戰線能以結成，也決不能像法西兩國一樣，馬上可以取得政權。但這種運動，我們也決不可以忽視。牠至少表示出了兩種傾向：一是日本人士對于法西斯統治之反感。一是日本左派思想（包括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混合的趨勢。其次，在現時的日本，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界限很難分淸，只要你與日本人士稍有接觸，就可以深深的感到此點。其次，我與一位日本朋友談話，我問：「現在日本是自由主義者多呢？還是社會主義者比較多呢？」他的答話是：「只有贊成現狀與反對現狀兩種人的區別，至于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他們都是被壓迫的，都是反對現狀的，他們的思想言論，漸漸的混同了，無法分淸。」這也是人民戰線運動發生的一種原因。因爲有上述的條件，所以這種運動，在日本政治史上，也許有展開新頁之一日吧。　譯者附誌

一　人民戰線在日本之展望

大森義太郎

一

人民戰線的呼聲，現在很高。此種呼聲，由於受着法蘭西與西班牙人民戰線之成功的刺激而起，實是很自然的事。發生之由來既如上述，故實際上不能說沒有膚淺的因子，但却不能說絲毫不足輕重。在日本，人們——尤其是知識階級——對於外來的刺激，十分敏感。外國無論發生了一件什麼新事物，大家總是爭先去迎受，但是不多久又將它拋棄。像這樣的事，日本是屢見不鮮的。在今日高唱人民戰線之際，也未必沒有同樣的傾向。

但是最近日本對於人民戰線的期望，若是也只作如是觀，這就大錯而特錯了。法西兩國的人民戰線，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抬頭，及欲與之鬬爭的廣泛的民衆意識中產生出來的。現在日本，法西斯主義也正在急速的進展中。因此廣泛的民衆欲與之鬬爭的意志，也開始顯示出來了，雖然也許還未強大。法西兩國人民戰線所賴以成立的根據，現在日本也正同樣的存在着。日本走向人民戰線的期望，實具有本身之根據的。對此我們若只是以冷眼視之，認爲不過流行運動之一，這決不是採取進步立場的人士之態度。

二

人民戰綫，爲政治鬬爭的一種組織。那末，它究具有何種形態呢？政治鬬爭，必是繞着一定的具體問題而生。而現代那種問題，其根本所在，就是法西斯主義。各人不問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現在的人們實可以分成兩個陣列：贊成法西斯主義者與反對法西斯主義者。

人民戰線，就是要想糾合一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要素。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份子有種種：有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反對的；也有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而反對的。還有一種人，他們視法西斯主義爲野蠻主義，所以他們本身雖無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之明確立場，但是基于守護文化的意志，也反對法西斯主義。人民戰線，就是要想將這種種要素都包含在內。

然而這種結果是可能的麼？這些種種不同的份子，高興作此種協同麼

？這在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是當然的行爲。馬克斯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一種概念。此種概念，馬克斯主義必須保持到底。但是馬克斯主義，任在何處，凡有壓制者的存在，必與他携手而進的。若有人拒絕，則這種人，無論他是何種份子，但決不是馬克斯主義者。就馬克斯主義的立場言，在要與法西斯主義鬬爭的時候，與抱有同樣鬬爭意志的其他份子相結合，寧可說是既定的事實。

就自由主義者言，其情形或許有多少差異。原來自由主義者，最厭的是與馬克斯主義者相提携。然在最近，許多自由主義者，似乎有將此種狹量拋棄的樣子。實際上，假若自由主義者獲得自由的意思很眞摯，則必樂與爲獲得自由而努力的馬克斯主義者相結合的。

至于爲欲守護文化而與法西斯主義抗爭的人士，則其提携原屬可能。因爲他們沒有固有的政治立場，以與馬克斯主義者及自由主義者相鬬爭。

并且，人民戰線，不是要將集結於其下的各種要素所持的原理之差異，一筆抹殺。法國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例子，人民戰線之所以結成，是其所謂最低綱領。因此，即使有原理的對立，但却無碍於協同的。寧可說人民戰線之模範的場合——換言之，即人民戰線形態之模範場合的表現，就在原理的差異之明確的存在，而以最低的綱領將其連繫起來。

原理——此處所指的原理，自然是政治的原理——之所以能明確的表現，皆因這些原理，或爲政黨或思想團體所根據而來的。自由主義的政黨，更詳言之，急進的自由主義政黨與保守的自由主義政黨分離而存在。在廣泛的社會主義下，也有左翼與右翼不同的政黨之形成，這種情形，從社會主義的另一立場來看，妥當與否，自然還是疑問，但在此地不去論它。且特欲守護文化的人士，也樹立了那種思想團體。在此種場合，正可以建立模範的與最有效力的人民戰線。

法國的例子，就是這樣；而西班牙也多少是如此的。

三

人民戰線，就一般說來，就是含有這種意義，與具有這種形態的一種東西。然則此種人民戰線在日本有結成的可能嗎？我們有提起此種問題的必要。因爲即使如前所述，已經有其存在的根本理由，但人民戰線的建設之可能性，能否發見，到底還有再吟味的必要。

首先就現在日本之進步份子言，他們究竟是以作成人民戰線爲第一要務呢？或是將原來的無產階級之政治勢力强化爲第一要務呢？

日本原來的無產階級之政治勢力，尚十分微弱。强化此種勢力，自然比什麼還急要。但這是一般的問題。現在的特別問題是：對於與法西斯主義鬬爭的目標，究竟應該怎樣辦？恐怕仍以伸張原來的無產階級之政治勢力爲當務之急。因爲能實行對法西斯主義作徹底鬬爭的，是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鬬爭，必須以之爲重心。若是沒有此種勢力或者是太微弱，則反法西斯主義的鬬爭，是無法展開的。就人民戰綫言，亦復相同。人民戰線之核心，爲無產階級的勢力。這一點我們就西班牙或法蘭西的場合觀之，即可充分理解的。

因此，在無產階級政治勢力現尚微弱的日本，謀此種勢力的發展，自應爲進步份子的第一要務。依此理由，有人遂將人民戰綫的建設認爲是第二義的，也許導入一種結論，以爲這件事是不足重視的。然而，這是錯誤

了。

無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伸張，不僅就是這樣即可企望得到的。自然只有經過現實的政治鬥爭才可以達到。現代的大政治鬥爭是什麼呢？不就是對法西斯主義的抗爭麼？從此種鬥爭獲得勝利，即是無產階級之政治勢力的伸張。而且與法西斯主義鬥爭，其最有效的組織，即爲人民戰線。所以進步的份子應該首先來建設人民戰線。

將原來的無產階級政治勢力强化呢？還是建設人民戰線呢？問題不是這樣講法。因爲人民戰線的樹立，即是原來的無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伸張之路。使原來的無產階級政治勢力强化，也就是作成及鞏固人民戰線之路。

四

話又說回來了，現在再說一遍，在日本建設人民戰線是可能的麼？

作成人民戰線之模範的形勢，前面已經述過了。此種形勢，在我們周圍，現在還不能發見。第一，日本自由主義者力量極微。當然他們還不會結成一個固定的政黨。在廣泛的學藝界所包涵的人士之間：憎恨野蠻主義與守護文化的意念，也并不强烈。而且，日本人民由於多數缺乏政治的敎養，在政治方面極爲無力。他們也沒有組成什麼思想團體。

就此諸點言，人民戰線在我國之可能性，實在不大。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然而可能性全然沒有麼？這又不然。在最近，所謂既成政黨之分解作用，傳說甚熾。在既成政黨之中，有少數站在急進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士，他們對于全然反動化甚至法西斯蒂化了的幹部，不滿的心情似乎是逐漸的增大。此種對立，雖不能認爲即可達到既成政黨的急速分解；但由此卻可看出分解的萌芽。站在中立立場的人士之間，現在也有若干急進自由主義者。

其次，請談一談一般的知識階級。後進國日本的知識階級，可以說並不比今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階級反動。但是近年來他們是被囚在絕望與懷疑的精神當中。在最近，有若干人士似乎正在提起積極的精神來。自然在他們之中，有許多是贊成法西斯主義的，但强烈的反對法西斯主義者，亦決不在少數。這些人是可以作成人民戰線之基礎的。

不僅如此。重要的是，人民戰線之現在的可能性，不能平面的計算。在組織人民戰線之時，也足使其可能性逐漸增大。舉例言之：既成政黨之分解作用，因人民戰線的組織，必日益促進。同樣的，置身學藝界的人士之欲與法西斯主義鬬爭的意志，因爲人民戰線的建設，也必日益强化。

五

最後必須一言的，就是人民戰線的建設，對於日本無產勢力之合作，實有不少的功用。

日本無產勢力，依然在分裂的狀態中。以政黨言，有大衆黨與勞農無產協議會的對立。各種組合，也未達到合同的地步。此外，如全國農民總會，全國水平社的組合，都不屬於任何政黨，而是獨立的存在。這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勢力，實在是很大的弱點。

而且，此等組織之整理與合同，雖爲目前所最期望之事，但不能期其實現。此刻如用人民戰線的形態，以謀此等諸勢力之間的調協，恐怕是最好的途徑。經過此種調協，或者即能向着我們所期望的整理與合同邁進。

同時，上面所言，也是日本建設人民戰線之最近便的方法。大衆黨，勞農協議會，全國農民總會，全國水平社，東京交通工人同盟，全日本總同盟等團體，集合起來提唱人民戰線，若更能將急進自由主義者，置身學藝界的人士，或以一種形式將一般知識階級都包涵在內，則日本的人民戰線，也可以暫時樹立起來的。

此種運動的初步，究應由誰担負呢？爭發動權是最愚蠢的事。本來應由無產政治勢力最大的大衆黨來發動。現在有一部份人，似乎抱着排除大衆黨作成人民戰線的見解，但是這種見解是錯誤了。依我們看來，在現在，若漠視大衆黨，日本的人民戰線是不能組成的。大衆黨幹部之一部，有不少傾向法西斯主義的份子。據說大衆黨的態度，根本反對人民戰線，以爲最好是大家一齊參加大衆黨。但是大衆黨恐怕不是一二幹部所能左右的。至於以大衆黨來代替人民戰線的這種說法，實在是對於人民戰線的意義及大衆黨的性質未能理解。此種謬見，我們不相信是大衆黨之公開的主張。大衆黨若是眞想與法西斯主義鬥爭，且以結合日本無產階級的政治勢力爲念的話，對于人民戰線是不應該拒絕，無寧進而提唱人民戰線。

但是，假使大衆黨對於人民戰線的建設，始終抱着消極的或反對的態度，在那時候，民衆也許即將大衆黨除外，亦必求人民戰線的樹立的。

× × × × ×

二　結成人民戰線之途徑　加藤勘十

一

在日本，法西斯的支配是已經實現了呢，還是未實現呢？對此問題的回答，說是已經現實了固可，說是尚未實現亦無不可。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特有情形。忽視一個國家的特有的情形，是不能議論其政治的各種形態的。若是採取機械的解釋，只以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之支配形態及德意志的希忒拉之支配形態，爲法西斯支配之現實的形態，則日本的法西斯支配，可以說是尚未來到。但是這種解釋，不論由那個看來，都不能說是正視日本之現實的姿態的。

在日本——至少以今日爲止的日本——像生出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及出現希忒拉的德意志那種社會條件，是沒有的。即使將中有想仿傚墨索里尼與希忒拉的那樣人，但使其未能成功，這就因爲日本的社會條件，與意德兩國的社會條件不同。日本的社會條件，雖然使墨索里尼及希忒拉之徒未能出現——至於幾年之後可以出現，此刻卻不敢預言——，但使齋藤內閣，廣田內閣，●現，其社會條件確已充分的成熟了。

在日本，金融資本的寡頭支配，現實的出現於大衆之前，乃以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大金融恐慌爲契機。與此有同一意義的，在政治支配之上，現實的法西斯色彩趨於強化的齋藤內閣之出現的契機，則爲自昭和六年以來的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及同一系統的五•一五事件。產生五•一五事件之急進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不但是溫和的，反對於[illegible]急進法西斯主義之齋藤內閣及其後繼的岡田內閣，抱着敵意。……法西斯主義一舉而……的強襲。(此處原文被檢，就語氣觀之，當係說二•二六事變的)然而日本之特有的社會條件，使他們未能成功，卻使廣田內閣出現了。

廣田內閣，比較其前二任之齋藤及岡田內閣，其法西斯色彩顯然更爲濃化，這是由於五，一五事件與二，二六事件之時間的相差，及事件的性

質所招來的必然結果。廣田內閣，並不是因急進法西斯主義的强壓，因强變之成功而出現的。反對的廣田內閣還負着彈壓急進法西斯主義的使命。因爲如此，遂有人說：廣田內閣是有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內閣，而不是法西斯蒂的內閣，這種說法，是將事實弄錯了。若能正確的說，廣田內閣，是夾雜有有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殘滓之法西斯蒂內閣。就廣田內閣對政治的態度，政策之具體的內容觀之，甚爲明瞭。

二

這種事實，使我們將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要素組織起來，爲集中並强化鬭爭力起見，在正面的立於與法西斯主義支配之反對綱領（即政策）之下，結成共同戰線，此實爲當然之事。

日本的無產運動，對於有產階級的攻勢，常是落後的。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即爲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軍的諸要素，沒有完全脫却封建的隸屬觀念，因之，以自覺的個性爲基礎的社會生活，缺乏基於連帶觀念的社會生活之訓練。

在現階段，也可以說還是如此。在這種法西斯主義爲現實的支配勢力，而在着着實行其政策的場合，組織起來的反對勢力，不過是勞働者及農民的一小部份。就是這一小部份，還多半只是在形式上唱着反法西主義之論，在現實方面，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攻勢能抗鬥的政治勢力，我們可以估量的力量，不能不說是太微弱了。

到現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集團之公然存在的（雖其活動不是自動的），只有一個社會大衆黨。就此意味言，大衆黨的存在，不妨予以高的評價。但就現實觀之，大衆黨在今春總選舉時，不特未曾活潑的展開反法西斯的鬥爭；且有一部份有力的指導者，更將明爲法西斯勢力之一部軍人勢力，錯認爲社會主義的革新勢力，而企圖與之結合。此種情形，直到今日依然沒有解消。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如此情形，不論這一派的意圖如何，實已將大衆黨導入於法西斯主義的泥塗之中；在目前，使大衆黨對其重要使命之反法西斯鬭爭，陷於怠工的境地。

我們以爲在大衆黨指導部的一部份中，雖有此種勢力的存在，但是只要大衆黨標榜反法西斯主義，并由大衆黨在日本無產政治運動所占的立場來推想，對於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的結成，仍非大衆黨爲其中心勢力不可

日本的人民戰線的結成運動，乃根據這種現實的主體勢力的認識出發。我們的一種方法，就是結成了勞農無產協議會。我們對於大衆黨，既然希望其爲反法西斯共同戰線之中心勢力，那末，又何以不選取馬上加入大衆黨的之法，而必須結成勞農無產協議會呢？

這是因爲有下述的必要，同時以爲爲結成日本之强力的人民戰線計，這種過程，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三

第一，爲使大衆黨成爲自動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之中心勢力。大衆黨是以勞働者農民之共同戰線爲出發點的政黨，這是衆所周知的。雖然如此，但上面也曾說過，因爲黨內的情形，反法西斯派之純良部份陷入消極的態度，而陷於沈默。我們非刺激大衆黨內反法西斯派之能動性，因這一派的積極活動，而將該黨內之法西斯派的錯覺打破不可。爲達到此目的，在

大衆黨以外造成一種勢力，對于大衆黨抱着一種友誼的態度，基于善良的意圖，對該黨內之錯誤部份，不絕的加以批評，此種勢力的存在，實爲必要。

現在雖沒有大衆黨那樣的組織勢力，但有好階級鬪爭意慾之分散勢力的存在則甚爲明顯。而且此等勢力，在現實鬪爭的實際經驗上，在此種分散的形態下去參加大衆黨，實有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將此等分散的諸勢力統一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組織勢力，而造成與大衆黨合同的機運，這是絕對必要的。要想大衆黨眞爲人民戰線之中心勢力，必須現在黨外的諸勢力結成一體，而與大衆黨融合一致，始能實現的。即日本人民戰線之現實的結成，其前提必須經過基於無產政治戰線之明確的反法西斯意識的統一過程。我們的勞農無產協議會的結成，就是想用以作爲其推進力的。

第二，爲使反法西斯鬪爭能現實的作强有力之展開，則當此法西斯底爲現實的支配勢力而實行其各種政策的時候，不能以我們實力薄弱或等待增大我們的力量之後爲理由而懶於鬪爭。何況以爲在與大衆黨合作之前，不宜傷害大衆黨的感情，而諸事不做，這是最不好的騎牆主義。我們的力量雖小，也應當實行與我們力量相稱的鬪爭。

將法西斯支配之現實情況，暴露於大衆之前，努力高揚我們對于法西斯實體之明確的批判力與鬪爭力以煽動民衆，這實在是最緊急的主要任務。現在，在大衆黨之外，已組成了反法西斯勢力的勞働組合，此種優秀的要素，儼然的存在着。此種優秀的反法西斯要素之鬪爭，不僅限於勞動組合的鬪爭，當然必須將其展開爲活潑的政治鬪爭。所以政治鬪爭之主體，非在勞働組合之外另行確立不可。這就是我們在未與大衆黨實行合併之時間內，決不無所作爲的空過；爲着要不斷的展開反法西斯的鬪爭起見，而組織勞農無產協議會的原因。

要之，爲結成日本人民戰線計，無產政治戰線之統一，文化運動主體之確立，大衆黨內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及僞善的大衆黨第一主義之淸除，有產階級政黨之現實的分解作用，這都是不可避免的前提工作。而有產階級政黨之分化作用，必須由無產政治戰線統一完成之大衆黨，用反法西斯主義思想武裝起來，而熱心的執拗的運動起來，始有可能。

爲使大衆黨向此方向走，則大衆黨內反法西斯勢力之滋長及其積極的活動，實爲必須的先決條件。我們勞農無產協議會的結成，乃欲結合大衆黨以外的反法西斯勢力，謀該派之滋長，將來成爲良好的共同戰士。且該派勢力的增大，就是消除大衆黨內的反法西斯主義思想之力量。我們與大衆黨合體的可能性，必須該派勢力之增大，才能成熟（因爲現在的障碍，是在大衆黨之內。）我們將不斷的向大衆黨提唱反法西斯的共同鬪爭，由此種鬪爭的實行，然後可以成爲合體的忠實的善鄰。

西蜀游草（二）

朱偰

一　夜宿巫峽

寂寂黃陵廟○迢迢白帝城○雲深巖穴暝○灘急客心驚○漁火荒郵盡○江湖子夜生○巫山峯十二○殘月幾人行○

二　秭歸弔屈原故里

屈子魂歸處○蒼涼亦可悲○城名夔子國○地即女嬃祠○王業艱危日○行吟澤畔時○江山故宅在○腸斷汨羅辭○

三　巫山高唐觀陽雲臺

巫山峯寂寞○幽壑思何深○烟雨封巖穴○荒臺橫古今○嶙峋青黛色○縹緲白雲心○悵望靈旗杳○高唐不可尋○

四　夔門

匣地丹崖立○橫天鐵壁青○嶙峋起石骨○馳驟走雷霆○峽束江流怒○山高雨霧暝○夔門天下險○灩澦至今名○

五　朝發巴縣下三峽

千里西陵峽○乘風一日歸○晴猶迷翠霧○曉月斂清輝○遠郭依山盡○烟嵐入眼微○開窗無處所○縹緲望雲旗○

六　兵書峽

兵書峽口水縈紆○遙對夔門八陣圖○絕壁風雲猶護蜀○大江波浪欲吞吳○永安宮館荒涼盡○白帝城樓縹緲無○天遣孫權扶漢祚○至今遺廟滿荊巫○

七　白帝城弔少陵瀼西宅

白帝城高曉角哀○夔門遙接白天開○瀼西不見先生宅○遺像空留萬古苔○巫峽蒼茫雲外去○蜀江宛轉雨中來○獨憐劍外行吟日○千古猶懷屈宋才○

八　巫山神女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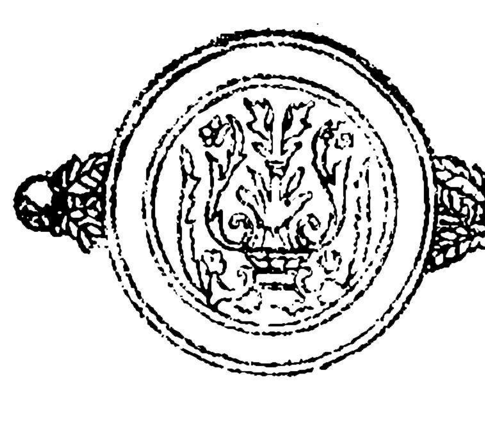
西入巫山第一城○高唐辭賦久心縈○楚王宮裏風流盡○神女樓邊夕照明○十二峯頭雲縹緲○三千仞下水琮琤○劇憐搖落江關恨○誰識蒼涼宋玉情○

九　忠州弔秦良玉

萋萋芳草認忠州○雲氣蒼茫古渡頭○聞道蛾眉能卻敵○爭教上將反降讎○劍光髮影寒霜重○駿馬秋風塞草愁○當月雄師遍宇內○勤王偏仗木蘭謀○

十　瀘江上溯犍爲

五月雲南道○滄江萬里行○山深犍爲國○水急夜郎城○峽杳蛟龍臥○地窮烟瘴生○蠻人不復反○長憶武侯名○



對於科學團體聯合年會的建議

彭光欽

此次在北平舉行的七科學團體聯合年會，集各方面的科學家四百多人，可以算得一個盛會。北平學術界均感到極大的興奮，地方當局熱忱招待，平津新聞記者雲集，各大報均出專刊，登載年會的情形；可見各方面對於此會的注意和重視。同時也表現出中國的社會對於科學已有相當的信仰，而對於此種集會抱了一種誠懇的期待。

使我們覺到安慰的，這次的年會的確有頗大的收穫。各學會所提出的論文，總計有四百篇左右。這個數目雖不算大；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科學歷史極短的國家，一年裏面能產生這許多篇論文，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成績。這些論文，在質一方面也有許多好的。譬如陳楨教授對於馬蟻的社會行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動物社會學研究的新領域。吳憲教授關於抗毒體的研究，回答了一個生理化學上多年的不解之謎。任之恭教授關於高頻率電場對於動物之效應的研究，也都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流的研究工作。其他在科學理論上或應用上有價值的供獻，尙有不少。所以這次年會，也可以說不負一般人的期待了。

不過這次年會所表現的，也不是沒有缺憾。最顯著的是組織上的散漫，和進行上的缺乏效率。所以我們不妨借這個機會提出一些意見，作爲對於下次年會的建議。

年會的組合，有中國科學社，中國物理學會，中國數學會，中國化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除後面六個學會是比較單純的學會以外，中國科學社是很複雜的；除包含自然科學家以外，又有醫，工，農，社會科學，文學等類社員。在原則上牠應該包含其他六學會會員，但在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爲這種組織上的雜亂，集會時頗感困難。這次年會，醫，工，農，社會科學，文學等類的社員，到會後無事可作，因此也不感興趣；而到會的也極少。在籌備時，雖有一總委員會，而其他學會則又各有其籌備委員會，論文委員會等。職責不分明，因此，辦事上極無規律。若要使組織合理化，我們以爲可以就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一種辦法。

第一種辦法便是將科學社擴大，將其他各學會會員均收爲社員。每一學會分爲一組。例如中國物理學會即爲科學社物理學組，數學會即爲數學組。每一學會在社外仍爲一獨立組織；在社內則爲科學社之一部。科學社已有之醫，工，農，社會科學等類社員，亦宜將其分爲若干組，並加以充實，使其與其他自然科學社員所組成之組有同樣地位。如此則科學社成爲一統一機關，同時亦爲聯絡各學術團體之機關。一切事務，除各學會本身之獨立的事務以外，概由科學社統籌辦理。在組織上，最高之董事會，可仍依舊有組織，由資格較老地位較高聲望較著者充任董事；使其負責籌劃經濟，決定社務方針。理事會則宜變更組織，由加入科學社各學會之主幹

職員，科學社所主辦事業如生物研究所，明復圖書館，科學雜誌等之主持人，習科學社中不屬於其他學會社員所舉出之若干人充任理事。為辦事上便利計，理事會宜於理事較多地方之理事中選出若干人為常務理事，直接處理社務。理事會中應設一有給之書記長，在董事會及理事會指導之下總攬一切社務。書記長由理事會聘任，以長期擔任為原則；如無特別事故，不得更換，以資熟手。

第二種辦法便是將科學社根本改造。科學社原有之個人社員一律取消，而以各種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之學會為團體社員。除參加本年年會之六個學會以外，尚有中國工程學會，中華農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生理學會，中國牧畜學會，及其他類似的學會均可邀其加入。在組織上，董事會可照舊有組織。理事會則可由各學會選出之代表組織之。理事會設書記長總覽社務，並管理社中所舉辦之事業。

年會最重要之使命為學術上之觀摩與研討。為完成這種使命，最重要之工作，為宣讀論文，討論問題，演講。此次年會用在這方面的時間太少，甚是可惜。為求年會成績之良好起見，我們擬提出下列之建議：

第一，為節省時間起見，年會期內應謝絕一切應酬。地方當局或其他團體如欲對年會表示歡迎，可聯合於閉幕時舉行宴會一次。如以為未足，可於閉幕後再舉行歡送會一次。以免使年會變成交際性質。

第二，年會中各會員所提出之論文，有逐年增加之勢。此次年會所定宣讀論文之時間過少，以致若干論文不得宣讀之機會，即得宣讀，亦無時間讓大家詢問或討論。其實討論之重要，不下於宣讀。下次年會應多定宣讀論文之時間，使可以宣讀之論文均得宣讀之機會，並留出相當時間以備質詢和討論。

第三，為求時間之利用得當，各組之論文委員會應先期計劃。凡祇宜於付印而不宜於宣讀之論文，可無須宣讀。凡欲宣讀之論文，均須預定宣讀時所需之時間，以便安排。此次年會中宣讀論文之人，有若干顯然缺乏宣讀論文之經驗，取講堂上對學生演講之方式，不能扼要，耗費時間。此點亦應請宣讀論文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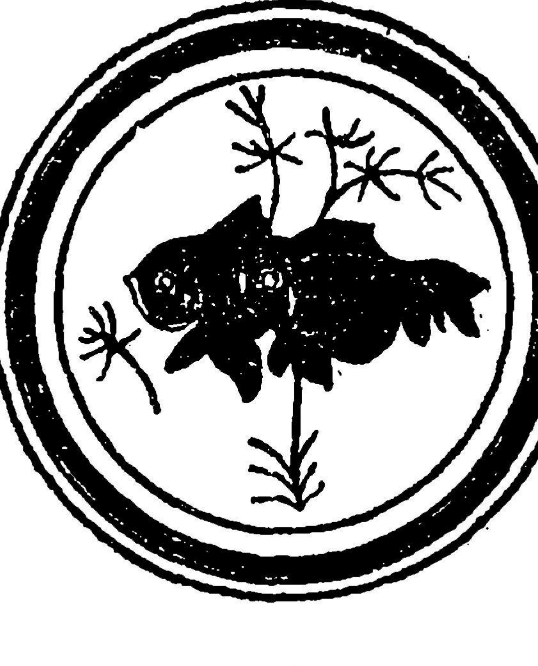
第四，關於演講尚應增加。此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普通演講，無須專門知識均能聽懂者，可於晚間舉行，使人人均能去聽。一類為較專門而有普遍趣味者，可於午後舉行。

第五，專門討論會為研討學術所不可缺。下次年會應增加此一項。每一組最少應有一次專題討論會，提出科學理論上或科學在中國應用上的問題共同討論。

第六，此次年會，事務會議費去時間太多。事務會議中，尤以報告費時最多。以後會務報告可以綜合印出，每人發一冊，開會時不必以口頭報告，以節時間。會務報告甚為乾燥無味，故有若干會員不願參加；若將報告省去，或可多得會員參加。

第七，關於年會活動之宣傳，此次年會中雖已注意，但結果並不甚佳。各報所出之專刊，遠不及世界運動會時所出之專刊精彩。大約因為新聞記者缺乏科學知識，不能判別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以致編輯不甚得宜。下屆年會最好將會聞委員會嚴密組織，每組開會，均指定一專人負責。所有發表之材料均由負責人先行加以整理，然後交與新聞記者。篇幅尚應增加，使重要材料均得發表。

以上幾種建議，如得採納，我們相信年會可得更好的結果。



從食品上所見中日文化的交流

桃谷文治著
陳汛之譯

我們雖然深切地讀過了周作人教授在『國聞週報』連載的『日本管窺』，和其中所徵引的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及寄居日本的郭沫若氏『中日文化的交流』的講演筆記等關於几——食品臺——的考証；但他方面對於日本皇朝與民間的禮儀，服飾，風俗以至於食品等，其受中國影響之深，仍然不能不覺得驚異。今日時世已遷，日本在浸濾過泰西文化以後，她的文化，反而逆流轉入中國，是不消說了。可是在一般主觀的中國人之間和在一部分日本人之間，對於中日相互間這種文化交流的關係，竟是視若無睹，甚至於有人否定或拒認這種關係，總之，這是一個可笑的偏狹的見解。五年前，我在上海旅寓中，曾有過許多和中華字藝社，商務編譯所，創造社等的新人；和蔡元培，張元濟，伍光建，黃炎培，葉恭綽，章炳麟氏等舊人接近的機會。在招請此等新舊人小宴的時候，必定要用長崎的名物——桌子料理或普茶料理以待。這是兩種日本料理，也可以說是日本化的支那料理，是實際說明日本之融合的文化的東西。我這裏沒有和周作人教授之輕妙而達意的『日本管窺』比擬的意思；只想談到料理，略記一二關於食品方面的話。

× × × ×

吾國（日本）皇朝，公家的餐宴，一部分採取中國食品的，大概溯自佛教輸入不久的時代。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二年，遣唐使葛野麿，賜餞設宴，『一依漢法』。嵯峨天皇弘仁四年，賜餐皇太子於清涼殿，亦『具物用漢法』。可以說，在千百餘年前，中國的烹飪法和烹飪用具，已經在日本流行了。至近足利氏之末期，日本和明朝的貿易交通，非常繁盛。那時不但支那風的料理隨處盛行，中國語言也流傳民間。據海外交通史徵引大內義隆記，某年派遣明船回國的一段記事謂：『遣唐船歸來日本之時，比諸同——天文——八年八月中旬尤爲熱鬧，正副使，慈照院諸人，用唐之茶飯酒宴，整夜娛樂，酒席之間，專用唐語。』至於饅頭食品之製法，傳聞始自延元六年南北朝時代。那時由建仁寺第二世龍山禪師，元人名林淨因

者，隨伴東渡日本，住奈良，改稱鹽瀬，始作饅頭。而豆腐之類，在應永年間，已為宮中膳食，名曰『Kabe』，有史的記載。在西曆十四世紀以前，吾國採取中國食品的種類，已比今日所想見的為多了。

× × × ×

關於日本贈送中國的禮物和通商品，在醍醐，宇多二朝代，中日交通的初期，只限於少數的絁（粗絲的綿織物），綿，布，絲，帛，砂金，金，銀，水晶等物。及至留學生及學問僧等派遣入唐，則賜絁，綿，布以作學費。他們隨帶鄉土物產，賣於京師之市。國使往還時，朝廷的答禮，除上面所舉織物鑛物外，尚有海石榴油，甘葛汁，金漆等。及至足利時代，自稱『日本准三后某』的將軍義滿，在屈辱表文中載有金，銅，鐵製造的鎧，筒丸，劍，刀；漆製造的硯筥，文臺及薄様(紙)，扇，屏風，生馬等。第二次義滿進貢明朝的禮物，除此之外，加有硫磺，瑪瑙，槍等。至朱印船時代，大體與上記品目相同，惟有麥粉，食料品等，在今日看來似屬意外。但在四夷八蠻行船記的拔書中永印船貿易史也舉示謂：『日本運往呂宋之物品，有小麥粉，銅，鐵，蒔繪(金漆)之類及扇子，紙帷子，藥罐，水風呂，小刀，鑷子，食物之類』。其中所謂『食物之類』，究指何物，不能明白。想像起來，在元和七年二月，長崎平戶町的住戶麥塔埃路基利斯——通航一覽載，長崎平戶町有呂宋人寄住旅舘——從日本運輸至呂宋的出品目錄中，有麥粉，味噌，大品，豬足等名目的記載，大概即指此類東西。又呂宋以外，中國本土及台灣之輸出物，亦必是同類食品。台灣，在前記四夷八蠻行船記中，稱謂東寧。日本運往東寧的物品，為銅，鐵，藥罐等之類，多為商人所買，間或再向外輸出。

日本因國土狹小，又天產不豐，其時尚未達文化發達之時期。唐，宋，元，明，以至清初，日本向中國本土及台灣，呂宋等處輸出之數量，均較輸入為少；尤以食品等為甚。又日本輸出之食品，也都似日本王朝所流行的『漢法』南蠻料理或卓袱料理，尚不能製作獨特的日本料理。不過如上所述，我們不能說從中國傳來的，只有食品料；實則在食品中，亦已有中日文化之交流在焉。

× × × ×

從中國傳來的料理，有以葷為主的普茶和以素為主的卓袱兩種。都是自長崎一直流行到大阪，江戶來的。現在還遺留下似是而非的鹹餛飩，鴨南蠻等稱的食物。南蠻不消說是指茫然的異國風物的稱呼，即是南中國之意罷。

普茶料理，傳為宇治黃檗山萬福寺的開祖隱元禪師，渡來長崎以後，為禪師各種傳授當中的一種。不過那時隱元來日，始於承應年間，在宇治建立萬福寺，則在明萬曆年間，即三百八十年前之事。雖然，普茶料理流行於長崎，宇治的寺料理——精進料理之流，亦始於此時；然長崎與中國之交通，當較早於此。如福建風的料理——中南中國式的蔬菜料理，雖以

說是始自隱元，其必在隱元以前已經流行無疑。這種料理，禁酒用茶，所以叫做普茶。禪寺之齋，聞擊柝之音而赴餐宴，所以也叫『赴茶』。料理依年代而有變遷。所用茶點，有太平燕和梅干肉片，蒸點心為豆沙小麥粉饅頭。吾國（日本）格盒的『茶碗』，則置有薯蕷羹，龍眼肉及榅桲（香圓）之類。其次，重要的食物『羹茶』，又『雜盛』，即大皿，裝黃飯，牛蒡，長芽，水豆腐，小皿盛寒天（石花粉），蒟蒻，栗。羹茶盛蒡茶，構豆等。最後『蕎麥』（麵），用做藥用的唐辛（辣椒），茶頭，海苔，柚子，陳皮及紫蘇果等，是最普遍的。現在宇治，還有這種專門的茶館。

卓袱料理，為不用肉類之通俗的支那料理，叫做卓子或八仙桌，稱曰『Sippoku』，頗似唐音本來音調。然在長崎名勝圖繪載謂：『非唐音。唐人稱桌曰『Cho』，依廣南東京之方言，曰『Sippok』，因昔時廣南東京人時常來往於長崎唐人街宅之間，傳流此語，後人遂以為是唐人語言』。長崎名勝圖繪稿本，為文政年間，奉行筒井和泉守氏奉聖堂之助教饒田喻義及畫家打橋竹雲等之命所編纂，久無出刊機會，至昭和六年，稿本尚保存於長崎市役所內。為有與清俗紀聞相並的價值，或者更是較貴重的史料。

卓袱料理，也因時代發生大變遷——即不免有所日本化。在長崎本地，或在唐人或與唐人有關係的宴席，和普通日本人料理亭所辦的是不免有很大的變異的。不過後來多用中國式的和中國的材料。明和八年七月，鹿兒島的島津重豪公，在唐通事『平野氏別邸』受宴之時，其中及點心之外，凡象牙箸，黃金匙，銀箸等均用中國式的。因為料理是叫做中國式的，所以一切材料也都用中國產的了。不過當時的是除要積想這些材料是中國產的外，究竟用的是什麼材料，却不明白了。好在長崎名勝圖繪中，有三張極詳細的唐人宴會圖，列有得以窺知卓袱料所用材料的品目。原文注有『蘭來』字樣，及出產地與料理方法。由此可以知道距今百二三十年前從中國輸入的食品的種類了。下面所列，即其大概。卓袱料理辦用器物為：箸，匙，小碟，各依人數排於坐位桌前。隨茶碗，小菜碟，發味之多寡，有二十碗，十碗，八碗，六碗不等。而小菜有四碟，六碟之別；外設蒸點心一大海碗。菜碗有豚，鷄，野牛，羊，鹿肉，鹿筋，鹿脯，鱶鰭，煎海鼠，海粉，風干鷄，燕窠，鳥類，魚鰭，野菜之類雜用；小菜為鹽辛，鹽醃之類，臘鴨子，鹹蛋，豬肝臘等。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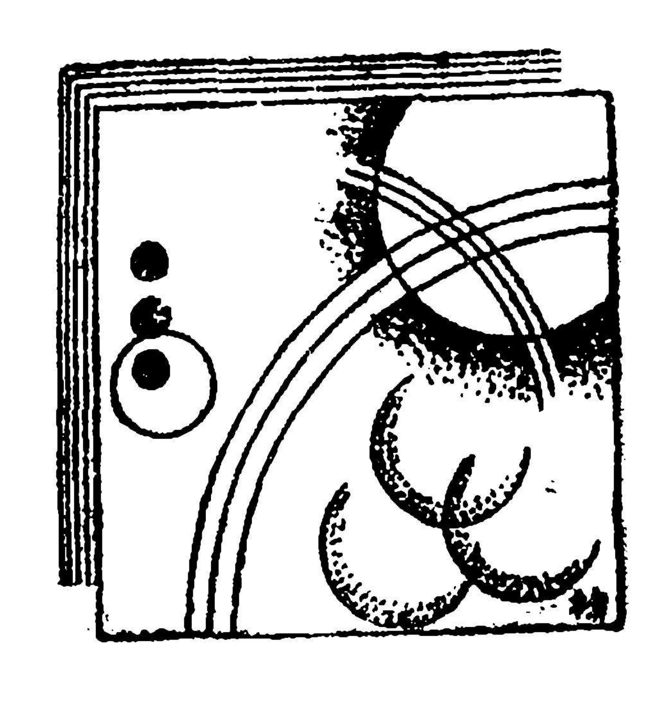
長崎可以和中國廣東的地位相比擬，為內外文化交流之要道。凡論中日關係的，不能除去這個地點不談。元祿元年，中國人的狹少的居住地域，受了嚴厲的限制以後，中國文化及以中國人為媒介的泰西文化之輸入，

亦不會全然斷絕。這裏避去各項細述，單就食品方面而論。當劃定中國人居住之時，於延寶八年，唐人所開小島鄉藥園——面積凡八千七百坪，種植船來之藥草類；至文化六年遷移西川鄉——有肉桂，橄欖，以及南方之植物龍眼等甚多。那時少數日本人不但得以親見南方珍樹；且亦可以嘗嘗其果實美味罷。試看文化十一年所留在園的植物名，一半以上爲中國產的草藥種。

中國式料理及藥用植物之傳入，非常普遍；同時所謂唐點心，也從長崎流傳到江戶民間來。長崎古老荒木周道的『幕府時代之長崎』，列舉唐點心及唐人所傳點心，其名稱有：香餅，大胡麻餅，砂糖烏，羅保衣，火繩餅，胡麻牛皮，玉露糕，賀饅頭，凍羊糕，雙稱，芝鹿片，太史餅，糖索，糕干，蛋糕，唐餅，鹿餅，密長糕，砂仁片，鹿糖，連環糖，等等，又月餅，牛皮糖，雪片糕，香沙餅，苦哉餅等等。——文字照原長崎俗用——若精確數來，恐有數倍於此。例如外郎，落雁等。

越後高田之名產『越雪』，本是白雪糕的模製。淺草雷門外的川口屋三官飴，即學明人陳三官的製法。鶴見的米饅頭，也是從長崎傳來的。深川船橋屋的羊羹，爲自中國唐三盆及唐雪——砂糖物——之秘傳煉法而得名。這不過僅舉一例。總之，都是從交通孔道長崎傳入的中國所產的東西。現代一部分的中國青年，高唱着『文化侵略』，果然文化侵略是危險的；但是不是爲帝國主義的，却不在於文化的本質，而在於以文化爲假面具的作用，請看看這食品的例，便可以明白。

（譯自『支那』第二十七卷第三號）



青海走馬記（上）

鄒枋

一

在蘭州，閒談中，得悉了一個姓楊的朋友經過這樣的一件事：

當他赴拉卜楞一帶去調查畜牧情形的時候，有一個晚間，走得很晚，打尖在一個很小的客寓中。因爲客寓的小，和他同房間的是他的牲口。糞溺剛落到地上，熱氣和水份便蒸散到全室。因爲房間的小，這種味兒便直向鼻裏鑽。牲口的喘氣聲，使你無法閉起眼睛。如果一不小心，也許睡到牲口的脚蹄下去，包你有閬的鐵塊敲你醒來。那位姓楊的朋友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

這樣的挨了一夜，人和牲口都略略的恢復了疲倦。

在外面的一間房間，也有一個和牲口作伴的客人。

『老鄉，你到那裏去？』他發現了在外面住的是一個外國教士，這樣的問着他。

『我到拉卜楞那面去，你呢？』楊問。

『是的，你不慣這生活嗎？我昨夜聽到你嘆着長氣。』

『是啊，這旅行太苦了。你是那一國籍的？』

『我是美國人，就我看來，這樣的旅舍是最適服不過的了。我常過着這樣的生活，一行三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裏，牲口所拉的糞和所溺的尿，比現在當然爲多，有時便流到你的身上來。屋是漏的，雨是大的，仰天睡着，大的水滴便能湊巧地落到嘴裏，若不幸而落到眼上，便使你的眼睛發花，頭髮是無疑地濕透了。有時，只得把襯在馬鞍下的牛皮，抽出來，覆在頭上，雖然牛皮浸着馬汗的味兒是怪難受的，但這樣便可以眠覺了。老鄉，你想和現在的情形比較，這不是天堂嗎？』

他倆由此便成爲路上的良伴。姓楊的朋友不懂番話，那位外國教士便替他當翻譯。有時，他穿着番人的衣服，背上槍，活像一個番人，誰也看不出他卻含着隔了太平洋那面遙遠地方人的血份。

其後，他才知道這位教士住在拉卜楞附近已有十幾年了，他的太太孩子都在那面。他能講番語，明瞭番民的生活，剛用十幾萬言的篇幅寫完了一部拉卜楞附近的番民生活。他家裏雇用一個喇嘛當翻譯，專門的把經典翻給他聽。單就撰著該書的調查用費，已化了十二萬元，該書將在美國出

版，他現在還繼續的研究着。

從這個故事開始，便可以明顯地反映我這篇遊記是一種膚淺的記載。我在青海所化的時間，不到一個月，所化的錢，不到五百元，固然和在青海十天，便像都懂得青海似的寫的十萬言的調查錄，與建議着如何開發西北開發青海的專家們稍稍已膽怯得多，但也難免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樣兒。因爲沒有像專家們的敢說明白了青海，所以要申明這是走馬看花的遊記。也許有人說我是太沒有勇氣了，則我深信，我確乎沒有這勇氣，又何必對人隱瞞呢？同時，作者生長南方，騎馬是六月間到陝西時剛開始學習，到蘭州又學了一些，入青以前，才騎了十餘次馬，總共不過三十個小時，雖然覺得騎騾子有些寧可濕衣不可亂步的雍容態度，但還不敢有騎馬飛跑的勇氣。馬既不跑，自然是走；青海的花，又非常的美麗，所以事實也是走馬和看花。（八月一日）

二

這次同行的是二個英國人，我並帶着一個勤務。我們除了遊玩以外，沒有別種目的。一切的準備可說是較爲充足。離開蘭州以前，我們詢問十幾個人關於青海的種切。從蘭州到西寧，平時是沒有汽車的，交通的主要方式是騎馬，乘坐夾窩子或騎騾，如果用快馬日夜的飛跑，聽說三天准可以到西寧的。若不是日夜的跑，騎馬則四天便可以到了。路上是平安得很，我們因得到某種方便，所以預備雇妥了一輛新的客車，這是一輛可容二十個客位的車，但車中除了我們的一行和汽車夫兩人外，僅裝載着十幾件行李，裏面一部份是我們到青海去的食糧。掛麵，大米，罐頭食品佔了大部。我們的計劃是在八月三日離開蘭州，當晚宿在永登縣，第二天便由永登出發，預備晚間趕到西寧。事前我們請托駐甘綏靖公署朱主任代我們介紹於馬主席，並很可感的得到馬主席的覆電是：「海邊附近，甚爲安靖，到青自當保護」的話，所以對於旅行的前途，我們是一些也不會憂慮。

在所帶的行李中，因爲在蘭州朋友們的勸告，我借了一件皮大氅，放在鋪蓋裏。青海的天氣，是日間較熱，晚間特冷，如果一下雨，或者一起風，便非披上皮大氅不可了。還有，是長褲腳的衞生褲，這是襯在馬褲裏的。南方的人一到了青海，最怕的是腿部受寒，這往往使人們得到了很不易治癒的病症。在食品中，則鹽是不可少的，雖然青海也產鹽，但是對南方人往往不慣的。

大概每個的旅行者，都有這樣同感，對於預定的計劃受到影響是件最不快的事。這次我們到青海是預備八月三日出發，誰知八月一日的早晨，醒來便聽到雨珠滴在地上的沉重的聲音。上午還懷着希望，認爲雨停了後還有出發的可能。仰看着天空，還是沉着臉的下雨。我們住在蘭州城外的小西湖，我們的一所亭院是叫做藕香館，因爲有着約會進城，騾車走在街中，正像一條騾船，那宴會中所擲過來的消息都是說『三號是絕對的不能走了！』我還是懷着希望想，也許汽車公司說『三號可以走』，這時，便可以戰勝了他們的勸告了。一號的下午，因爲宴會中主人的殷勤，兩個同作都酩酊大醉。爲了担憂他們把身子從騾車上落到街上的積水中，我起勁地拉着兩件雨衣背帶，使把詢問汽車公司的事擱下來。第二天醒來，雨似乎止了，那太陽羞怯怯地沒有穿進窗櫺來，外面的黃河滿流聲直激進耳鼓，我實在還是担憂。起來後，我便用電話問汽車公司，明天可否啟程赴青，

回答是，「三號是絕對的不能走了，四號卻得看天氣呢！」

我帶着懊喪的神態回到房間來。（八月二日）

三

最後，終究於八月六日我們離開了蘭州，因爲汽車的計劃經各方的勸告是認爲絕不可能。同時，我們看到兩個德國朋友遊歷青海，也於五號從小西湖乘着夾窩子往西寧，更確信我們也只有坐夾窩子的一條路。於是在五號晚間雇好了三個夾窩子三匹騾子，其價格是每個夾窩子用兩匹騾子拖着，外加一匹拖行李的騾子，到西寧計六十元，保証於四天內趕到。如果按普通的行程，則夾窩子須六天可到，價錢也自然少了些，四十三元便够了。我們急於赴青，所以寧願多付一些錢，結果於六日晨八時半出發。

我坐上夾窩子，覺得雖然不舒服，但尚不至怎樣的難過。在路上，從趕夾窩子者的口中，知道我們雇的九個騾子，是兩家所有的，一家有六個，一家則有三個。他們在雇價中，以十分之一給商舖，商舖便對我們保証平安地到西寧，並不至有什麼失卻行李的情事。每次人和牲口的食料，約在三十元左右，其餘的便是盈餘，每月約能走西寧來回兩次。在夾窩子中，坐了半個小時，我便下來走着。

第一次所走的都是皋蘭縣境，村莊每隔四五里便能發現的，路上的樹木很不少，在沙地上臥着圓團團的[illegible]瓜和香瓜。在甘肅沙土地的價格，比普通的地價爲高，如果沒有到過甘肅決不敢相信這句話。因爲布料的昂貴，許多小孩子都是光着屁股，有的便睡在沙地上，據聞有的連在冬天也不穿褲子的。沿着河，也有很多的水車，有的正在旋動，有的則壞了沒有修理。我們中午在西柳溝用膳，開始嘗到了甘肅教門舘子所下的麵條的滋味。這麵條裏沒有鹽，淡淡的加上些葱和酸醋，但因爲餓了，我是狼吞虎嚥地把牠吃下去，價錢是二十枚一碗，即合大洋五分。路上各村莊的小店舖，多陳列着[illegible]瓜和香瓜，價錢是很便宜的。過了十點鐘以後，路上便熱起來了，於是我們便買瓜止渴。茶舖子則不像南方的情形，卻是很少。下午四時，到了黃河邊，經了半小時之久，把人和牲口一起的裝在渡船裏過了渡，到六時，又過了平番河，人是用皮筏子渡過去的，行李則由騾子背着過河因爲前幾天下雨的關係，河水漲得甚高，結果幾乎把夾窩子內的一切全浸到水裏去了。隔河有一所水磨房，規模也不小。過河不久，便到了新城，因爲想在四天內趕到西寧，所以不預備在那裏留住。在新城因有駐軍，經了十五分鐘，費了相當的口舌，並把省府和綏靖公署所發的護照給他們看，結果是免除檢查了。

天漸漸地黑了，而月亮還沒有出來，在新城以西的路，又多在山上，這裏我們第一次遇到困難了。在一個山陂裏，背行李的騾子有一個不當心，便落到沙溝裏去了。這時，我頗胆怯，覺得第一天的路途便如此不易，將來是更難了。幸虧發現了落下去的騾子沒有受傷，行李也沒有損壞。最後，經小心的摸索，於十二時到了大達村，趕緊找店舖打尖，這一天，我們恰恰走了一百里的路程。（八月六日）

四

晚間睡在鎮上的一所客寓中，因爲到得太晚，人倦得像一條煮熟的山

覺懶得再也不能用力。於是也不搭行軍床，便在夾窩子內睡着。墊在夾窩子下面的東西，大小既不一，高低亦不同，背間時發現有堅硬的東西挺着。夾窩子又不長，一雙滿塗了灰塵的腳便放在外面。同時夾窩子是放在露天的，有時也發現跳蚤在你的身上攢。月光瀉進夾窩子裏，使你不易睡覺。四圍的牲口又終夜的咀嚼着艸料，一個息了，一個又咀嚼起來。這晚間，我只有睡了兩個小時。早晨在六時起來，趕快洗臉，水是混濁的，沒有臉盆，便用粗瓦碗代替着洗了臉，於七時半又開始前進了。路上還是甘肅的境內，一部是皋蘭，一部是文登。那天我們本想趕到享堂鎮過夜的，但大家都累了，結果是離享堂鎮三十里的紅古城過夜。中午是在黑嘴咀子用膳，吃的是冷麵條。平時冷麵條是放在木桌上，要吃的時候，便由店夥用塗泥的手抓了一把往大盆上一放，加些瓜片，便算完了。有多少的蒼蠅落在裏面，有多少的灰塵落在裏面這時只有閉着眼睛的吃下去。此外便是一碗渡泥而有味兒的茶，因為口乾，便覺得也是止渴的妙品了。

晚間，大隊的同伴眠在一所客寓裏，那所寓店較昨日的更小。騾馬塞在一起，幾乎路不通行。在隔壁有一所小飯店，我們問他借用了麵桌，但他們對於這唯一寶貴的桌子，實在不願借用，同時因為清真教門的，我們在桌上放了豬肉，只是不肯，經幾次的解釋，算是允許了。我呢，待把桌子移開後，便就這原有地方搭起行軍床，把我的行李安頓在此。晚間，在搖晃的豆油燈光下，我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朋友。晚餐是開了一個罐頭，吃些饝饝，他們連下麵條也覺得太晚了。我喝了差不多十幾碗的熱茶，並問他們要了些熱水，當街脫去上衣擦一次身。他們說：

『先生，你吃的茶和饝饝不必給錢，就把這空的罐頭給我們小孩子玩玩罷！』

『罐頭空的可以送你，錢也得給的。』

我在吃時，把鳳尾魚和罐頭荔枝給他們吃一些，他們真是高興極了。

在這裏睡了一晚，算是比前天舒服一些，疲倦也稍稍的恢復了，這天走了一百里的路。

第二天所走的路，有的地方實較第一天為危險。在山旁的窄路，如果一滑下去，便無法再活在這世上了。這幾處我們都下了夾窩子。中午和下午，太陽射進夾窩子裏，下面所墊的褥子又是怪厚怪厚的，這時熱得比[illegible]地難受了。（八月七日）

五

因為前幾天的經驗，今日的起程是比昨天早了半個小時，我們預算在本日行一百四十里，這樣，四天到達西寧的期望，或不至有若何的危險了。氣候還是以前一樣的熱，路卻比較地平坦。在上午十時，我們經過隴海通達的大通河橋，駐紮在橋上的兵隊經過我們給與朱主任的護照，便很客氣地放我們過去了。之後，尚有關卡的檢查，但發現我們是這樣的一羣客人，也沒有什麼地放過去了。路上的風景絕佳，黃河潺潺的流聲，不絕於耳，有許多甘青公路的工人，正在做開山的工作。尚有許多被徵的農民，絡續地背着石塊或是泥土往路上撒鋪，由此，足可見我國農民的忠勤了。那天中午是在楊家店午餐，楊家店適當交通要道，地勢高峻，四望形勢極險。其下則有溪流，看騾子低着頭在那面飲水，真是怪有意味的。我們所吃的，當然也是冷麵片之類，吃完了飯，趕緊就道，在晚間八時到了高

廟鎮。路上我因爲買水菓的時候，把皮夾拿來塞在褲袋裏，以後我騎着騾子，因爲行李重量的不均，一溜一溜地便把皮夾落下來。待我發覺時，人都倦極，自己固不願意回去找尋，同時趕夾窩子的也沒有一個人願去。沒有辦法，只得自認晦氣，幸虧平時我顧慮到這些，皮夾中不多放錢，但已失卻了七元六角了。

到了高廟鎮，我們還想鼓着勇氣再走他一程，但騾夫們已叫苦連天。一個五十五歲的老騾夫用手按着他發酸的大腿，縐着臉。一匹騾子的鞍壞了，幾次的把前腿跪在地上。那算是首領的騾夫幾次的說：

「牧師，人和騾都累了，我們寧願明天趕的。我們寧願明天起得很早，今天實在不能再走了。我們保証四天內一定到西寧城內，否則，你便扣我們的騾子好了。」他們誤認我們是傳道的牧師。

「今天你不能趕一百二十里，明天你怎能趕一百四十里呢？」

最後我們同他約好，第一，明天四時，即行動身；第二，無論如何得趕到西寧城的。於是我們就在高廟鎮打尖了。

幸運極了，我們發現高廟鎮的產銷稅徵收處有電話可以直通西寧，於是托稅局的人打一電話至省政府，轉請衛生實驗處王處長，如屬可能，代雇一汽車，中途相接，因爲我們在夾窩子內坐得實在太疲乏了。還有，如果我們到晚間十二時才能到的話，千萬關照看守城門的兵士，對我們的進城，予以方便。同時，我們發現省政府於昨天已有電話至高廟鎮，詢問過我們。又據稅局的人說，省政府大概可以派汽車來接的。當我把這消息傳給同伴聽的時候，大家在滿發油光的臉上，都露着一些笑容。這晚的宿處是較好的了，三個人都塞在一處，壁上也有洋燭的光燄。我打了一盆水，用自己的面巾擦着全身，一切可說是頗爲舒服了。又再三的叮囑騾夫，准明天四時起身，二時半便該大家起床。晚上吃的是湯麵，是掌櫃的特別地叫人做的，一毛錢一碗。晚上也有辦公的提着方的紙燈籠前來查夜，這是顯然地表示高廟鎮是一個大鎮市了。（八月八日）

赴青途中的第四天，於淸晨二時半便起了床，仰看着星星在天，大家這時多少的懷着希望。汽車如果可能，自然是很早可到了，否則騾馬也在四天內可以趕到的。整理各件既畢，遂於四時動身了。早晨的風吹着，有些料峭。我本騎騾子，不到一刻鐘，便下了騾子走着，藉以取暖。看淡月高照，星星睜着眼睛，悵念着家中的一切，不自禁神馳地說；「哦……我在這裏想你！」心旌搖蕩地正想著家了。早晨騾子的脚步也快了，二個半小時便走了三十里路。八時許到了樂都。李縣長已派人在接了。同時派來的人說，汽車可以來接是無疑的了！我們不願過拂李縣長的盛意，於是停下夾窩子，走到城裏，在城門口會見了李縣長。雖想告辭，但因爲李縣長的誠意難卻，結果說是喝了一杯茶就走。樂都是青海的一等縣，物產很富。一到此地，氣候便冷了。其他菓木極多，西寧城內的瓜和沙菓都是從樂都運去的。縣政府的建設很不壞，特別是那座花園，更使人留戀着。花園的亭外有一枝二千多年的古樹。我們喝了一杯紅茶，紅茶中且放些白糖，這樣的優美的茶味，在四天旅途中過活的我們，眞是一杯甘露。這時，因爲怕汽車載不得全部行李，欲到西寧心急，便匆匆地離開了樂都。當向李縣長告別的時候，剛見縣裏的聽差把一盤菜捧來，其中有一盆是羊肉，但

我已預備走了。

聽說樂都的饃饃最有名，像瓜皮帽的一個，只有二十四板銅枚，一毛錢能買一個半。我在夾窩子中也嘗了牠的滋味，覺得也並不壞。

在路上。我和提騾子的一個夥計談話，便發現了一齣淒慘的悲劇。

『你是跟掌櫃的當夥計嗎？』我問。

『是的。』他還是趕着騾子。

『你今年幾歲了？』

『二十歲。』

『娶媳婦了沒有？』

『娶了！但是死了。』

『娶一個媳婦要多少錢？』

『沒有一定的。一百元到一百幾十元。』

『你的媳婦呢？化的多少錢？』

『我化的一百二十元錢？』

『是什麼病死的？』

『吃生鴉片死的。』

『眞的嗎？爲什麼好好的人，吃生鴉片死呢？』

『因爲我的母親駡了她幾句，她回娘家去，怕母親打她，所以吃生鴉片死了！』

『你的母親打過她沒有？』

『沒有。她一個小孩子，她才十七歲，母親沒有打過她。』

『你的母親平時是很凶的罷？』

『是的。』

『她的娘家有人前來吵鬧嗎？』

『怎麼，她們可以前來吵鬧的嗎？這次他們還得向我的母親表示抱歉呢！』

『你所化的一百幾十塊錢有沒有取回？』

『那裏，什麼都沒有了。』

『你喜歡你的媳婦嗎？』

『我喜歡她的。在你們的習慣，她的母親可以前來吵鬧的嗎？』

『可以的。』

這眞是很普遍的在青海的悲劇。

到十一時許，我們望見遙遠地有汽車的影子，於是我們沒有一個不歡喜欲狂了。我先跳下夾窩，於是汽車停下來，和來接我們的省政府尹處長畧談片刻，把行李全部移到汽車上。這是一輛無頂的卡車，是護送班禪喇嘛回藏的第五號車。我們坐在車內，雖然都感到跳動得異常，但是已感覺比這夾窩子的生活好得多多了。

經了三小時，我們走了七十里的路，經過騎軍營房，步兵營房飛機場，也看到一些羊羣。最後我們的車停到衛生實驗處的大門前，這是西寧極新的建築，同時也是我們的天房了，特別在經過三天半從未經過的旅行生活之後。

到了西寧，第一件事，便是洗澡，雖然沒有洋瓷的盆或者其他的浴具，但是衛生實驗處木製的浴盆，已够我們舒服了。（八月九日）

七

在西寧第一天晚間的酣睡是怎樣也不能使我忘卻的。起來已經八點鐘了。西寧的本地鐘，和上海的相差在一小時半。剛到其地的時候，每使你感到不慣。起來不久，說是馬主席送了禮來了。趕緊到外面一看，眞使我們感着過分的優遇與愧羞。一大盤的雞子，約在二百個以上，四罐茶葉，四罐竹筍，四瓶果子露，兩瓶白蘭地，兩瓶衛斯干酒，四箱餅乾，四箱方糖，尙有兩隻活的山羊，這給與我們生疏的遊歷者以不知道如何的措置。問着王處長，說是馬主席不願意別人把禮退回去的。這樣，我們便無可奈何地收受下來。到十時許，我們便去晉謁馬主席了。

在會見以後，我們覺得馬主席的英俊與謙和，是軍人中少有的。他的話，雖帶着甘肅口音，但並不難懂。我們問了許多愚問，如由西寧至青海一共有多少里？下雨的時候多不多？青海邊的氣候怎樣？同時也要求許多幫忙的事情，如借到塔爾寺去玩的汽車，到青海去的馬匹，帳幕和獵槍，以及其他的種種，都承馬主席允許了。經過二十分鐘的談話以後，我們便告辭了。

下午接到由南京來的家信，和四張我小女玲玲一週歲時妻所攝的照片，眞使我感着說不出的快樂，遙遠地的接到家信，是比什麼都安慰的。我們決定了全部的計劃，明天便到塔爾寺去參觀，十二日休息，十三日開始到青海，預備坐汽車到湟源，走到青海湖邊。在青海也玩七天，擬於二十三日回到西寧，二十四日離西寧返蘭州。於是我開始整理各件。許多關於青海的謠傳，到此地便發現全是不確實的。

到西寧街上玩了一下，番人的往來者很多，穿着紅綠的羊毛大氅，有的衣服夾夾雜雜的，不知帶些什麼。尙有兩個番婦，到醫院裏來，我們替她們攝照，露着乳房，見有人替她攝照，便露着笑容。據說因爲這兩個番婦對於男女問題的不加顧忌，到醫院裏來是診視梅毒的。同時，此種情形，在番人中是很多的。（八月十日）

八

一早起來，已六時了，聞着汽車聲，趕快出發。因爲前一次所得到的經驗，這次我們帶着坐墊，鋪在車上。這次同行者，除我們自己的一羣外，還有兩位德國人。汽車先想出北門，因爲正在修理，便又折向南行。經過了幾處沙灘，天下雨了。在坡度較高的地方，我們幾次下車，車輪綁着鐵鍊，走時發出勃勃的聲音。車中並不寂寞，我們天南地北地談着，有時便藉抽烟以解決汽車跳躍所給予的困頓。一行中大都是攝影家，於是我也取出由蘭州借來的照相機，開始我生平第一次的攝影。攝了一張番人騎馬的照，但是卻捲了三張軟片。最後我請求旁坐的那位德國人的指教。在二個小時以後，我們便到了塔爾寺。未到塔爾寺前，我們找了一個懂番話的通譯陪着我們，同時陪我們的尹處長，也懂些番話，我也知道了一句番話，便是『可囉』，這如我們的稱呼『先生』。在尙未到塔爾寺的曠野，有許多搭着帳幕的商鋪，所售的是從蘭州或他處所運來的物品。還有是倚在壁上的羊肉架子，掛着分解的羊肉。路上多是喇嘛，老的鬍鬚皆白，少的約十一二歲。據聞以前本市的喇嘛達萬餘人，現在則僅有三千餘人，當喇嘛走過你的身旁時，你便會立刻聞到一種羊油的腥味。他們大都赤着腳，

披了紅色的衣服。在塔爾寺前，有七八個白塔，據說是葬已死各喇嘛的。塔爾寺中最著名的，有大金瓦寺和小金瓦寺。我們先到大金瓦寺，因爲時間的關係，我又陪着幾個人，便無法作詳細的研究。在大金瓦寺，有許多喇嘛正在寺外的地上禮拜，他們是全個身子伏下去的。因爲禮拜的人多，踏脚的地方都已深深地印上了許多痕印。寺外有聖樹，據聞黃教始祖即生於此地的。進去，房子很黑暗的，看到有幾盞金燈在裏面。金瓦寺的瓦，都是金的。時且有人轉着圓形的柱，據說由此種柱的轉動，可以免除災禍。喇嘛的帽子，是有一種特殊的形態。寺外尚有喇嘛們閒站着空談。由大金寺過去，便是他們的經堂，地方黑暗異常，喇嘛們盤坐着，我們看他們分牛酪，放到每人所有的木碗內，也看到他們分飲着濃茶。我想他們的禮拜是一種很好的健身術。佛前多供着清水，據說這是表示純潔的意思，同時點着油燈，過了經堂，我們又到活佛的住處，裏面有藏經室，其中的經，都是藏文，據說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其外便是小金瓦寺，規模與大金瓦寺差不多，不過其範圍較小一些。對着大門，有一塊石頭，上塗了牛油，有銅板貼在油上，據說黃教始祖的母親，曾在這石上坐過的。

在塔爾寺玩了後，我們回到該地的產銷稅徵收所用膳。吃的多是羊肉一類的東西。於下午二時許，我們便乘着汽車回來。同行的四個外國人，在這路上，總共攝了三百五十張的照片。（八月十一日）

九

今天是預備赴青海湖邊的一切，因爲馬主席的盛意，叫我們到回教中學去參觀。在十時許，馬參謀長趁着西寧城內僅有的一輛四汽缸轎車來接我們。回教中學離城外不遠，建築極佳。有三層的樓房，有學生五百多人，漢滿蒙回藏的人都有，可說是一個混合的種族學校。其時童子軍和高年級的學生參加軍訓，他們正在演習射擊飛機的姿勢。據說這些服裝全是主席由天津購來的。在回教中學參觀後，我便回來寫幾封信，分寄家中和在京滬的朋友。

下午整理行裝，裝好了罐頭食品，在原有各件外，又買了些白糖，醬油，麥片，洋燭，洋火等。我們預算全部的行程是十一天。青海的美夢橫在面前，我眞是期望着早些到了那面。今天又找機會洗了一個澡，把應留的東西都留下來。

因爲實驗處幾個朋友的熱忱，和在路上聽那騾夫所唱的歌曲的誘引，我便於晚間九時半，趁着還有一個機會到中山市場去看戲，雖然明天五時便得起床。大家高興地走着，到了中山市場，則見門關得緊緊的，問諸附近的鄰居，說是『因爲天雨，所以今天沒有戲。』譬如飯後散步的一般，我們便又從戲院裏回來。（八月十二日）

十

十三日的早晨六時五十分，我們的大隊人馬出發了。我們的同伴四人以外，再加上一位省府所派的副官，五個護兵，共計十四匹馬。我們的行李約有二十件，三個帳幕。我最初騎的是一匹灰馬，但是很不容易制服牠，一跑便起勁的跑，怎樣也勒牠不住。有時把頭往地下一伏，險地把整個的身體都跟着牠下去了。我是沒有過長途騎馬的生活，這還是第一次，經同伴的指敎，覺得騎馬確是一個有味的玩意。我們因爲走得很早，在離城

二十里的陰山堂吃些冷麵片，其後便又赶路。路上的風景絕佳，許多地方都是沿着河流，時時見到羊羣或是牛羣，在兩旁的山上。有的是土山，有的則是一片綠的，黃的，已有相當的嫩草生長着。我們在離城四十五里一個樹林裏吃了些鷄蛋，充作午膳，又開始我們的行程。這一日總共走了六十里。是下午的三時許我們便在停馬輪的草地上露營了。我們那天只搭了兩個帳幕，帳幕都是很好的。我和一個同伴並和陪我們的副官，同一帳幕。稍事休息，用羊皮風箱所起的火，已把茶燒熱了。於是馬副官取出了饃饃，和熟羊肉，我們便用刀和手割着肉塊，放些鹽塞進口裏，我又拿一些猪牛鬆。馬副官是回教徒，他一到這營的草地，便向西叩首做着禮拜。吃完飯，便攝了幾張照片。這營幕的所在，確是一個美麗的處所，三面都是水，一面有高橋，一面有磨坊，白楊高高地聳着，這樣的地方連夢中也是美麗的。我在九時便鑽到被窩裏了。（六月二日）

十一

早晨醒來，知道昨夜下了雨。下雨的天氣，是特別的冷，尤其在清晨的時間。我蓋着一條被，一條絨毯，還覺得寒冷，於是便把枕底下的羊皮大氅抽出來覆在身上。本定四時半起身的，因爲天氣冷，便又擠在被裏。到六時一刻起身後，便用向村中索來的混濁色的熱水洗了臉，漱了口，準備着各件。雖然這時沒有下雨，但是天氣怪陰鬱的，好像還要繼續下雨似的。

八時半，我們動身了。先過着河，我換騎了那匹黑馬，那馬雖然肯聽的指揮，但是對過河有些膽怯的，把身子一側，我的右腿浸在水中了。幸虧一下子便行起來，沒有什麼，不過濕了皮靴腿罷了。這一段的路程比昨天的爲難走，天又下了雨，我披着雨衣，但是也難免有些雨水滲了進去。這樣的走了三十里，我自己也感到我的騎術有些進步了。

中午是在湟源城的產銷稅徵收處用膳。局長吳君是甘肅人很客氣的招待我們，據說是接到馬主席的電話。吃的是饃饃和大餅，並有米飯，這使我們又得着一頓豐美的飽餐。湟源縣的朱縣長也來看我們。吃了飯後便在城裏走了一些時，回到局裏，閉着眼睛休息一回。但是因爲人和牲口食糧的尚未準備舒齊，路途的遼遠，新添牲口的尚未到達，行李的過重，於是我們經許久的商議，便決定在湟源住夜了。

我有好幾天，因爲忙，不及寫這雜記，乃趁這個下午三小時的難得的光陰，補記了約有三千五百字的遊記。

十二

今天的起程時間，可說是較遲，八點十分才行動身。昨夜留在湟源，從閒談中，知道湟源是青海的一座迷宮，凡是過此地的商人們，多留戀於此，希望留戀一個晚上的。早晨，我很早的跑過一個旅館，探首進去，看到小脚的姑娘們蓬着頭髮，盤在坑上，這更見湟源是個美麗的迷人的所在了。本來預備三天到青海的，這時發現了如果像現在的六十里一天走法，怕非五天不能到了。一行的人又增加了，增加的三個苦力，和三匹騾子。天氣早晨是陰沉地，過一會，便下了雨。這裏風景和以前有些兩樣，一面是河，一面見山，時見羊羣和犛牛在山上放牧，可是爲數並不多。有時

，有十幾頭小驢揹着生皮由青海湖邊的路上走來。路上，我們與陪同的副官商定，決定今天走九十里，擇有水處，即行搭營。中午在湟源六十里的一個草地上用膳，我吃的是早晨放在袋裏的大餅，佐膳的是羊肉。我先吃了一塊，但其後看到草地上的蒼蠅，聚集在羊肉上，我實在有些不願吃了。於是拿了些豬肉鬆佐著大餅下膳。同時，在這個村莊中，我們預備燃料。一出此地，風物更兩樣了。臥在路旁的是駱駝的骨骼，據說旅行的人們把駱駝的肉吃了，把骨架留下來，有時看到野鳥在啄着這種殘骸，這使我想起人生的悲哀，如果一個人留在這裏而不能同歸的時候，其殘骸不也是同這駱駝一般的嗎？

拋卻了這使人酸鼻的情景，便是美麗的青海草原。草原本來只在我的想像中有些影子，但實際展開的還是第一次。青海眞是美麗，芊芊的青草，油綠得可愛極了。野花四散的點綴在草原上，黃的，紅的，藍的，白的，乳色的，什麼都有。遠望山上，一塊塊的，整齊的，有各種顏色。白的點和黑的點兒在山間蠕動，這是羊羣和牛羣。在此的羊羣較衆，每羣約在三四百個以上，還有牛和馬。稀疏地看到番子的帳幕，這美麗的風景眞是一幅畫圖，怎樣的描寫也不易說出其迷人與偉大。

下午六時許，我們到了有一個水的草原，便在那裏搭營，四圍看到好多的牛羊散放在地上。這天我們總共有三個帳幕，一安下營，便聽到羊皮風箱吧火的聲音。同行的副官騎了馬，到番人的帳幕裏去買了一只羊，是一塊磚茶換的。番人們是不通用鈔票的，他們的貨幣是磚茶和現洋。這次我們來的時候，帶了五塊磚茶和二十塊現洋。西寧當地的現洋是一元二角鈔換洋換一元。這天的小菜，可說是不錯，在宰了一只羊以外，同伴們又用獵槍打了一只野兎，同時，我又開了一罐牛肉。這天，眞可說是很豐美的野餐了。

在路上雖然下雨，但待我們搭了帳幕後，雨卻中止了，在青海八月的天氣，像南方的十月時一般。我穿了一件羊毛衫，一件夾的中山裝，但是並不感到暖熱，手背有些因風吹而發白的痕跡。同時，有名的日月山，也在今天騎馬走過了。（八月十五日）

十二

一夜的細雨，使早晨的氣候更爲寒冷，我便披着所借來的羊皮大氅。但因爲感着騎馬的不便，又脫去大氅，把其餘的冬衣，都放到身上。今天所走的，都是平坦的大草原，離我們的帳幕十里便是海神廟，這裏面的一切，已很破舊，大門倒了，屋頂沒有了，在廟的正中有一方石塊，刻着字，代表青海的神。每年一次，青海省的馬主席必到此地祭海一次，雖然一到海神廟我們便能遙遠地望到海了，藍的一大片，但路還是遠得很。早晨霧氣很重，兩個同伴，因爲感到身體的發冷，擬略走以取暖。他們認定了方向前行，但我們幾乎把他們迷失了，經拚命的喊着『惠——囉，』才把他們找到，由此可見草原中旅行的不易了。路上的風景更佳，有小的蛺蝶，有翅膀發着聲音的蚱蜢。草原中的蒼蠅和蚊子特別多。騎馬走過草原時，背上都撲滿了蒼蠅，我用鞭子打着我自己的背，有的撲到眼裏。行五十里，到了一座高山，我們走下來，就在這裏完畢了我們的午膳。路上見到一個番婦，我們的一個同伴騎着馬想攝她一張照片，但結果，她將手中拿着的青菜覆在臉上，用盡方法，都得不到機會，只得捨棄了這種願望。吃了中飯，便又起程，經過的地方有許多小河，水流甚急。今天的餐味更優美了，馬副官用槍打了兩個野兎，一隻天鵞，同時帶了好多的羊腸。我們搭營的地方，也不甚壞，只是卿地上的蚊子實在太多了。下午六時，我進了帳幕，便用雨衣墊在床沿的地上開始寫我的遊記。

今天算是眞的到了湖邊了，但因爲倦乏和困頓，關於海的一切便只有期望着明天了。（八月十六日）

（未完）





中國徵收所得稅問題

Anna Ginsbourg 著

Income Tax Law in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中國政府徵收所得稅問題，屢經展延，現在已決定從本年十月一日起開始實行。這是中國採用直接稅制的權輿，在財政史上可稱一大改革，無論從那一方面看起來，都是可喜的現象。

所得稅暫行條例係於本年七月九日由立法院通過，公佈後爲中外報紙所注意。尤其關於旅華外人同樣納稅問題，在外僑方面，更引起不少的論調。因爲外僑在華享有根基於不平等條約的特殊權益關係，中國政府對於他們能否執行徵收所得稅的各項法規，實在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在中國報紙中，雖有外僑願自動遵守中國法令納稅的傳聞；可是在外僑方面，對此却已明白否認。這問題因爲牽涉到治外法權國際關係等等，實在太複雜了，自以經過特別審核後再開始實行爲善。

說到所得稅的起源，這原是近代的產物，所得稅制度之發生，實和近代工商業的突飛猛進和財富制度的大改舊觀有密切關係。原來在較舊的社會裏，政府徵稅是按土地等不動產來估計的。直到近代因爲工業的發達，專以地產來做徵稅的標準是不適用了。因爲在不動產之外，動產的地位日見重要，所以舊有的地產稅，就演變而成財產稅。後來更因爲個人的「所得」爲財富之主要來源，是評定稅額之最好標準，于是所得稅又取財產稅的地位而代之。

所得稅制度的發展，以歐洲大戰期中及戰後爲最迅速。到了現在，世界各先進國家，如英美諸邦，莫不以所得稅爲主要稅收。不過在實行徵收所得稅時，却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該國的行政組織，完善無疵，能夠澈底溝通政府和民間，而不致有所隱蔽。所得稅在理論上仍然是一種理想的良稅，實行起來，却需要特別審愼。

所得稅的徵收制度，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部分徵收制度（例如就工資，利息，地租等分別徵稅是），一類是普遍徵收制度。所謂普遍徵收制度，又有三種不同的方式如下：

（一）假定制：就是根據個人的消費額，來假定他的收入，然後規定所得稅額。採用這種制度的，常是組織較散漫，個人收入不易稽核的國家。

（二）綜合制：就是就個人各項收入，分別課稅，以其總和，為所得稅額。這種制度可算較為精密，可是比較繁複，現為法義等國所採用。

（三）單一制：這是美德等國所採用的制度，先由政府規定所得稅等級，然後以個人收入總數與之比附，而定稅額。

在上述三種稅制中，以單一制最為流行，因為牠較假定制為精確，較綜合制為簡單。

在目前中國的特殊情形之下，究竟應該採取那一種稅制，自應特別審慎。其中有一個中心原則，就是一面須力求稅制之簡單明白，一面須適合中國的特殊環境。著者對此問題，雖不欲下一肯定答案；私衷却以為「假定制」當較易推行於中國。

此外關于所得稅徵收機關的組織，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最近中央直接稅籌備處已在南京招考大學畢業生，加以訓練，俾他日出任徵收官吏，這自然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不過將來實行徵收所得稅時，却似乎得要看各省區的特殊情形如何，才能決定它的成效。（丹楓）

冀察消費稅

The Proposed Consumption Tax

The Peiping Chronicle Sept. 8.1936

冀察官方如真對走私貨物實行消費稅計劃，誠冒了嚴重的危險。他們應當很容易的明白，此項新稅僅係為走私貨物開方便之門，但是此稅使私貨成為合法的商品，在精神上將招致更多的貨物，一轉手間他們可以用同樣的漏稅方法輸入內地。此事一旦開始，沒有人可以知道什麼時候終止。沒有疑問這種辦法是破壞中國關稅的完整。有人說十二年前廣東的關稅及辛博森在天津辦理的關稅，都是割裂中國的關稅。這種事情實際完全不同。在上述兩種情形中，他們截留的關稅是將以關稅為担保的債務扣除後的關餘。但今日情形則不相類。對於徵收稅款如何用法並沒有表示，即令如此，新辦法仍然有兩重的不安。此舉破壞中國關稅的完整，且使絕對不合法的有組織的走私制度成為合法了。

官方對於此事發表的公報，向我們保証，稽察處的職權僅限於檢察業已輸入的貨物，故不與海關工作衝突，海關緝私工作，仍可照常施行，所以稽察處只是一種權宜辦法，並不徵收新稅。人們很願意知道，如果稽

察處不向私貨徵稅，僅僅施行檢察，目的何在？官方組織對於業已進口的私貨僅僅急於實行檢察而不徵稅，這是不易瞭解的。最近消息，聞對於此事稍有動搖，惟一滿意辦法，就是取消此舉，因爲無論現在的意向認爲只是一種權宜辦法，總是具有永久的危險的可能性。（季廉）

除去排日之根本原因

室伏高信著

日本讀賣新聞九月八日晚刊

成都事件，是近來最可痛的不祥事件。日方現在雖然還沒有得到此次事件發生原因的詳細報告，但是此次事件是中國民衆排日感情的表現，這一點是沒有疑議的。我們即就這一事件看來，可知中國民間排日感情之根深蒂固。

聽說日本政府，爲解決這次事件，將不用賠償及其他事務的方法，而要拔本塞源的，斷然出以排日根絕的方法。中日問題之解決，不是任何局部的問題，不是每個事件當時的處理問題，也不是以不足代表中國國民的地方軍閥漢奸流氓爲對象的問題。要在使排日之根絕。自然日本的近隣，即有以排斥日本爲主要目的之政府與國家，是與日本之存在不能兩立的。

不過要想排日之根絕，非先慎重的，冷靜的，公平的，研究排日之原因不可。中國的四萬萬民衆是甘願投入排日運動中去的嗎？是南京政府在煽動無知民衆嗎？或者是中國政府雖然在考慮中日關係而公佈了邦交敦睦令，但是黨部的熱狂家們在暗中煽動嗎？或者是中國的民衆亦有親日的感情，但是南京府政卻在用教育宣傳方法以養成助長民衆的排日感情嗎？還是南京政府較宋哲元殷汝耕猶無資格代表中國民衆？

依我們的記憶，中國之排外運動同時即爲民族主義，最初是以英國爲目標，即純然爲一種排英運動。後來終止了排英運動而代替以排日運動的，是在加藤高明提出二十一條以後。爲什麼二十一條以來中國即開始排日呢？我們澈底的要求中國根絕排日，但是同時爲中日兩大國民計，又非澈底的追求這排日的原因，而努力除去這原因不可。（子修）

三強的海軍競築

L. C. Spears著

Big Naval Powers Prepare to Build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6, 1936.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列強將否開始空前的大海軍競築？對於這個問題，列強政府現正紛紛的討論。照目前的情形看，它的答案唯有是肯定的了。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約定於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半失效，到那時候，列強可以按照他們的意願或能力，自由築艦。

預料這種競築是三角式的，英美日三強是其中關係的國家。英美的意旨如何，大致已由他們的政府明白宣佈，至於日本的海軍程序，卻仍諱莫如深。

競築的後面有兩大原因：一，歐亞局勢的紛擾；二，日本拒絕簽訂不均等的海約。日本對於一九二三年在華盛頓，和一九三〇年在倫敦簽定的

不對等的海約，是很爲憤怒的。

海軍競築開始的第一個明確指示，就是英國在海約失效以後，將要開築主力戰鬥艦二艘，這是一九二二年以來，英國第一次建築的主艦。這些艦隻的建築，是遵照一九三六年英美法三國海約的條款。該約中規定的唯一限制，就是戰艦和戰鬥巡洋艦的噸位，不得超過三萬五千噸，或是裝置十四英寸口徑以上的砲位。但是關於砲徑的規定，却附有一個但書，就是倘使日本不接受十四英寸徑的砲位，那末他們就可以採用十六英寸的口徑。

當英國艦隊確定增築第一線主艦二艘的時候，美國國會通過議案，允許海部於其他海約國家開始建築主艦的時候，可以爲美艦隊添築主力艦兩艘。現在美國海部從事設計建築此項艦隻，已有數月，這是公開的秘密，一俟美總統批准，此項建築，就可興工。

據現在所知道的，英國海軍的建築新程序，在兩艘主艦以外，還包括巡艦五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十餘艘，潛艇若干艘。

日本的程序未發表。據有一個消息，說日本在一月一日以後，將要建築幾隻主艦，他們的噸位比較一九三六年海約中規定的更重，砲位更大。據說她建築巡艦和驅逐艦的程序，也將要包括條約限度外的艦隻，并且聽說潛艇也要這樣辦。

本星期海軍情報部剛完成了三個圖表，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海約失效時三大海權國的海軍實力。據調查，屆時美國將有艦隻九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五噸，英國有一百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噸，日本有七十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噸。上述估計的數字中，包括超過艦齡的舊艦如下：美國三十三萬一千另八十五噸，英國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五十七噸，日本十四萬四千另九十二噸。

根據那個圖表，我們並且可以發現，美國在海約失效時新建艦隻的噸位，將遠超過英日兩國。美國艦隻在建築中的，總共有航空母艦三艘，五萬四千五百噸，重巡洋艦二艘，二萬噸，輕巡洋艦十艘，九萬噸，驅逐艦三十八艘，五萬九千八百噸；潛艇十七艘，二萬三千四百五十噸。

在條約滿期的時候，英國建築的新艦計有航空母艦一萬五千噸，輕巡艦十三艘，十萬另九千四百噸，驅逐艦十八艘，二萬四千四百噸，潛艇九艘，一萬另一百九十噸。

同時日本的新建艦隻有航空母艦二艘，二萬另五十噸，輕巡艦四艘，三萬四千噸，驅逐艦十六艘，二萬三千六百十七噸，潛艇七艘，九千五百噸。

上述的艦隻，全是按照一九三〇年海約規定而建築的。它並不包括海約失效後，各國將開始的大海軍競築程序。（懸樵）

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　M. E. Ravage著

The Blum Government-Second Phase

The Nation, Aug 8, 1936

自從「人民陣線」黨獲得勝利後，八週以來，一般人民對於牠，已經

深感失望。但從表面上看來，並沒有什麼，政府方面以最大的力量與迅速的手腕來從事重要的立法工作，雖然祗有這麼短短四十多天的時間，可是已有的成績，却較以前的政府爲優。不過，如果我們要從大衆的情感方面來說，那就大大不同。一般人民，尤其是擁護左派勝利的人，對於現政府都表示不滿。他們的意見，以爲政府雖然能够按照「人民陣線」的黨綱，逐條實行，但是忽略了固有的精神，所以他們的熱心，祗能安慰投票人的願望，而不能得到他們的信心。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里昂伯倫內閣，不是一個爲他們夢想而鬥爭的內閣，祗不過是約束他們的活動的一部制動的機器而已。

關於上面的批評，在大罷工時期，也可以找出相當的證明。政府偏袒工人，對於佔據工廠者，也不加追究。這些，一般人對於伯倫和他的同僚，並沒加以責難。因爲他們認爲政府對於工人表示好感，是一件自然的事，同時也有牠應負的責任。而且，他們要明瞭政府也有牠的恐懼，譬如可能的暴動，公共事業的停頓，饑荒，急進黨及中產階級的分裂，以及失去控制能力等等，所以政府不敢約束擁有大衆同情的工人組織，而不得不謹愼將事，在範圍以內行事。不過，他們所認爲失望的，新政府的所作所爲，處處都表現着躊躇和猶怯。譬如財長沃里奧爾 Vincent Auriol 的解決財政問題辦法和伯倫自己在日內瓦的態度，都是有預定的計劃，而且也很有着勇敢的氣氛；祗是到了實行的時候，就未免顯出遲緩與平凡，而致功敗垂成。

此外，一般人對於政府肅清敵黨工作的失敗，也嘖嘖有煩言。馬賽及巴黎已解散的團體，現在又抬起牠們的頭來，遊行暴動的事，差不多每天都有。雖然製革場已經脫離法國銀行的管轄，和 Guichard 不再指揮市區的警察，但是一般擁護「人民陣線」黨的人，却還不能有怨這「人民陣線」黨的政府。所以政府要想維持牠的地位的話，必需有革命的計劃，同時，也不必拘拘於憲法，祗要是應該做的事，就應該不顧一切的做去，這樣才可贏得人民的信心和敵黨的折服。

「人民陣線」黨已經有了兩個月的基礎，在各種事業上，也有相當的成就，所以牠的勇氣，不應該用在與人處處敵對，而應該用在保持自己的諾言，不干涉資本主義。換句話說，是馴伏一個猛獸，而不是去傷害他。法西斯所以能够勝利，就是採用這種方法。而且法西斯的勝利，對於法國現在的政權，雖然不是唯一的大危險，但至少也可以說是主要的一個。（陸恩）

如西班牙工人勝利

H.R.C. Greaves著

If the Spanish Workers Win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12,1936

佛朗哥將軍舉兵叛變，還不是地位權利的爭奪，而是兩個社會體系的決鬥。誰勝誰負，即使不關係西方的文明，至少對於歐局將有遠大的影響。現在我們看到西班牙的工人正在努力防護正在建設中的共和國，這共和

按着社會民治主義的計劃而行的。

佛朗哥將軍的目的是在建設起來軍事獨裁，他得到西班牙最富的工業巨子馬爾芝(Juan March)的央援。在保守的北方各省，教士們，一小部分的保皇黨，和富有的貴族們都加入叛軍。西王阿爾芳索第十三所遺留下的西班牙，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全不識字，學校多半在教會手裏，所謂教育只是盲目的接受教義和學習祈禱。一般農業工人每星期只賺工資一元。換句話說，西班牙一端是特權，另一端是愚昧和貧困，不過另外還有武裝的工業的無產階級。叛軍的目的就是想回到過去那種社會裏。

亞柴那的人民陣線政府頗有些成績，農業工資增加了，土地改革的結果，已有七萬多農民得到土地。此外若灌溉工程工廠立法，離婚法改革，婦女獲選舉權，肅清軍隊的腐敗，建立學校等，都是很可觀的。自二月大選至叛軍起事，西國政局的發展，以工團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活動為最可注意。他們合作的成功証實了聯合起來力量的偉大。現在他們是將政權交給左派共和黨，而共和黨政府不能不依賴他們的支持。（按：現時社會黨領袖卡巴萊洛已代吉羅任總理，共產黨員也參加內閣。）

左派所希望的西班牙是怎樣的呢？回答這問題，要看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的態度。他們的勢力大半在加泰隆尼亞，阿斯杜里亞，安達魯西亞諸省。此派導源於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他們和各地的軍事團體的個人主義，都主張由地方職業團體直接行動，爭取獨立。他們向來是不和他派合作的，自德與諸國法西斯主義勝利。共產黨又要求成立聯合陣線，對抗法西斯主義，他們的態度才有轉變。本年二月選舉時，他們也積極參加，在最近薩拉格撒會議中，並決議在全國各地設立地方蘇維埃，作未來蘇維埃西班牙的核心。

這種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致，自不消說，他們和社會主義派的意見政策都接近，却是很重要的。社會黨的領袖卡巴萊洛所主持的社會主義運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團體(即勞動聯合會)為基礎，但若不得其他左的派支持，獨力統治西班牙是很難的。卡巴萊洛主張由革命的左派以武力奪取政權，因而博得多數社會黨人的同情。

就全體來看，西班牙左派各黨在理論上是聯合起來了。雖然各派因背景的不同，不免發生個人間的衝突，但不足慮。雖然戰爭的結果不可預料，但如政府軍勝利，若距離實現蘇維埃西班牙的理想太遠，恐怕他們是不能滿意的。並且在這理想的背後，有一群武裝的工人，反對他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失敗，大規模的土地沒收和國有是可預料的。反德反義的感情必將增加。在外交方面，必結好法國，聯絡蘇俄，形成一個集團勢力，而英國在選擇德國和社會主義的困難，必更甚了。（率生）

美國共和黨競選的展望

Charles P. Stewart著

Can G.O.P. Survive a Serious Defeat?

The Shang'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Sept. 12, 1936

一般人咸認爲，在未來之美國大選中，倘共和黨之失敗一如一九三二年總統選舉及一九三四年國會選舉之情形，則共和黨勢必至於解散。此等預言非僅由民主黨中傳出，即共和黨中人亦作如是觀。

予昔已言之，今日之民主黨其情形正不殊於從前之共和黨。但若能在此次競選而能獲得勝利，則其令名自能保持，且能吸收共和黨中之激進份子如諾利斯（Senator G.W. Norris）及其他前進團體等。

反對新政派認爲彼等之失敗乃必然之事實，此後共和黨三字已不足自豪於人。然反對新政派則將存在。彼等或將更易新政派之名而團結一起。

然老派共和黨人對此種觀測並不樂聞。彼等希望以共和黨人終其身。彼等已另有組織，而彼等即自任首領。彼等深懼丟失地位，故拚死力以維持原來之共和黨。彼等打倒羅斯福使其不能重行當選之希望雖微，惟仍在企圖削去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當選時之優勢。

職是之故，彼等尤注意於國會方面之競爭。彼等不能控制參議院。在十一月間之參議院競選，民主黨縱全然失敗，彼等仍握絕對多數。然就事實論，共和黨所能獲得之席位，不過二至三之數。就樂觀論，彼等固希望九個議席也。

在衆議院方面，共和黨認爲情形確較樂觀。

共和黨對於衆院之比較樂觀者，乃基於彼等抱定觀念，以爲事態無論如何演化，絕對有利於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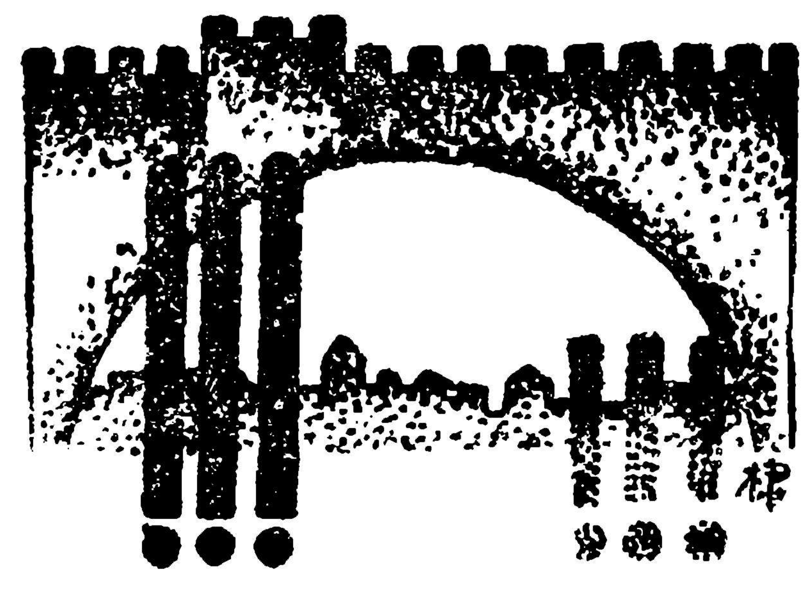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共和黨代表數爲二六八人，至一九三五年竟減至一〇二人。在四三五總額之中，此一〇二人勢力顯然十分貧弱。

在一九一三年時，共和黨亦曾有一二七人之最低額數。彼時一般咸謂已達到可怕之小限度。不意今日之情形，較彼時反覺不如。

今日尚有共和黨人，仍以爭取十一月間議會競選絕對多數爲目標。然此欵何容易！蓋以事實證之，在總統競選之年，當選總統之本人恒偕其絕對多數之與黨以就職。及夫總統到任二年以後，又時因議員反對彼之政策，而失卻其在議會之力量。特羅斯福之情形並不如此。在一九三二年彼已獲得絕對多數，至一九三四年勢力反更增加。由歷史之前例證之，今年彼仍有擴張勢力之可能。

設吾不幸而言中，則共和黨之命運將從此休矣。（西夷）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九月九日起至廿五年九月十五日止

成都事件，尚未有解決途徑，廣東北海又發生日人中野被害案，致形勢益見緊張。此種突發的偶然事件，雖日方有遠知卓見之知識界外交界，咸以為應平心處理，而軍部人員，似仍因襲誇大之故智。故川越大使方在京與張外長開始正式交涉之際，日海軍方面、頗多非必要之表示，致愈增兩國間之不安。現此案之調查工作，因翁照垣部之阻撓，進行甚為困難，成都事件，亦無新發展。桂局善後，日見進步，李白及黃旭初准十六日就新職，程潛黃紹雄已到桂監誓，同時李濟琛蔡廷楷已離桂，所部由李白清理，今後所應努力者，即在五路軍之如何編制，及桂省金融財政之如何整理而已。冀察經濟問題，因王克敏之消極，將告一段落，宋哲元雖有約李思浩或張弧繼任之意，恐短期內亦無人願嘗試也。西班牙政局，愈難樂觀，政府軍已漸力竭，馬德里幾成一孤城；叛軍聲勢日盛。德俄關係，因希忒拉最近之幾次演說，勢將愈趨惡化。國聯大會，最近即將開幕。關於國聯之充實問題雖已經多數國家之同意，勢亦難有顯著之成效可見；義國亞比西尼亞會員國問題未解決，擬不派代表參加。此外大會議題中與我國有關係者，一為我國要求充任半常任理事問題，此次大會或將有一具體決定。一為會員國擔付大會經費之重行支配問題。





中日正式談判開始

川越大使於十三日由滬晉京，十四日在使館召各參贊武官等商討中日交涉方針。十五日下午四時偕須磨，清水至外部訪張外長，張偕高宗武楊雲竹接見，談話至七時，川越始辭去，談話結果，除雙方發表相同之公告外，其餘一概守秘。另據清水語外報記者稱，此次會談，對北海事件未提及，十六日是否續談，亦尚未約定云。外部發言人稱：北海方面情勢，刁作謙頃有電到京報告，政府刻正竭力設法避免衝突云。

雙方發表談話內容

十五日午後四時日駐華大使川越偕秘書須磨，清水，到外部訪張部長，對於成都事件，喚起國民政府之注意，並詢國民政府對于此事之意見。張部長對此不幸事件之發生，表示遺憾，並將政府對於此事之前後處置，詳加說明，希望圓滿解決。旋雙方以成都事件為中心，對於中日兩國

間一般問題，交換意見，至六時半，日使始興辭而去。又據日方發表川越與張外交部部長之第一次會見，十五日在外交部部長室舉行，開始正式交涉。日本方面爲須磨書記官，清水翻譯官，中國方面爲高亞洲司長，及邵情報部課長等，日本駐華大使館當局發表會談內容如下：今日午後四時川越大使至外交部與張部長會見，參加人員日方爲須磨書記官，清水翻譯官，華方爲高亞洲司長，邵情報部課長，至六時半會見告終，待明日接洽後再行決定。

川越談交涉之方針

日使川越十五日晨十時，與中央社記者談話，由清水秘書翻譯。（記者問）大使來京之任務，是否單爲商談成都北海兩事，抑係連同一般中日問題均提出商談？（川越答）本人來京主要任務，係訪張外長，交涉成都事件，順便擬將一般中日問題提出一談。（問）關于商談成都事件，大使已奉到訓令，該項訓令內容，能否概括告知一二？（答）訓令內容未便奉告，請原諒。（問）大使來京之前，須磨秘書曾造謁我外交當局，是否對成都北海兩事作初步之交換意見？（答）然。（問）所謂中日一般問題，是否先從經濟提携談起？（答）是，因中日兩國關係之調整，經濟合作爲最要關鍵；余決努力促其實現，並望大家帮忙。（問）所謂經濟合作之範圍如何？（答）余所指是一般的。（問）成都北海兩事，日方看法如何？（答）日方認爲非偶然之事。（問）最近日本許多有名報紙，大都認爲成都北海兩不幸事件，爲偶然發生之事，希從速解決。同時有吉前任大使，亦著文暢論中日關係，希望偶然事件，迅速解決。貴國一般人士之意見如此，我國人民亦希望兩國能推誠相商，俾速解決此事，不知日外務省及大使對此事意見如何？（答）外交官之任務，爲促進兩國邦交；使國間之友誼，日益敦睦。余與他人抱同樣之希望。不欲使兩國間之任何事件惡化，而影響於兩國整個之關係。（問）大使在京是否預備與張外長多作數此談話？（答）今日午後之會見，係普通拜會，至會見次數，俟晤張外長再定，（問）大使是否在京候謁蔣院長？（答）如蔣院長返京，希望能一見。

李白黃呈報就新職

桂局和平，本週愈進步，李白已電中央呈報就任新職日期。程潛奉派監誓，與黃紹雄相偕赴南寧，對桂省之軍政財政各項善後，俱已有具體決定。李白十六日就職後，程即攜此方案赴粵進示，白崇禧仍謂將出洋考察，以爲將來效勞國家準備，近經各方慰留，或可望不致實現。

桂局和平解決經過

此次廣西當局，初因對中央有所誤會，致有躍兵抗日之舉動，終因中央對桂誠意愛惜，公私方面竭力疏解，中央之眞意桂方已有澈底了解，滿天陰霧，一旦掃清。十餘年來袍澤與共之人物，重獲携手同行，共負救亡圖存之艱鉅工作，全國人士均望團結久矣，此次兩廣統一於中央政令之下，整個的新中國當日進於發榮滋長之途。程潛居正朱培德三氏，以黨內元老，軍中宿將之資格，苦口疎導，劉爲章氏以桂軍幹部傳達意見於其間，故風雲雖惡而能俄頃一掃也。據劉氏談團結之經過云：白健生氏將於本月中旬就中央任命之新職，並來粵謁見蔣委員長，或即隨同入京供職，謂此次之團結，容易促成之故，緣於本有其團結之基礎。蓋中央軍與桂軍同爲北伐時期之袍澤，上級官非同學即私交甚厚，久共患難，何忍自相殘殺。且救國之志彼此相同，故公私關係之切近，均爲促成團結之基礎。形式上之表現，不足動搖此強固之基礎也。蔣委員長到粵，本人適因他事在此，即被召往謁，指示中央切望團結和平之意，囑返桂轉達，「他們有什麼要求都可以，叫我吃虧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虧，就是對國民失點信用也沒有什麼，他們吃不起虧，爲他們政治生命，不能叫他們吃虧。」本人於二中全會時曾在京，知中央對國事努力之眞象，故此返桂對各長官

懇切進言。桂一方自始即無遷行其志之意，所以有此波折，緣於中央忽變更全會決議，致起憂疑，一經解釋，自渙然冰消矣。桂省本來所努力者，在充實救國力量，練兵教民，日不暇給，官民皆知以國家爲重，現有兵十七師，民國遍於全省，皆有武裝，自信於國家不無貢獻也。

王克敏態度突消極

王克敏此次再度北上，對華北經濟問題，本有一試之意，乃因到大連後，日關東軍方面既表示反對，抵津後，又備受內外之窘迫，致不得不出於一辭。宋哲元於十日到津，即派張自忠訪王詳談，王當表示願辭職南下，自即日起杜門謝客，並將冀察經委會主席之聘書退回。宋已不再慰留，傳將就李思浩張弧二人中擇一繼任。王定月底南下，宣傳數月之華北經濟開發問題，至此乃告一段落矣。

張自忠談 晤王經過

張自忠發表某於十二日晨十一時代表宋哲元與王克敏晤面談話經過如下：兄弟代表宋委員長來見王先生，並代致候，本人亦表敬意。原來王先生北來之動機，本爲宋委員長電邀；因宋委員長爲人只知有公，不知有私：平日對王先生政績，表示欽敬。聞王先生惠然肯來，大家都非常歡迎，經過兩個月之久，始盼到王先生蒞平，王先生到平與宋委員長晤面時，宋委員長對王先生表示非常懇切，期望之殷，于此可見。嗣因王先生尚有私事待理，仍回南宋委員長極盼王先生早日北來，共負國家委託之重，當時王先生亦欣然樂許，此次北來，宋委員長之意，仍是懇切歡迎，本人曾問，「王先生近來多方奔走，極盡賢勞，但不知王先生近來意旨如何？王先生到處所談之話，想是個人意見，不知有無具體辦法？」王答：「一切均無具體辦法，個人表示願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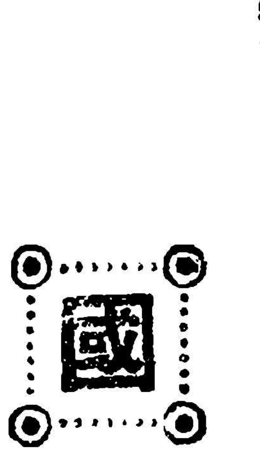
王氏申述 消極原因

王氏十一日對人談話云，上月中旬，曾接宋委員長函召來津，欲歸未果。旋於上月二十三日又接宋氏電召，余當覆電，擬即北來，適晤外交部長張岳軍氏及蔣委員長，對於宋召北來，表示贊同。故余乃即離滬。關於華北經濟問題，未聞中央有何意見，既無所謂原則，更無任何具體方案。余上次北上晤田代時，曾徵詢彼方對於經濟開發具體意見，而彼方則要求我方先示具體意見；對於我方要求不肯首先表示，如此互相要求，終無結果。最後田代表示可先略表意見，惟須再候幾日，當派員赴滬面談，約定後分手，余即回滬。但余在滬直候至今，田代亦未派人前往談何意見。此次到津，日前晤田代時，余即根據前言，徵詢彼方意見，詎仍要求我方先示意見，依舊彼此推諉，竟成僵局狀態，最後田代表示謂余下車不妨稍事休息，一俟宋委員長到津，可先詢彼意見如何，再爲商討等語，仍無結果而散。就現在情勢言之，關於華北經濟開發問題，解鈴繫鈴，似仍由日方先示意見及希望範疇爲是；俾我方就彼範圍，由中央斟酌可否，再定辦法。余在大連時，與滿鐵總裁松岡會晤，不過普通酬酢；滿鐵與華北經濟問題有關係，但在辦法未定前，彼似亦未便表示意見。關東軍方面因與華北完全無關，故無何接洽。至於日領事館方面，僅十日下午永井領事來訪晤談，祇係寒暄，彼去後晚間曾來電話，約十一日下午三時，前任代理總領田尻氏前來會晤。余自七月十三日奉到委任後，迄今將近兩月，對於經濟問題無所進行，殊深抱歉。照此情形，即使余就任經委會主席，亦不過如此，與其就任而不能進行，勿寧辭職以免將來遺誤，致使各方失望之爲愈也。故余晤宋時，決將委任退還，以便暫時休養。日前有所謂民衆代表向余提出之書面質問三條，已均逐項用書面答覆，交由張局長轉達。對第一條所問對華北外交經濟有何辦法一節，此事由宋委員長主持，即使本人擔當經濟工作，亦不過聽其指揮，不能獨自主張。至於第二條問余此

次北來有何使命一節，僅係奉宋委員長之電召前來，無何使命，第三條問余此次北來是否搬運現洋，查現洋爲各銀行之準備金，向均保存於各行準備庫內，每月均有稽考，本人何能移動，況現洋綦重，決非輕易移動之物，以後即請隨時稽查可也。

蕭賀各股侵擾隴南

西川蕭賀徐毛等殘匪，此次傾巢北犯，雖均係主力，但以跋涉數千里，精力極爲疲憊，故我軍屢獲勝利。現隴南被匪侵擾者，僅岷漳臨潭隴西渭源等五六縣。各縣重要城寨，仍牢由我軍防守，進擾臨洮之匪被我軍擊潰後，亦不敢再犯，足證匪之侵擾北犯，後方之顧慮仍多。據西北剿匪總部參謀長於星期一（七日）紀念週中報告：略謂「川康殘匪傾巢北犯，企圖與毛　等合股，人數共約七萬之衆；但陝甘寧青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匪徒嘯聚愈衆，則衣食愈感缺乏，聯絡亦愈感困難。況地多平原，匪無所匿，只要我們能堅守城寨，一面派部隊截擊清剿；不難將匪全部消滅，這是件可以樂觀的事，但亦是應該注意的事」云云。於此，可知匪之內部亦有甚大之困難，現我軍已開始向匪進剿，使匪無休息之機會，自易收效。據聞，我軍事當局以匪已集聚一隅，正宜趁此機會作一網打盡之謀。故仍沿用在贛剿匪時之四面包圍進剿。現各軍已先後入甘協剿，四川××軍已跟蹤北上，到達××，青海軍隊集中×××，亦將由該處向××出動，對匪包圍之計劃，已大致完成，所以匪人數雖多，亦不難於短期內殲滅。至於在陝甘寧邊區被國軍包圍之殘匪，現以川匪北上，有乘機突圍西竄之企圖，最近毛匪澤東曾親率其主力向海原竄擾，均經我軍擊退。據聞毛匪以被圍日久，內部將生變化，故極欲於最近期內與蕭賀徐向前晤面，以解決目前之危機，但實際上匪之此種企圖，絕無實現之可能。





西亂妥協殆已絕望

西班牙亂事，已至最後關頭，叛軍聲勢日盛，桑西拔斯天既被攻克，復進而三面圍攻馬德里，各要隘均被佔領，政府軍顯已支持困難，因此妥協問題，已完全停頓，國際間調解會議，十四日在英開幕，對禁運軍火辦法，已有初步決定。

叛軍已圍攻馬德里

在過去數日中，叛軍已佔據新要隘數處；頃正準備由三方面向馬德里取大攻勢，一俟進攻之縱隊準備完竣，即將開始。第一縱隊將在距首都東四十哩而稍偏北之瓜達拉迦那地方發動，第二縱隊將由北部瓜達拉瑪山推進；自內戰發生後，雙方即在該地交綏，迭進迭退，現仍在相持中。第三縱隊則將在由太哈維那至馬德里之間沿西之大道上二十五哩中之瑪克達地方前撲，該地於最近發生戰事，志在會師進攻首都者，現已使官軍大遭挫衂。據稱三縱隊內有正規軍客籍軍及義勇軍等，用鎗刺與大刀奮命肉搏數小時後，已包圍瑪克達之官軍而痛創之。聞現有大批援軍自馬德里馳往該地，以鞏固官軍之陣線，但叛軍方面似攜有重砲隊，子彈充足，且有飛機爲助，據塞維爾無線電台宣稱，當叛軍空襲馬德里之際，曾擊中官軍之軍營，營中之民團一百五十人，皆遭非命。桑西拔斯天城於十三日晚陷落，叛軍係於十二日晚午夜左右以正規軍爲先導，先行佔領城內房屋數所，旋即發生巷戰，街上槍聲不絕。迨至十三日晨二時，叛軍始逐漸前進，倏忽間城中心柯爾陳爾區繁盛市廛及城垣四週若干房屋，同時失火，頓即火光燭天，不可嚮邇。是蓋無政府黨在全城各處投擲燃燒彈，以實行恐嚇

手段也，是時猶有巴斯克民族黨黨員若干人站立街頭，以冀保全城市，毋任燬爛，並向無政府黨施行攻擊，叛軍所屬摩洛哥正規軍，即在此際奪獲全城云。

國際間仍進行調解

據外國方面消息稱，馬德里政府與叛軍間日內或當成立協定，規定休戰十五天，叛軍政府已切實加以否認。某要員並發表談話稱，「此項消息，不僅虛僞，且屬惡劣。其用意乃在使人相信國民軍可與馬德里政府相接洽，實則此次戰事，非俟國民軍完全獲勝，或馬德里政府無條件投降之後，決不能予以終止也」云。

不干涉西班牙內戰之各國政府，連日在倫敦均有對實施不干涉協定所取禁止軍火運往西班牙之計劃報告送到倫敦，現望關於不干涉協定之國際委員會集議時，可以此項步驟之完備紀錄提會備考。阿根廷，英，義，法，日，比，荷蘭，委內瑞拉各國駐西班牙使節，十四日在舉行會議，西國前駐德大使卡斯德雜會代表該國政府，並邀請外交團重返馬德里城，略謂「君等所負任務，當在敝國京城執行之」云，關係各國大使，茲定於下星期三日舉行會議，以便將各該國政府對于馬德里政府此種交涉所提出之復文，相互參酌。

國聯大會即將開幕

國聯行政院定本月十八日開會，國聯常年大會則于本月二十一日開會。本屆行政院會議主席係由智利駐義大使里伐斯華昆那担任，已于十三日到日內瓦。至本屆大會主席，似將由阿根廷外長賴瑪斯担任。至于義大利，至少在行政院會議開始時，決不派代表參加。此次大會將選舉行政院理事若干席，行政院現有理事十四席，茲國行政院提議特爲中國增設準常任理事一席，如是則以後行政院當有理事十五席，其中阿根廷，澳洲，丹麥三席任期屆滿，當由本屆大會舉行選舉。至於本屆大會議程，將以關于經濟財政之問題爲主。又國聯大會向設七委員會，即(一)法理規章委員會。(二)經濟財政委員會。(三)軍縮委員會。(四)預算委員會。(五社會問題委員會。(六)政治問題委員會。(七)議程委員會。惟第三委員會即軍縮委員會，則因在軍縮會議開會時期內，暫行停止組織，已歷數載，本屆大會大約將予以恢復，蓋所以表示國聯維持和平之決心也。

小協約常設會開會

小協商各國常設政治會議業已十三日開會，須俟明晚閉會後始發表公報。但小協商各國，對於本年五月間常設政治會議，（在南斯拉夫京城開會）暨六月間三國元首會議，（在羅馬尼亞京城開會）所通過決議案，尤其是關于國際條約磋商事宜，必須協商各國，會同辦理一項原則，定當重言以申明之。此際政界人士所特別重視者，厥爲南斯拉夫國務總理兼外長斯多雅第諾維區與羅馬尼亞總理達泰萊斯哥近所成立之協定，規定羅馬尼亞應以所產煤油一部份售予南斯拉夫，俾南國用以完成國防計劃。此會負責方面，則謂小協商三國咸欲充實國聯盟約之力量，並鞏固區域安全條約之內容，其遇有違反國際條約之情事發生時，所當採取之應付辦法，亦經縝密加以考慮。此外捷克國總理霍德柴，十三日會與南國總理兼外長斯多雅第諾維區，羅國外長恩多奈斯哥，在會外進行談話，討論多瑙河流域問題。

德國社黨大會開幕

德國社黨大會於九日在紐倫堡舉行，迄十四日閉幕，會中希忒拉曾屢作反共演講，致引起歐局之頗爲不安，英法各國深恐德俄關係將愈趨緊張。又希忒拉對文化政策及要求收回殖民地等，均有强硬演說。

希忒拉又作獅子吼

十二日晚希忒拉氏在齊柏林飛行場中發表演講，對於猶太民族及布爾希維克主義又作猛烈之攻擊。希氏之言曰：「彼等如有企圖進攻吾人

之時，則德國之旗幟，必將高懸空際，而使彼等明瞭吾人之能力。吾人不信猶太民族及布爾希維克主義，再有在德國得勢或將共產遺毒輸入德國之機會。吾德人企望和平，已頗悠久；此後將依照吾人自已之志願，從事工作，幷措置吾人之生活，決不與布爾希維克主戰之猶太人相類似也」云。一般人本皆期待希氏對於德國之外交政策，有重要之宣言。故由德國各地赶來之民衆，總計不下二十五萬人。不料希氏竟以上述大失衆望之演說代之也。希氏演說完畢後，此「動人之儀式」，遂告結束。當希氏正在演說之際，有陸軍探照燈數十具，皆集中其光線於天空之一點上，數十縷燈光，籠罩於此方圓一哩之廣場，蔚爲奇觀。希氏於其演說之中，又稱「吾人有一事懇求上帝，請勿令吾輩之後裔，遭受吾人今日所受之經驗，無人將信吾人之行動有泯滅之一日，蓋自有後輩之青年，步吾人之後塵，吾人只靜觀將來之發展可也。吾人必須處處審愼，余個人頗覺鎮定及自信，預料今日之德意志，不過經歷其青年時代之初期，將於此後數百年中，逐漸滋長不已。吾人須按照正理做去，並盡吾人之責任，上帝將決不我棄也」。

德要求收回殖民地

希忒拉於大會閉幕演詞中，曾述及德國將要求收回殖民地，其詳細內容如下。希氏陳述德國要求殖民地之理由，不外二端，即（一）德國經濟之貧乏。（二）爲羅致國家生存所必需之原料品起見，有要求殖民地之必要。此外並說明德國所以必須將其所產物品低價求售，亦無非欲藉此吸到外幣，以購入德國工業所必需之進口品云。希氏首稱「猶太布爾希維克黨人以貧窮爲理由，鼓動世界革命，欲焚燒毀滅人類文化而後快。反之，德國則以和平奮鬬謀解決國內貧乏，抑其他國家每一人口平均佔有之土地，十五倍二十倍于德國，其尙得謂爲貧乏乎？其他國家，在其國境內大多擁有豐富之原料品及耕地，尙得謂爲經濟困難乎？此在德國，則平均每一百三十六人，方佔有一方公里之土地，德國人民雖憑恃其天才毅力，對於境內土地，盡其最大限度之利用，然欲謀糧食之自給自足，終不可得，德國既因缺乏糧食，而有待于外來之供給，則自不得不盡量輸出工業品，以求抵償，德國各項輸入品，均屬不可短少，而尤以糧食爲甚。因此德國自不能不謀工業品之輸出，雖削低價格，甚至不顧血本，亦有所不愉矣。」希氏繼引英國某政治家發表之言論，謂德儘可不必購入原料品，故無要求殖民地之必要云。希氏謂此語頗與法后瑪麗安東納德之妙論相類似，昔巴黎人民要求麵包，法后答之曰，「汝等既無麵包，奚不食酥餅。」該英人之意，其欲德人捨麵包而啖酥餅乎？且德國倘不遭戰後十五年之屈辱，世人倘許戰後之德國，保有其在國外之投資與殖民地，則德國經濟，亦斷不至窘迫如此，今者德國國內經濟，業已欣欣向榮，德國失業人數，已自六百五十萬減至僅餘一百萬，至目前爲止，任何他國，均無此種美滿之成績，然則德國有管理殖民地之能力，此非其明證乎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九月九日起
至廿五年九月十五日止

九月九日　星期三

△冀察稽查處開征消費稅
△馮銳槍決
△北海日僑中野遇害
△黃水上游續漲
△希忒拉發宣言公布經濟計劃

九月十日　星期四

△李白電居程決接受新命
△鄧世增劉侯章飛南寧
△宋哲元到津晤王克敏
△日艦嵯峨號開往北海
△南京宣佈解嚴
△法內閣轉危爲安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五

△李宗仁等電呈中央報告就職日期
△立法院通過市縣自治法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實保護外僑

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

△桂軍整理辦法決定
△王克敏杜門謝客
△蔣廷黻飛青晤顏惠慶
△希忒拉再作反共演說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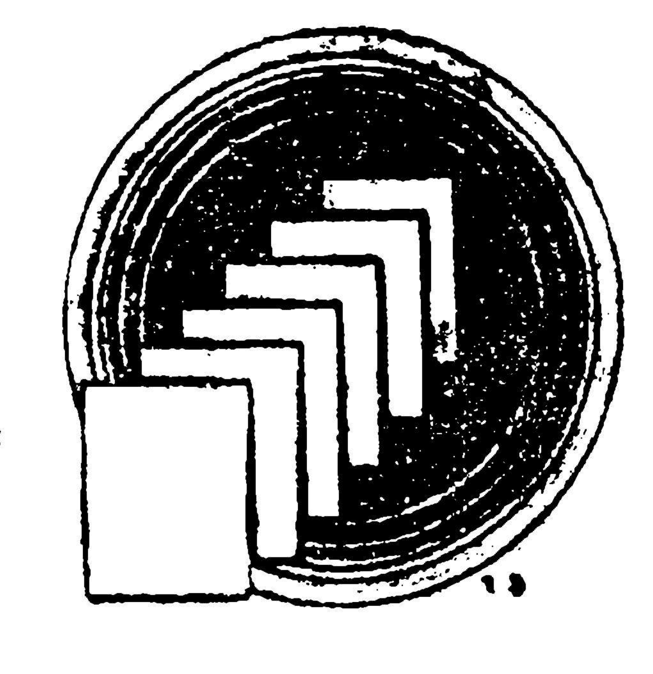
△程潛黃紹雄飛桂
△新任英大使許閣森抵滬
△川越由滬到京
△徐紹楨逝世
△黃花崗一部塌陷
△李靑選奉命赴平
△西叛軍包圍首都
△小協約國在捷克會議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一

△川越在京商中日國交調整
△何鍵由粵返湘
△粵漢通車在易家灣出軌
△朱培德抵滬
△德國社黨大會閉幕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中日交涉開始
△北海事件漸嚴重
△李濟深蔡廷楷離桂
△農本局推孔祥熙任理事長



論評選輯

中央地方關係之調整

近據廣州消息，粵省幣制財政，已在積極整理之中，一切庶政亦已依軍民分治之原則，分策改進。廣西方面則李宗仁黃旭初十六日即可就職，軍政財政等亦將進行清釐改造。就現狀推斷，中國政治的統一，至少不久可望辦到，吾人甚望利用時機，一鼓作氣，由此進而圖謀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全面的調整，使國家建設入一新階段，則尤長治久安之至計也。

按中國政制上集權分權，久爲懸案。孫中山先生雖主張均權，而具體辦法，仍付闕如。近年自訓政約法以至法院新訂之憲法草案，對於此點，亦均無明白規定。兩粵與中央對峙之際，均權問題，曾成論爭標的。實則所說多雜有感情利害之見，不必便爲確論，蓋無論如何主張均權或分權，斷不能地方把持軍權，自主外交，無論如何實施集權，亦斷不能僅顧中央而使地方無以爲養；抑集權與統一，意義各別，而分權均權之與割據獨立，其情態亦復有異。且過去往往誤集權爲集事與集錢，以致在中央每喜綜攬地方事務，勞而無功，在地方則束縛馳驟，苦無適應環境之自由；甚且集全國之金錢，供中央之浪費，如民國三四年間北京政府時代之往事，尤爲國民之所痛心。現在兩粵統一，政府一面固應收回軍政軍令統帥之大權，統籌外交幣制諸政策之運用，一面則應與兩省省政當局，開誠協商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將分權均權之程度範圍，具體約定，尤須就政治命脈之財政問題，澈底解決，爲地方建設，多留餘地，在過渡期間，寧可令中央受累，不宜使地方過感苦痛，轉碍精神之統一。此等事實問題，目前即應商決，今後更須體驗，中央地方果能推誠相與，熱心試辦，則短期內，即可得著結果，以爲將來加入憲法規定之寶貴的參考，甚望中央與兩粵各關係方面當局努力圖之也。

抑吾人以爲國家是整個的，中央與地方不特不宜形成對峙，更不宜如秦越之痛癢無關，即地方與地方間亦應休戚相共，榮瘁均衡。從前政府對於貧瘠邊遠省分，年助協餉，決不漠視。近年國家多事，庫藏竭蹶；政府迫於財政，無力顧及邊區，而歷年來政界積習，對人重於對事，中央每因羈縻反側，過事優容，富庶之地，或明補助，貧瘠邊省，轉令向隅，其弊至於地方愈重要，愈無人注意，疆吏愈恭順，愈無法盡職，愛國之彥，痛心久矣。即如西北開發，久已高唱入雲，而陝甘奇窮，實際一籌莫展。近月甘省匪禍，又復大熾，而隴南入夏以來，始則地震成災，繼則淫雨造劫，山洪暴發，河堤崩潰，田園沖毀，房舍坍塌，災情之重，十年難復，重以匪患，更何以堪？然政府至日前始定月助甘省四十萬元之議，抑何遲也?!更如綏遠，地方之窮過於他省，處境之危則全國無兩，然亦迄不聞拜中樞協助之惠也。吾人以爲政府今日亟應統籌調整，凡邊遠地方，需要助補

者，務即盡力所能，調劑盈虛，陝甘寧綏，概宜兼顧，如此庶可收茲腹心手足之效。最後吾人尤有言者，近來地方自治，重見提倡，保甲制度，推行正力，實則此中成敗關鍵，純在經費之有無豐嗇，故財政分配，不但中央與各省應籌適當之解決，省縣之間，並宜通盤規畫，面面顧到，然後國家善政，始可深入民間，人得實惠，此又財政關係上急需調整之一端，願並以喚起內外負責當局之注意也。

（錄九月廿四日津沽大公報）

桂局解決與全國團結

廣西問題圓滿解決以後，黨內糾紛之因素，已爲消除，今後當進而謀徹底全國團結之道。關於此點，政府國民，必須共同努力，互信共諒，蓋國家嚴重情形，最近又陷於不可測之勢，救國愛國，已到最後關頭，若再蹉跎，機會或將不容再有，此國人所應認清者也。

吾人回溯九年來國難進展之過程，在在與國內政情有關，故欲求防杜國難之加劇，即應莫測變端，首在安定政局，尤須上下一致，不但軍政黨各方人與人間之軋轢，應當一掃而空，共立於統一的中央與整個的政策之下，力圖振奮，更應溝通黨內外意志，集中全國人士之聰明才力，從事救國事業，一絲不紊，鍥而不舍，則成效必有可觀。此際政府當局，固屬責無旁貸，民間同力亦負重大責任。吾人鑒於廣西問題之終能善了，確信精誠所至，無事不可有爲。因是更信政府既有救國之誠，則推其赤心以與國民相見，縱一時不能得普遍的諒解，結局必能獲多數之同情；抑事關國家大局，亦非如此不能策政策之進行，求主張之貫徹。且政府對黨內反對分子，既能充分忍耐，求其釋然，則對一般熱心愛國純眞誠摯之民衆，又有何不可竭誠解說委曲共諒之理？其在國民方面，果能關懷國事，焦慮前途，不舍對人對黨之見，則推其赤心以與政府交接，自能發見當局之誠意而得心心相印之效，是則以往過乎程度之懷疑，不明事實之反對，不甚必要之衝突，自耗國力之對立，勾心鬥角之破壞，皆應根本解消，無猜無疑，然後始能眞正集中全國人士聰明才力，應付國難，張弛進退，一本中央整個計劃，爲最有效率之運用。此爲今後政府國民兩應努力之一點。政府負責較重，尤應顯著表示寬大態度，仁恕政策，與民更始，以求國民之信任與擁護。其方法應如下列：(一)實行特赦政治犯；苟非有危害國家之實際事實，應從寬典，以期一新政象，化導祥和。(二)緩和言論集會結社之禁令，表現全國精神上之融和，而不必純賴政治力量，統制國民思想。(三)國家內外國策，在可能範圍內，隨時用種種方法向社會各界有力分子講述，若有誤會，隨時隨事，糾正解釋。(四)對教育界尤應保持密切聯絡，至少應令校長教授等得知時事眞象，明瞭政策輪廓，俾可向焦慮國事煩悶時局之青年解說訓告。以上四點，皆爲政府當局應盡之責。至國民方面亦有責任，第一須知『人之愛國，誰不如我。』政府總攬內外全局，權衡利害，至少較局外者認識明白，苟非別具心肝，何至甘於害國？是故國民對於當軸，不宜動以不肖之心相向。第二須知政府中人，固亦來自社會，不必爲全智全能之神，國民對之，必具相諒相愛之意，獻可替否，祇須出以善意，當軸者當無不能容納之理，若自始即以惡意判斷，故爲吹求，則在下者先乏誠意，如何能獨責在上者不肯從善？吾人以爲上下相與之際，如能彼此推誠，互信共諒，則精誠團結，於茲實現，以此建國，必可成功，以此禦侮，誰其能抗？現在外交方面，支節叢生，危機迫切，時乎不待，幸而桂局解決，內爭一掃，竊望中樞當軸，奮其毅力，領導全國國民，更進一步，各出赤誠，實現眞正團結，吾人不勝企禱之至！

（錄九月十一日津沽大公報）

走私與設立稽查處

近頃冀察當局有擬設稽查處，以查驗走私貨物之說，聞者惶駭，議論沸騰，工商兩界，以切身利害所關，力持反對尤烈。冀察政會之一切措施，夙為國人體諒於悲憤之情緒之下，獨於今茲稽查處之擬議，則輿情軒然，是無他，所關於國家行政，與經濟基礎者，至深且鉅故耳！

考走私一事，原屬國際貿易之變態，性質醜劣，世界側目；徒以背景複雜，未能遽收緝遏之效，顧是非所在，譏彈徧於寰宇，非任何辭令所得詭辯諱飾也。中央政府對此問題，籌畫既煞費苦心，實行又惟力是視；全國各界，於協緝防止，亦不遺餘力；蓋朝野所期，要在根本消滅此事態而已。自經力遏華中華南已着着奏效，私貨已有滯銷之徵象，奸商痛感折本而裹足，誠使假以時日，上下通力合作，則此摧毀國本之走私事件，當有根除希望。平津為私貨集散之淵藪，冀察當局對於緝私責任，肩負尤重，各方期待之者，亦至為殷切；乃於若此情勢之下，遽有稽查處之設立，既云查驗放行，是無形間為私貨加一重保障，充其客觀之影響，必有破壞國家行政完整之後果，而使國產商品被擯於市場，走私貨物充斥於國內，夫以冀察當局之明達，其亦熟察此中利害關係，廢然知返乎！

古諺有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國家處境之困難，至今日而已極，地方官吏，自必力戒希圖近利，庶免國家增加困難，而授人以漁利機會。彼或以為走私乃公開之事實，茲加查驗收費，一面則限制私貨之自由銷售，於地方有益；一面則收費便成利藪，而於中央無所損害，此蔽辭也。夫國家度支大計，自有常規，非地方當局所得擅加損益，矧此事與關政統一，頗有抵觸耶。側聞冀察當局對於此事之解釋，一則曰：僅限於業經上陸之私貨限制其自由銷售，與『海關緝私，並無衝突，一俟緝私有妥善辦法，私貨無從上陸，則該處自無存在之必要』；再則曰：『此舉係應商人請求，為體恤民艱，維持市面計，故權宜辦理』；然既屬私貨，即無分於陸上海上，未可以其業經上陸，遽開方便之門，予以放行之便；況以實際情勢言，緝私辦法，以陸上為較有效，今若設處收費，查驗放行，是陸上緝私，已被破壞，整個緝私組織，失其作用，則數月來政府國民所殫精竭慮，通力合作以拒私者，殆將盡成泡影矣；冀察當局其審念及此乎？抑尤有進者：冀察當局果能真誠緝私矣，則轄境之內，儘可加派軍警，協助海關行政人員，通力合作；權力所及，收效必宏，何必另設機關，獨樹系統，使海關所認為私貨，絕對禁止銷售者，轉能另獲保障，銷行各地，以此而欲求『緝私有妥善辦法，』其可得乎？至謂商人因訂運私貨，無法銷售，以致積壓資本，賠累堪虞者，是更不能成為設立稽查處之理由。蓋奸商不恤國本，販運私貨，自國家法律言，實應明正典刑，以警姦頑；自人情言，傾全國人民經濟命脈，供少數人之牟利，是為同胞賊蠹，死有餘辜，若再從而矜恤之，是實何殊於鼓舞獎進耶？

冀察當局，年來處是非之境，當交涉之衝，支撐危局，苦心肆應，其謀國也忠，負責也勇，久為國人所同情，凡百措施，咸以不得已諒之，以非私利諒之，若今之設置稽查處者，事非不得已，而若干宵小藉辭牟利之跡則尤不可掩也；幡然改圖，斷然中止，是有待冀察當局之大智大勇矣。

（錄九月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

今後國貨出路與南洋貿易

年來海外市場之零落，國內經濟之凋敝，各國為保持自身之穩固計，大多高築關稅壁壘，以嚴屆外貨之侵入；國產推銷，遍地荊棘，唯一出路，厥在南洋。良以南洋人口有一億二千餘萬之多，得天既厚，蓄積甚豐，不景氣雖遍全球，購買力尚能維持。而僑胞之久居南洋者，根深蒂固，於其日常生活之需要，如能充分供給以國貨，自必樂於購用。且僑胞人數亦

達千萬以上，愛護祖國，人同此心，其與國內實業界切實合作，從事市場之競爭，固屬優爲之事。則國貨工廠負供給產品之責於內，而南洋僑胞盡介紹之任於外，聲應氣求，內外聯繫，國貨在南洋市場，未始無良好之出路也。最近暹羅考察團歸國，吾嘗訪問凌林兩團長與王君志萍等數度談話之所得，並接國貨界組織之南洋商業考察團自馬尼剌，泗水，吧城來函，備悉南洋貿易之現況，與國貨銷路之今昔消長情形，用先述其概略如次：

(一)貨品質地窳劣，或前後不一，或式樣陳舊，或尺寸參差，不合南洋當地人士之口味。(二)國貨價值，較諸日本商品以運費捐稅之高過數倍，以致成本加高，不易銷售。(三)缺乏信用，不能準期交貨，致供求不易平衡。(四)不能多配花色，充分準備貨品，致當地商人一旦需要時，無以爲應。(五)南洋各地尤其是暹羅之海關，對於華貨估價太高，往往原值半元之品，而估價竟倍之者，如未締商約之暹羅，則以無外交官與商務官之駐外，並呼籲交涉而無之。(六)無直接之商輪，祇有託庇外商，聽其發落，運費既貴，又復脫期，如日本貨每件運費僅三元，華貨率須超過三四倍以上。(七)缺乏陳列與展覽之機會，不能廣事宣傳，引起當地人士之注意。此次國貨在南洋馬尼剌泗水吧城各地展覽，每日參觀者達七八千人，詫爲國貨出品上向所未有之成績。(八)推銷商與製造商，無密切之聯絡，廠商不予推銷商以優厚之利益，轉譏其推銷不力，推銷商不能爲廠商用極大之助力，轉詆其貨品之不良。(九)各地商人眼光短淺，不　深入民間，得到當地人之信仰，藉知當地人對於貨品之觀念。(十)廠商不能利用廣告等宣傳方法，爲長時間繼續不斷之努力。(十一)尙少國人經營之銀行，以致金融之權，操之於人，不僅押匯不便，且匯水貼現承兌等均感不利，金融上不易得到獨立之地位。此次考察團所至各地，如馬尼剌，泗水，吧達維亞，新加坡，西貢，曼谷等華僑，熱烈歡迎，見及國貨[illegible]步之速，實不絕口，樂於購用，並願負責推銷，舉行展覽會時，轟動全市，觀者塞途，足證信南洋各埠確爲國貨之極大之出路。已往國人漠視冷待，不加注意，是華僑未負祖國，祖國人士有負僑胞久矣。彼日人挾其政治，經濟，外交種種優勢，經營其所謂南進政策，以人口僅及華僑千分之三．四，終能以政治力量之伸張，經濟力量之雄厚，奪我華僑固有之地位而代之，試一檢其最近對南之貿易，輸出年達二億二百六十萬元，占總輸出額百分之九．七，輸入達一億八千一百十一萬元，占總輸入額百分之七．三，日人南進政策之成就如彼，我國南洋貿易之失敗如此。我國今日國貨之出品，屬於輕工業爲多，銷售歐美，談不到此，證之已往之經驗，國外貿易之較有希望者，舍南洋末由。故今後國貨之出路，非以全副精神與全副力量，注意於南洋方面，無他辦法。爰就所見，略陳此後國貨界應趨之途徑：第一貨品之應標準化，所有日常用品，均應有一定之式樣，重量，尺寸，不可稍有出入，與原樣不符，或偷工減料，粗製濫造，失卻南洋人士之信仰。第二應就南洋方面易銷之貨品，充分準備，設立倉庫，隨時供應；凡接受之定單，更應按期交貨，不使失信。第三於推銷方面，應不惜費用，多予商人以優厚之利益，其利益之給與，以銷貨之多寡，用按級遞增辦法，以資鼓勵。第四應不時派員攜帶新出品及動人之廣告，往南洋分區展覽，或設陳列所，作盛大之宣傳。第五國人在南洋經營之銀行，除華僑銀行及中國銀行新辦之新加坡分行外，此外各地，自應次第設立，以予　內廠商與當地僑胞以種種便利。第六國內廠商，應與僑胞密切合作，組織聯繫之經濟機構，如美國之輸出協會，英國之工業同盟會等，隨時與僑胞呼應聯絡，以負供應貨物之責任。再進一步，可以南洋之土產原料輸入中國，而以中國之輕工業貨物輸出之，根據以物易物之原則，增加南洋貿易　數量，聞南洋商業考察團，最近已與馬尼剌商界領袖，商定兩地各設國貨推銷部，凡國內外推廣與供應[illegible]貨[illegible]樞紐，此[illegible]國[illegible]方面，苟料集力量，通力合作，不難收美滿之效果　至在政府方面，第一應由交通當局，完成直航南洋之商輪，以求運輸上之利便。第二應由實業行政當局，責成出口商組織輸出同業公會，厲行輸出品之檢查，使輸出貨物趨於標準化。第三凡未締商約之國家，應早早謀與締約，俾僑[illegible]貿易上不致受非分之苛待，猶記去歲荷印經濟部長哈特氏來華游歷，深以中荷貿易有促進之必要，建議政府應組織促進中荷貿易委員會，負責促進中荷之貿易，一方設法推廣華貨在荷印之市場，一方使荷印土產推銷於中國，俾兩地經濟，供求適合，且能平衡。實則豈僅中荷間貿易應如此，凡南洋各地之貿易，均應在平等之原則下互相提攜，以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孫子有言：「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國貨界欲於南洋貿易操勝算者，其亦加之意乎？

（錄九月十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大雨自西石梁至大龍湫　衆異

昨游。晴。朗。今。不。復。急雨。千。巖。雲。萬。族。珠璣。織。作。筍。輿。簾。
襟上。泉。流。髮。如。沐。石梁。之。瀑。勢。雖。武。似較。前。游。差。畏。縮。
斬新。亭。子。不。知。名，眼界。殊。寬。人。意。足。龍湫。宴。坐。舊。有。亭。
位置。雖。佳。今。久。覆。一樓。龍。鑿，(樓名)亦。初。成。苦恨。深。簷。蔽，人。
目。看山。所。得。各。深。淺。論事。何。須。爭。雅。俗。我衣。燥。濕。已。全。
忘。自拄。枯。藤。且。觀。瀑。

空舲峽中　志清

奔江。欲。突。羣。山。圍。江來。山。拒。相。喧。豗。空舲。東。江。江。益。急。
一舟。搏。浪。千。潨。洄。我聞。在。昔。苦。昏。墊。江浸。震。汩。成。襄。懷。
巨靈。劈。眙。五。丁。死。是何。神。功。山。爲。開。傳言。玉。女。親。授。册。
威靈。震。叠。斬。龍。橐。恃哉。聖。作。後。無。述。神淵。終。古。驅。蛟。能。
大川。未。必。古。利。涉。往往。橋。機。愁。傾。摧。側身。西。望。天。下。險。
一生。九。死。誰。能。來。(敢論詩人來九死一生地)西士。乃。有。蒲。與。立。(英人蒲蘭田立樂德)
謂使。畏。途。可。通。道。如彼。舺。艇。安。足。用。惟汽。機。力。水。
能。排。幾年。鑿。空。告。成。事。飈輪。從。此。狎。風。雷。明德。遠。矣。不。
可。作。茲二。子。者。亦。奇。傑。所惜。事。出。外。人。力。借材。終。歎。楚。
無。材。黃陵。廟。祀。自。千。古。藍田。碑。石。亦。崔。巍。我爲。此。歌。還。
。。。。。。。。。
太息已報輕舟過秭歸

得楡生廣州書喜寄　蕘生

從古。詩。人。過。嶺。南。喜聞。蘇。子。寄。瓊。儋。新吟。便。帶。羅。浮。氣。
學海。仍。尋。許。鄭。談。老我。亂。離。今。七。十。到門。書。疏。故。重。三。
上靈。郁。客。持。衡。地。羨而。桃。花。訪。禊。潭。

丙子閏春誦洛杜詩并訂展禊之約次均奉答　什公

看花。老。眼。欲。忘。疲。微惜。餘。寒。勒。豔。姿。曲水。一。觴。容。我。醉。

良辰。再。度。幸。天。私。棋甘。歛。手。寧。爭。掬。詩快。登。壇。但。守。陴。
未信。此。才。居。不。易。使君。名。久。動。京。師。

乙亥重九纕蘅獨遊貴陽東山寄韵奉和　禺生

絲竹。東。山。舊。寂。寥。懷人。薄。暮。寄。江。臯。獨遊。紀。事。同。初。白。（査初白偶遊貴陽東山寺詩近南多戰壘愁殺獨遊人）大好。修。詩。美。二。高。送酒。蠻。憧。金。雀。步。插花。木。客。綠。猿。號。長官。清。韵。嶺。間。菊。題字。劉。郎。不。敢。豪。

賦呈什老兼訂閏上巳禊集　湔洛

不信。津。梁。佛。已。疲。稍憐。文。采。掩。雄。姿。艱危。閱。世。曾。誰。喻。燕激。論。才。有。獨。私。花事。今。年。方。喜。閏。詩成。後。約。再。登。陴。鬢鬚。四。海。知。坡。老。留取。堂。堂。待。畫。師。（謂少梅）

得纕蘅使君書賦此寄贈　寥士

牂牁。磽。确。蒼。涼。地。額手。雲。霓。得。使。君。萬里。紀。功。封。片。碣。（清楊過春平苗紀功處曰萬里封侯坊）辮香。勸。學。葺。雙。墳。（君重修鄭莫二徵君墓）南明。脉。遠。流。甘。澤。甲。秀。樓。高。策。異。勳。天際。眞。人。發。遐。想。醫風。早。已。著。聲。聞。

答方鶴巢次韵　石遺

宦蜀。因。居。蜀。依稀。杜。拾。遺。聞名。知。手。筆。問歲。恰。肩。隨。（余長四歲）敢鬬。尊。前。在。能。無。去。後。思。蒼蒼。同。此。鬢。差。免。不。同。時。劍閣。驅。車。便。蹉。跎。失。往。遊。嘉。陵。三。百。里。未許。小。勾。留。玉壘。雲。無。色。峨。眉。月。不。秋。只應。三。峽。險。緩緩。下。歸。舟。

登天心閣　仲恂

竟果。生。還。願。猶從。斬。絕。躋。遙帆。浮。沒。接。複閣。往。來。迷。茗椀。回。春。色。宸。檐。洗。舊。題。彌天。興。廢。事。付與。亂。鶯。嘑。

鷓鴣天　和述庵　鐵尊

靈照。誰。云。隔。一。塵。還從。平。等。證。寃。親。百年。忍。滅。椎。心。痛。五步。教。看。濺。血。痕。
天假。手。智。通。神。思量。後。果。與。前。因。管彤。莫。便。標。奇。行。猶有。人。天。未。報。恩。
酒畔。無。聞。捲。白。波。年來。只。聽。叛。兒。歌。歡騰。萬。戶。遲。迎。敵。聲斷。三。呼。早。渡。河。
刀小。試。劍。橫。磨。孱顏。一。例。負。恩。多。眼前。孤。注。眞。堪。擲。奈此。猧。狂。局。亂。何。
前度。劉。郎。今。又。來。（借句）紛紛。紅。雨。點。蒼。落。相思。萬。斛。花。前。寄。洞口。迷。雲。倘。一。開。
圓好。夢。竚。虛。階。欵春。杯。杓。儘。安。排。瓶花。妥。帖。鑪。香。定。休道。年。時。百。事。乖。
辛苦。量。江。迹。已。陳。恩牛。怨。李。太。紛。紜。鬭中。猶。守。三。章。約。世上。誰。膺。十。賚。文。
塵刼。盡。日。華。新。天風。吹。落。蹋。鶡。巾。眞靈。位。業。圖。堪。繪。隱隱。鍾。山。見。五。雲。

凌霄一士隨筆



劉坤一久督兩江，坐鎮雅俗，不動聲色，於庶政若無過人處，而臨機應變，衆論交推，尤以謇諤有大臣之節，爲孝欽所敬憚。飾終之典甚優，世頗謂宜也。曩見陳三立爲撰神道碑，不愧名筆。頃又見章鈺代陸潤庠所撰，爲坤一神道碑之又一稿，文足稱題，亦甚可觀。茲錄如次；爲德馨跋暨章氏附記，併迻錄之；

聖清中興，以楚材宣力爲最多，其勛伐尤盛者，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之外，實維新甯劉公。公於諸公最爲老壽，故十數年來，萬難措置之國事，悉集於公之一身。同時封疆大臣，亦或各有建樹，而始終一節，無絲毫遺議，則惟公一人。校德論功，與有宋韓范爲近。古之社稷臣，曠世不一見，公獨允蹈之而無愧者也。公以諸生從事軍旅，於咸豐年間轉戰湖南北江西各省，軍鋒所指，拔名城殲巨憝無算，尤以破石達開悍隊平黃鼎鳳老巢爲奇績。積功授廣西按察使，同治五年擢撫江西，嗣督兩廣，光緒朝四督兩江，歷時最久，所至以吏治爲先務，勤明廉正，以躬率之，民被其澤，謳歎至今。凡公治軍保民之大，載在國史及時賢傳記爲已詳，獨其事關宗社大計及繫天下安危之舉，苦心碩畫，世蔑有聞，宜述之一二，以詔來者。我德宗景皇帝入承大統以來，孝事孝欽顯皇后，爲天下所共聞。外患日棘，德宗銳意變法，日不暇給，羣宵遂借以生心。戊戌八月以後，聖躬既時有不豫，踰年復有立大阿哥之命。其時國基震動，中外洶洶，卒之母子一心之語，屢見於懿旨，大阿哥亦旋立旋廢，知者謂由公入覲獨對，挽回無形，及與親臣榮祿力爭以爲不可之故。非常之舉，公固不言，讀以公敬念

書第一疏，硃筆批答，親密如家人，有非他勛舊所敢望者，則知調護兩宮，功在國本，誠可格天，理固然也。當公入覲之初，拳匪已萌蘖於畿甸，公面告直督裕祿究治，不省，抵京復請明降諭旨禁止。樞臣剛毅陽奉上意，陰實縱之。陛辭之日，孝欽顯皇后諭曰：「劉某行矣，東南半壁盡以付汝矣。」回任未久，即奉各督撫一體召募義和團之諭。時李秉衡以巡閱長江水師駐江陰，迎合朝旨，公與之明定職守，並嚴飭礮台兵輪無得開釁，復撥給餉械，速秉衡北上。秉衡既去江南，公乃與長江上下游諸帥，定保護東南之策。公當時電奏，有「從古無以邪教立國者，信用此輩，必肇大禍。各國軍隊攻入都城，有非臣下所忍言者。」措詞痛切，與中旨大相抵觸。幕僚屬稿既竟，謂：「此奏朝廷之安危公之禍福繫之，應發與否，事須慎重。」公思索少頃，以手加頸曰：「好頭顱準備赴菜市口耳！」即命譯發。時李文忠奉命自粵抵滬，拳燄方張，大臣被禍者接踵，事機莫測，未遽北行。公謂大局敗壞，將來與各國搆和，非傅相莫屬。適奉電致英美日本三國請代排解之國書，遂奏請授李全權，先與上海各總領事相機協議，得旨允行。文忠之得以不蹈危機，卒成欵議者，其始則公爲之也。各項洋債，以海關充抵，時樞府以業與各國開戰，電飭停付。公以吳淞海面兵艦絡繹，此議若行，勢將據關收稅，分擾沿海各省，則保護之局破矣，乃抗疏力爭，照約付還，他省解不及期者，並罰欵代任之。大信既昭，事益得濟。其時經畫應付之事，千頭萬緒，而犖犖大者則如此。保護之局既定，東南晏然，各國無所借口，主和平者乃得相機行事，有斡旋之餘地。河山再造，微公策殆無幸也。公荷封疆重寄數十年，平時不以賢智先人，一當艱屯盤錯之會，則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成敗利鈍非所計，而惟知尊主庇民，自完其以身許國之素願。薨逝之日，九重震悼，不由據請，特謚忠誠，信乎德動天聽，實出於一時功名之流矣。公起家儒素，所至風消壁立，峻卻饋遺，督粵時曾領海關事，羨餘至二十餘萬，洗手歸公，部議移獎子弟，辭而不受。好讀司馬溫公通鑑，通資判牘之外，輒手一卷。自撰章奏書札，則仿陸宣公翰苑集體，旨達而詞雅。長身玉立，目光如電，白鬚清朗，手掌如硃砂。接人則和藹之中時露剛正之氣。平時衣履樸素，有類冬烘，及朝會大典，整肅威容，則休揚山立，儼若神人。相傳爲某寺高行僧再世，彌留吟詩如有所會，所謂生有自來者與。公諱坤一，字峴莊

，新甯人。曾祖武鐐，祖焱。父孔濬，字雲僑，殉江忠烈於未遇時，曾文正有劉孝子詩壽之。曾祖妣氏鄧，祖妣氏陳，妣氏傅，氏蔣。三世皆封贈如公階。公娶雷氏，贈一品夫人，繼娶曾氏，封一品夫人。無子，以弟培一子能紀嗣。孫七，曾孫二。所著有奏議公牘若干卷，補過齋文集一卷，雜著一卷。生道光十年某月日，光緒二十八年某月日薨於位，年七十有三，追贈太傅，兼一等男。以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葬縣新寨村斗笠冲新山之原。公子能紀，宿衛京師，來修世講之誼，謂余久官禁近，粗習國聞，奉公行狀，乞銘神道之碑。時距兩宮賓天，尚在密遏期內。聖慈聖孝，既光昭於萬世，追懷往事，益歎公所處爲至難。沖人嗣服，典學方新，時變未可知，則有待肩國家大任者，舉皆事公之事，心公之心，庶幾仁賢迭代，用以弼丕基而寢孽謀，抑亦公報國未竟之志，不能不責望於後賢者也。詮次畢然有懷，銘曰：

人臣事君惟一心，一心所在天日臨，氣數可回虞淵沈，安有古昔安有今？矍矍劉公起百戰，儒效獨爲楚賢殿，內而宮府外邦甸，拚擲一身塞百變。山頹木壞有謳思，日光玉潔無瑕玼。惟忠惟誠天所知，易名將典疇嗣之？神州前路莽無極，欲盡臣道孰可則，我撮其大列幽刻，百世聖人俟不惑。

此茗理代吾鄉陸文端所撰劉忠誠碑文也。忠誠薨後，公子能紀奉狀乞文端銘公墓道，文端屬茗理。逾年文端薨。茗理此文實成於丙辰之歲。篇中所紀忠誠戰功治績，皆舉其犖犖大者，而調護兩宮，及維持東南二大事，尤爲世所不及知，即文端知之，而生平謹慎溫樹，亦未必能言，微茗理此文，藎臣謀國之苦衷，殆無由見。天若鑒公之誠赤，歿後乃使茗理操筆爲之，俾傳公者有所依據。此事關係至巨，非尋常銘墓之文也。茗理所以知公軼事綦詳者，蓋嘗得之王君紹廷。王君名變，江蘇道員，久爲忠誠幕客，庚子文電奏牘悉出其手。茗理與王君至戚，故能確知當日情事，然則王君亦有功於史乘矣。庚子之變，全國震驚，忠誠保障東南，卒能撐拄危局。使後之肩疆寄者，盡知忠誠，何至土崩瓦解，則知喬木世家，國之所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古之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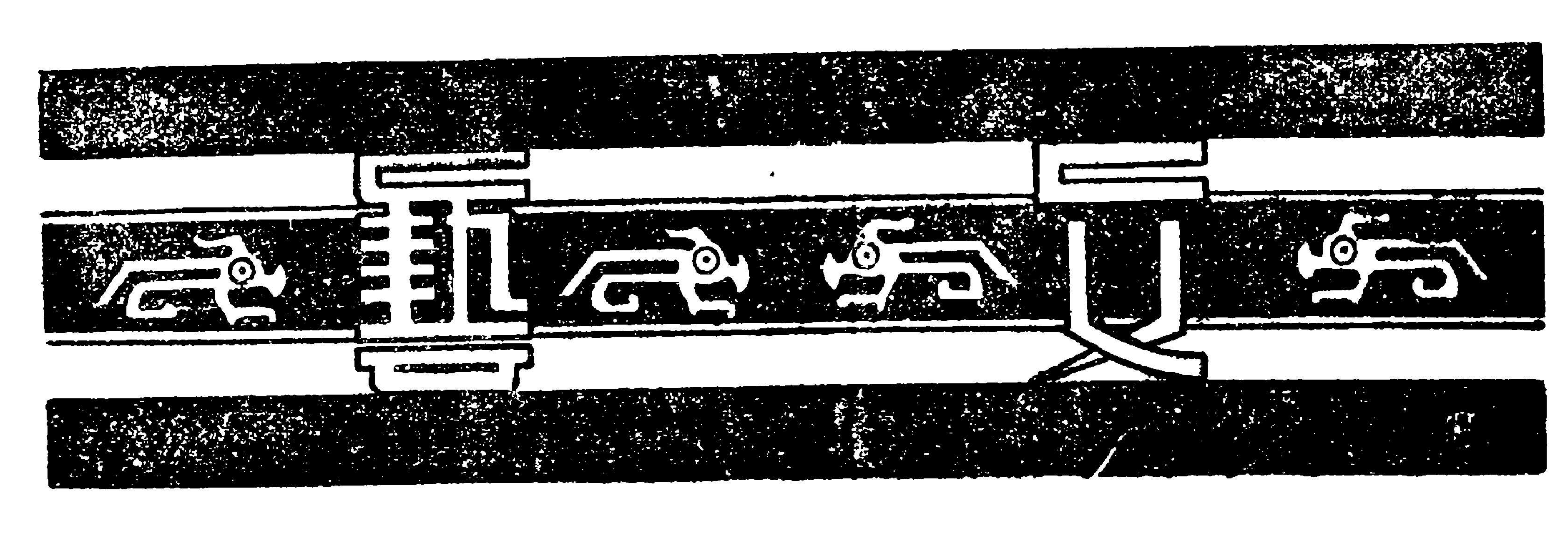
著殆有隱痛乎。若理此文，作於國變之後，追維往事，備深感慨。脫稿後謬承商榷，因手一通幷誌數語。丙辰九月轉溪退士跋，時同客天津。

轉溪居士，爲鈺光緒七年同補博士弟子員友吳縣高君遠香，諱德馨，同爲先師童子久方伯識拔，肄業學古堂有年，嘗以試用知縣分發浙江，一投部牒，即棄去，累充省垣高中各學校歷史地輿教習，以課士有方，傳旨嘉獎。辛亥國變，宗旨不同，謝世伏居，借飲酒種花自遣。時鈺辟地津門，知其不能自給，爲作曹邱生於諸家塾，强之北來，講授經史，廣津踰十年，爲佈置席硯，時來棲上極窮魚喁沫寒鳥求聲之樂。辛未三月老病歸里，甲戌秋歿，年政七十。所著詩詞及經小學叢藁均未刊，君之爲人，外和內介，無一言一動之或苟。生際玄黃，更以一秀才不降不辱，此眞稱不負讀書人三字者。蘭蕙皆白，庶幾有之。此稿其手錄焉。附記生平大概以代傳誌。乙亥十二月初十日長洲章鈺記，時年七十一歲。

章氏此文，蓋作於民國五年，不獨在清亡之後，且在潤庠已卒之後，文中「沖人嗣服，典學方新，時變未可知，則有待肩國家大任者，舉皆事公之事，心公之心，庶幾仁賢迭代，用以弼丕基而襄鞏謀，抑亦公報國未竟之志，不能不責望於後賢者也」等語，則處清亡數年之時，而託爲尚未鼎革之際，作預防後患之想，所謂「時變」「鞏謀」，皆隱約其詞也。若不讀轉溪退士（高德馨）之跋，當誤以爲眞清末文字矣。

× × × ×

【勘誤】三十三期頁二下十四行「七十壽」誤「七壽」，頁三下三行「不知」誤「不能，」頁四六行「成爲」誤「成謂」。三十四期頁二上十三行「咬着」誤「吃着」。三十五期頁三七七行「半宋」誤「豐宋」，下十三行「爲世屬目」誤「爲屬目」。頁四下八行「規畫」誤「規盡」。又第三十六期「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題下，誤植一「上」字，合併校正。



黑旋風(二)

(有聲電影劇本)

洪深

△十五　同三

明珠泣不可仰：「我，我明白的——父，父親全是為了我！」

吳母也痛心：「我，我們巴望他多賺幾個錢，原是為了大家好；少受欺侮，少受人家的氣——那知他是這樣糊塗！」

珠嗚咽著：「這，這都是我的不好！我們學堂里的先生，一向教我們生活要刻苦，要簡單，要樸素的！為什麼我，我又要我父親給我買；買這種好看的衣服！從此以後，我，我再不要一件華貴的好看的東西了！」

吳母：「你父親的糊塗，把你害了——我再也不能原諒他的……」

忽然外面有人叩門，叩得甚急——吳母臉上現出驚懼——偷偷行至門後，從門縫向外張望。

吳母失色：「不好啦，警察來了——對你父親說，警察來了！」

明珠奔上樓去。

△十六　同一

堯甫也聽見叩門聲，立在窗邊向下張望。

× × ×

馬路上有兩位警察——遠遠停著一輛警車。

×　×　×

堯甫心里立刻明白了——慢慢將窗戶打開；正擬猝身下躍，預備一死了事——忽然一個人奔來拉住他——他的女兒明珠。

堯甫低叱：「做什麼？」

明珠的眼淚奪眶而出：「父親，你都是爲了我，我明白的——父親，你如果有了什麼，母親和我怎麼好呢！」把父親拉離那開着的窗戶。

堯甫呆呆地看著自己的女兒。

明珠是個沒有離開過學校，沒有喪失掉理想的女孩子，信託地單純地向她父親說：「父親不要灰心！奮鬥，我們要奮鬥。我們做的事，我們應當負責！我們有了錯誤，我們應當改正！可是我們是有前途的，我們是有希望的，父親，父親！」

她的誠懇純摯，把她父親感動了。(劃過)

△十七　法庭

(劃過)吳堯甫沈質彬謝蓮榮受裁判之日——審判長朗讀判決主文：「沈質彬謝蓮榮意圖爲自己不法之所有，侵佔竊盜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處有期徒刑四年零八個月。吳堯甫同罪從犯，減刑一半，處有期徒刑兩年零四個月。上訴期內還押。」

三人聞判垂頭無言——吳母和明珠，在一旁飲泣——明珠將那拭淚的巾帕，遙遠地向她父親揮著揮著——堯甫看見了——老眼中，淚水也奔湧而出。(漸隱)

△十八　李家門外

(漸顯)都市的近郊——中國式的平瓦屋，門前圍著一帶竹籬，籬邊幾株雜樹——(化入)有一時，雜樹上枯葉落盡，祇剩幾根幹枝——(化入)當前又到春末夏初時候，又是綠蔭滿院了——此地，吳堯甫從未來過——在門口躊躇了半天，認了又認，未敢即入。

△十九　李家堂屋

堂屋里吳母正在做針線——堯甫走進——兩年餘的監獄生活，似乎使得他更加怯弱了——他低低地聲喊：「啊，啊，我回來了。」因爲吳母未曾聽見，勉强大聲些：「我回來了！」

吳母微現驚愕之色：「喔，喔。」轉身向里叫喚：「明珠，明珠，你的父親回來了！」用力地打量那站在她面前穿著灰布長衫傴背的老人：「我們算算還要半個多月，想不到你今天就會回來！」

堯甫：「期限一定是滿了——他們不會算錯的！」

兩邊房里奔出許多人來。

明珠投在堯甫的懷里：「父親，父親。」

堯甫撫著她的頭，老眼內似有淚泉。

李太太上前：「吳先生，阿呀，兩年多不見，你蒼老得多了！」

堯甫沒有什麼可說。

吳母：「這兩年的工夫，多虧我這二姊，讓我們母女兩個人住在這裏，還養活着我們。」

李太太遜謝：「那裏的話，我們不都是自己人麼？」叫一位少年：「耕原，你來，見見你的姨夫。」對堯甫說：「這是我的大兒子。」

耕原向堯甫鞠躬。

吳母有用意的：「你看他年紀這樣輕，已經就着職業，賺頭兩百塊錢一個月了！」

堯甫忽然想起他自己的事：「這裏離銀行不知道遠不遠？我想去見一次董事長——十幾年的東家夥計，也許他還能叫我回銀行，也許他會替我介紹一個職業的。」

明珠：「父親你今天不要去了。」

李太太：「是的，今天不必去——都是一家人，我也不客氣了；我就叫他們在堂屋裏替吳先生擱一張舖吧——就使要出去找職業，見董事長，至少也休息過幾天再去！」（劃過）

△二十　董事長室外

（劃過）過了幾天堯甫又來到他從前作事的銀行里，——在董事長室的門外，等候著。

一個工役開門出來，喊：「吳先生。」

堯甫懷著希望：「我就是，我就是。」

工役：「您的名片，董事長看過了，董事長現在開著會呢，不能見客。他關照，您有什麽話，寫個信來吧。」

堯甫無奈，快快走出。

△廿一　應接室

門口懸著一塊牌子：「應接室」。

堯甫總算見到了姜先生——姜先生現在更闊了；可是對堯甫還和從前一樣的客氣敷衍。

堯甫恭敬地：「……所以——所以，不能不求您幫幫忙。」

姜先生仍和從前一樣的善於花言巧語：「是的是的，我們是多年老朋友了！當然應該幫幫忙的。可是，老兄想要立刻找到一個事情，這眞是給我兄弟一個難題了。倒不是我兄弟不願意介紹，您老哥的事不還就是我的事麽！實在處處『人浮於事』，一點機會也沒有。老哥再回到銀行里來吧，也有許多不方便。再說，老哥剛從『里頭』出來，最好先在家里養息幾個月，哈哈哈。」從懷里掏出皮包，取出二十塊錢：「老哥帶著這個零化吧。我這一陣手頭也不大寬裕，不然還應該多送一點；您可別見怪。」

堯甫再三把錢還了姜先生：「不，不，不是這個；我現在生活還有辦法，倒是拜求老哥，早一點給介紹一個事情。」

姜先生：「就是就是，我一定放在心上，隨時替老哥留心。」

（劃過）

△廿二　李宅內室

（劃過）李太太和她的兒子正在商量堯甫的事情。李太太帶著厭惡的聲氣：「他這樣老找不到職業，老睡在我們堂屋里，總不是辦法呀！你有什麼地方把他薦出去才好？」

李耕原搖頭：「何必呢，何必管人家的閑事。」

李太太：「誰愛管吳家的閑事！不過，我們將來不還要他們的女兒麼——明珠這個女孩子是不錯的！」

李耕原還覺得爲難：「薦事情，就得替他做保。」

李太太：「兩三百塊錢你總得替他做保的。你担了這兩三百塊的干係，明珠將來就准是我們家的兒媳婦了！」

李耕原同意：「是的，明珠——那末，等我託託人看。」

李太太：「他住在我們這里，慢慢地左隣右舍都會知道，他是坐過兩年監獄的；大家的面子上都沒有什麼好看。」（劃過）

△廿三　禮券部

（劃過）百貨大商店——顧客多——生意忙——收貨欵與包貨物的小店員，絡繹地奔走——比較清靜一點的，祗有禮券部——在櫃台後面，堯甫端坐著；他總算有了職業了。

樓梯頭有搖鈴的聲音。

同部的一位職員，走來在櫃台後坐下；對堯甫說：「聽見搖鈴麼？第二批開中飯了，你下樓去吃飯吧。」

堯甫鎖了他面前的抽屜，起身走去。

△廿四　飯堂

在飯堂里，有幾桌已經坐滿——一桌坐了六個人，還有兩個空位——堯甫便去坐下。

原先在那里的一人，忽然臉上做起怪景致來，最後，他向堯甫說：「這里已經有人了，請你坐到那邊去吧。」

堯甫以爲是眞的，並不覺得什麼——起身到一張祗有兩個人的桌子旁坐下。

那本來坐著的兩個人，彼此使了個眼色——同時立起來，改至一張未曾擺有筷子的空桌子旁坐下——看見隨後進來的人，凡有坐到堯甫那里去的，都把他們招過去。

衆人圍著他們二人問究竟。

職員甲：「你們不知道麼，那個人姓吳，坐過兩年半監獄的！」

一人：「是麼！」

職員甲斜睨一眼堯甫：「監守自盜，侵佔了銀行里好幾萬塊錢。」

聽的人動容：「唔！」

職員甲：「我們還能和他坐在一起吃飯麼！」

好些人：「不能，不能。」

一人：「和他多講幾句話都不方便呀；要受人家注意的！」

衆人：「哼！」

另一人問職員甲與乙：「你們怎麼知道的？」

職員乙：「首飾部的劉部長，從前和他在一起開房間一起叫女人的；全知道他的底細！劉部長早上一看見的他，就對我們大家講的！」

衆人：「哦！」

片刻間，滿飯堂的人交頭接耳，消息都傳遍了——堯甫獨自一人吃飯，沒有第二個人和他同桌——一百二十分痛苦，祇能往肚里嚥。（劃過）

△廿五　公園

（劃過）晚間，李耕原與明珠在公園樹陰中坐著——耕原似乎對明珠感到不快。

耕原問：「今天你父親回來說些什麼？」

明珠：「他說，去了快到一個月了；此次全虧你替他介紹職業；他對你非常感謝。」

耕原聽是恭維他的話，心裏稍爲舒服一點：「唔，」又問「你在上個禮拜，連着出去了幾天，是做什麼去的？」

明珠：「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報紙不是登過廣告，東亞大樓招考公共電話的管理員麼？我偷偷着考去的——當時我怕考不上，被你笑，所以瞞着你——現在被我居然考上了。」

耕原不樂：「你難道還眞想去做電話管理員？」

明珠微訝：「這不是很好的婦女職業麼！」

耕原：「哼，婦女職業！一定是我們家裏待你不好，所以你才想自己要出去做職業！」

明珠不響了。

耕原要明珠坐在身旁：「來，到這裏來。」

明珠遲遲未應。

耕原發話：「每回和你出來，你總是這樣不高不興不大起勁的。你這人大概是石頭做的，怎麼一點熱情也沒有！」

明珠低低地：「請你原諒我。我不是有意冷淡你，我正在想著電話管理員的事情——我作准不去做了。」她靠近著他坐下。

耕原伸手摟著她，他覺得這是他當然的權利。（漸隱）

△廿六　公司職員宿舍

（漸顯）堯甫住的小小一間寢室，祗容一張床——這一晚堯甫已經就睡，忽聽得門外有許多人走動的聲音——又聽見重物落地聲——他起了疑心，披衣開門去看。

△二十七　穿堂

好些人在穿堂里蹺起脚行走——個個手里抱著東西：整疋的綢緞，皮鞋，化裝品，手巾，絲襪之類。

堯甫問：「喊，你們是幹什麼的？」

他們不回答——有的走避得格外快些。

堯甫走上前，拉住一人問：「你們幹什麼？」

那人低低地：「吳先生，不要響。」

堯甫見是自己店里的同事，大愕。

那人又對另一個人使眼色，兩個人一同走進堯甫的寢室：「吳先生，你來，我們和你商量一件事。」順手把門關了。

△二十八　同二十六

堯甫仔細看他，那人就是第一天不願和堯甫同桌吃飯的職員甲。

職員甲：「吳先生，不瞞你說，」指著那些東西：「這都是後門貨——吳先生，你加入我們團體好了。」

堯甫疑惑地：「後門貨！」

職員甲：「對啦，公司的貨物，我們從後門拿出去，減價出賣的！」

堯甫：「我明白了——說得不好聽一點，這是偷竊公司的存貨，是不是！」

職員甲：「你加入，我們賣下來的錢有你一份！」

堯甫很快地：「我不幹！」

△二十九　同二十七

寢室門外，好些人屏息地聽著——只聽里面堯甫說：「我不幹，這種事情是犯法的！」——職員甲說：「公司這樣大，貨色這樣多，我們拿掉一點，那里就能查得出來！」——堯甫說：「公司失竊了東西，遲早會查出來的！」——職員甲：「吳先生，不要發傻，後門貨的進欵比你的薪水，好好的大幾倍呢！」——堯甫說：「我不幹，我還要勸你們不要幹！」

一個站得靠門最近，像是做領袖的人，聽見此話，向大家做個鬼臉。

△三十　仝二十六

職員甲：「你還要勸我們不幹！」

堯甫：「否則，沒有辦法，我明天祇好去報告總經理。

職員乙：「報告總經理！」

堯甫：「我看見了不報告，我將來也會陪著你們吃官司的！」

職員乙不禁火冒起來：「吃官司！嘿，老吳，你裝什麼仁義道德！你沒有吃過官司麼，兩年零四個月！你的底細瞞得了誰！」

堯甫出不意地被他道著陰私，甚爲窘迫，難堪——半天，才克制住他的情感：「兩年零四個月，是的，我就爲不願意再去坐兩年零四個月的監牢——」

職員乙：「好，好，你報告去吧——你讓我們吃官司，你看我們有沒有本事把你也拖下水！」

職員甲勸住他：「你不要這樣——我們還是好好地拿同事的情份來和吳先生商量。」

堯甫：「沒有什麼多商量的！」

△三十一　同二十七

外面一位像是領袖的人，忽然觸動靈機，拉了另一個人，跑下樓去。

△三十二　街上

街上有警察——這兩人從公司的便門奔出來，對警察秘密的報告了幾句話——那警察即拿著棍子，隨在兩人後面，走進公司。

△三十三　仝廿六

職員甲：「吳先生，你管你自己好了。你不願意加入我們，拉倒。可是我們的事，你也不必去報告——讓好些同事們去吃官司，他們那一個家裏沒有妻兒老小，你心上過得去麼！」

堯甫默默不語——他想到他的妻子——又想到他那可愛的女兒明珠（幻想鏡頭）——他軟化了：「可以的，這一次我不去報告！可是這些東西，你們都給送回去……」

這時兩個人領著警察推門進來——甲乙二人莫明其妙，倒駭了一大跳。

領袖一把將甲乙推開，指著堯甫說：「就是他，他偷公司的東西。」又指甲乙：「幸虧我們這兩位同事，看見了把他抓住的！」

堯甫急說：「不，不，不是我；你們弄錯了！」

領袖指著床上的綢緞與絲襪：「這些都是贓物！」

警察看著堯甫說：「不是你！你為什麼不喊警察！」摸出繩子來。

（劃過）

△三十四　仝十九

（劃過）次晨，李太太吳母等正坐在堂屋裏。

耕原氣急敗壞奔來：「壞了壞了，出了亂子，吳先生又出了亂子！」

吳母吃驚：「什麼！」

耕原：「百貨公司昨天晚上失竊了一大批物貨，吳先生被他們看起來了；剛才他們打電話來找介紹人的。」又羞又憤：「真的，叫我怎麼樣再見人！」

△三十五　公司會客室

堯甫和幾位職員坐在會客室裏候着。

一個警士對一位高級職員說：「讓他們在這裏候一候，回來還要問話。分局長到樓上查看去了，聽說在別的職員的臥室裏搜出了好些東西！」

高級職員：「唔。」又匆匆地走出。

△十六　仝二十六

吳母掩面哭泣。

李太太也不大高興：「你們吳先生是怎麼回事的！這個壞脾氣老是不肯改！」

吳母帶著哭說：「叫我怎麼對得起親戚！」

李太太面色非常難看：「眞是，人家好心好意的帮他的忙，他怎麼這樣不上進的！」

△三十七　同十九

耕原對明珠說：「今天我要和你澈底地談一談。」

明珠：「談一談？」

耕原：「明珠，你知道麼，你父親的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明珠：「嚴重的！」

△三十八　仝三十五

分局長和幾位官長圍審長桌坐著——堯甫正被審問。

一位官長嚴厲地對堯甫說：「你犯的嫌疑最重，你從前是有過案子的。」

堯甫低頭：「是的有過的。」朗聲：「可是這一次我沒有做。」

另一長官冷笑：「哼，你沒有做，你做過一次的人還能不做；這一次你爲什麼不做！」

堯甫：「爲什麼嗎？」

第一個官長：「阿，爲什麼？」

堯甫十分誠懇地，淚隨聲下：「爲什麼，爲什麼，我可以報告諸位官長聽，我是爲什麼！我爲的是有一個家庭，我爲的是有一個女孩子；她今年十九歲了，我就有這末一個女孩子；我要她將來有幸福，我要她將來好好的結婚，我不願意再把一個壞名聲留給她！」悔恨地：「兩年前我已經作錯過一同了！」忽然大聲：「這里的事，他們的確邀我加入的，我不幹，我也勸他們不要幹的，他們現在反都推在我的身上。諸位長官，請調查，請仔細地調查，請調查出事實的眞相來，祇有眞相才能救我，救我的名譽，救我的一家，救我的女兒！這一次我沒有做，爲了我的女兒，爲了我的女兒……」

幾位官長，甚爲動容。

△三十九　同十九

耕原還在和明珠澈底地談。

耕原：「誰料你父親又出這麼一個亂子！這算是我替他介紹了職業，他給我的酬報！」

明珠聽了甚爲難過。

耕原：「當然。你是你，你父親是你父親，兩下不能混爲一談——講到你父親，這回又不是三年就是五年的徒刑；將來出來之後，我可不能再和他有什麼交往了；這也是天理人情吧！」

明珠抬起眼來看看他。

耕原：「至于你，我們待你還可以同往常一樣；現在維持你們的生活，將來結了婚，永遠奉養你的老太太；保護你在社會上的體面——那怕一輩子總有人在你背後恥笑你是某某人的女兒的！」

明珠駭極：「啊」

（未完）

貓

羅洪

當年老的政治家欠起身子，送走客人的時候，晚秋的斜陽已經蹣跚在窗口了。想不到這樣一談，把陽光又送走了兩尺多遠，一個可貴的晚秋下午，又在磋商籌劃中溜了過去。他側過臉子來，看那楠木高脚几上的小鐘，正指着四點三十五分；那客人到來的時候，才打過兩點呢。自從他因為操心過度，身體累壞以後，遷住到都市近郊的別墅來，對于一切拜訪的客人，都命令閽人婉言謝絕的。只有幾個在政務上必要得他磋商的人，才允許着可以有接談的機會，而且也為了使生活能隨便一點，他就在個人的起坐室裏見客，一個月以來，他還沒有在嚴肅的客廳裏坐過一次呢。

近來這年老的政治家為了許多國家大事深謀遠慮之外，心裏還感覺得一點濃重的悲哀。這悲哀無賴地壓着他的心，像一個可怕的黑影，常常在他的心頭晃動起來，雖有着卓越理智的他，也無從為自己排解了。他知道能夠有一個休養的機會，在這樣清淨的地方住兩三個月，那麼幾年來政務上日夜不怠的操勞，已經很夠調劑了。現在這個壓着他心頭的悲哀，原是精神上一隅的傷痛。他覺得跟着在政治上日漸被崇敬着的地位，他內心的孤獨和寂寞，也跟着日漸濃重起來。好幾年中，這種悲哀好比是剛萌生興來的細芽，在他的靈魂裏越長越大了。同時他又想，如果他和別的人一樣，把政治地位作為貪得利祿的工具，用政治的手腕，偷得穢褻的榮華和富貴，恐怕他不會這類孤獨寂寞之感吧。在那時，他的周圍一定有許多諂媚的人，也有願意將自己生命來賭咒的，想得到他臂助的人；雖然這些諂媚和賭咒決不是眞實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醜惡的眞實了。然而現在呢，他看着人們對自己崇敬的態度，崇敬的話，他明明看到他們的言辭舉止之間，掩藏着許多卑鄙和醜惡。同僚們為了他的公正而崇敬着，下屬們為了他的威信而敬畏着，他處事的公正和果毅，阻礙了許多人的利慾，而使他們在暗地裏抱怨。

便是剛才那個客人，在磋商了幾件緊要事件之後，說到近來減政的問題，是何等的流露着一些私謀和醜惡呢。如果他的話語含糊一點，一定會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他當時就明白的宣說，這減政的事，如果不符合原來的計劃和主旨，不依照規定的步驟做去，他必得查究的。他還補白了一

句；

『我們這減政的計劃，爲了要收到減政的效果才實行，如果有一部人從中取利，一定要嚴重懲戒的。』

他清晰地看見一道戰慄的光，在那個四方的胖臉上閃了一下，那客人是怎樣地顯得侷促不安呢。那客人說了幾句希望他早日康復的話，就匆匆告辭了。

他接了侍從者遞來的烟斗，吸過幾口，剛才那客人不自然的態度，還清晰地如在目前，給掩藏着的一點僞詐，好像暑天的鬱風，拂到他心上，使他十分難受。在他過去的政治生活中，時時刻刻地，接觸着一切給掩藏不住的僞詐和醜惡，卻從未占住過他的心。最近這幾個月來，因着那無涯的孤寂之感，十分厭惡起來了。爲了要排遣眼前這不快的心境，他從書架上拿下一冊新裱起來的董北苑的手冊，這是宋代前期的山水名作，對着那一幀幀山水風景，就好比置身于江南勝處了。剛看的時候，似乎極平淡，但仔細觀摩一下，就能領其中眞趣咧。那一頁寫晚景的，村落茅舍，只用簡單的幾筆寫成，卻見得十分有生意。他看得入神起來，把那卷畫冊放到沙發的另一端，遠遠望去，那遠峰山巒之間，眞的籠照着一片晚色呢。在這病體需要休養的時候，還是看看過去名家的書畫，最能使心境平靜了。何況對着這些名貴的筆蹟，想起前人在當時不得志的悒鬱將深遠的懷抱，寄寓在山水之間，流露在手腕底下，那麼將自己比擬起來，眞是遠勝多多了。在這樣多難的時代，能够在錯雜的政治舞台上周旋了二十多年，使許多只貪利慾的人，在他的公正下低下頭來，比着那些悒鬱終身的古人，可以自慰多咧。

這老政治家思念到這裏，掩住手裏那卷畫冊，向對面壁上掛着的幅八大山人的山水，出一回神，看那超脫的意境，渾厚中又帶瀟洒的筆緻，實在不是一個世俗的人所能領會的。他恍然覺得在他家中藏了數十年的這幅名畫，到今天才得了解呢。他以前總怪着前人的畫，往往寫得太怪僻，太離開了這個眞的世界，到現在他才懂得前人所以會寫成這種畫了。他覺得，若是他以前的努力，一點沒有成就，或者他那時缺少勇氣使他公正地完成許多事情，那麼也許會寫下許多怪僻的畫境吧。然而他的思想又轉了回來，他問着自己，現在他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也不過是無際涯的孤寂罷了。於是他面對壁上的名畫，吁了一口氣，十分感慨了。

一種油然而生的對于人生的感嘆，在這生活于理智中的人心上，塗着一層濃重的色澤。幾十年來嚴肅的生活中，使他也需要一點恬適的樂趣，然而他所見到的，永遠是同僚們僞詐的態度，下屬們崇敬的模樣，以及侍從們戰戰兢兢的醜態；便是在這身體失了康健的時候，也不能看到一張體貼的臉，一句親切的話。自己的妻，彷彿也爲了他被崇敬起來的威信，用敬愛的態度對他，早就沒有親切意味了。膝下那個美麗女兒，雖是生長着一副愛嬌模樣，然而一站到他面前，就好比是一隻受驚的兎子，只說着一些做作的話語。想到這裏，他重新打開那卷手冊，要想使這種氣氛沖淡一點，卻不料心頭更紛亂而憂鬱起來。

他想不到一生爲政治而奮鬥，結果卻體味到這種寂寞和孤獨的。他也想不到撇下許多要務，一意要在晚秋的郊外休養一下的機緣中，會發現人生這種凄涼況味的。這年老政治家一顆理智的心，幾乎爲了這種凄涼和孤寂之感，要決心拋棄政治的生活，拋棄被人們崇敬着的威信，還移到

一處好風景的地方，帶着許多名家的書畫，陪着前人的提跋和懷抱，終老在山水田野中間。

正在這個時候，門口那邊溜進一支小小的花貓，連跑帶跳的竄到了他脚邊，便仰起那個小圓的腦袋張着兩隻蔚藍的透明眼睛，嗤的一聲叫了起來。被淒涼的幻想困住的他，看着這小花貓的可愛樣兒，心情倒被激動了。他正要俯下身子，仔細看一下時，侍從者已經敏捷地趕了進來，用兇惡的神色，預備伸起右脚趕掉牠。

『讓牠留在這兒，我歡喜牠的。』他溫和地向那侍從的說。

那侍從的連忙縮住了脚，恭敬地鞠了一個躬，往後退走了，他看見那恭敬的目光中，閃着幾分驚訝。

『這一隻小貓，是那裏來的？』他向那小花貓看了一會，又關心地這麼問着。

『怕是沒人家收留的野貓，廚房裏給牠吃過幾次飯，就留下來了。』

小貓好似要爲牠自己辯白一下似的，又嗤的叫了起來。

『眞是一隻可愛的小貓呢！』那年老的政治家，倒覺得這小東西毫不做作的可愛了。看那渾圓的腦袋，渾圓的身體，以及全身光潔的毛，都十分玲瓏而嬌美，何況顏色又這樣美麗；全身用白毛做了底子，腦袋上面塗了一大塊黑的顏色，全個背面都是黃和黑調成的。他記得有一幅貓的名畫，寫松樹下一隻奔跑着的貓，那顏色和姿勢，完全跟眼前這小東西一模一樣的，他伸起一個指頭，向那小花貓作一個勢，不料小貓伸長着頸子，把兩眼成一條小縫，身子一蹤，就毫無忌憚的跳上了沙發，躲在他身邊了。這一個意外的舉動，倒使他又驚異又愛好咧，想不到這個無知的小動物，

會這樣直率而坦白。於是他心裏的憂鬱和淒惘，消失大半了。他用手掌在牠背上撫摩一下，那小花貓又感謝似的，仰起小腦袋望到他長着兩撇鬍子的臉，嗤的叫了一聲。

窗外飛一羣南歸的雁兒，淒婉着的叫聲，透過淡黃色絲絨的窗帘，把晚秋的暮色，一起帶着進來了。他便站起身子，走向窗前，拉開了窗帘，侍從的爲他推過一張小的沙發，他對着暮色，坐了下來，剛才叫着的那羣雁兒，還隱隱錯落在遠樹那邊，許多小的黑點，看去宛如潑在一幅圖畫上的墨跡。那向晚的陽光，把一個秋郊烘染得那麼清麗，疏疏落落的幾家別莊，遠處農家的幾所茅舍，禿着枝兒的樹幹，在秋陽下面，都顯得十分靜穆而婉約。他再望到剛才雁兒們飛過的地方，已經消失得沒一點影兒了。

嗤的一聲叫，把那年老政治家的沉思打斷了，他回過頭來，那隻小花貓不知什麼時候又躁在他那邊了。

『是一隻解事的小貓呢。』他又一次地在心裏自語着。

這一隻小小的貓兒，眞的在他心上激起了一點波浪，他覺得常常惦記着人們那些做作和僞詐，不若看這小貓兒無邪的模樣親切多了。他正想再逗牠一下，一個僕人走前來稟告他說，醫生已經等候着，該是診治的時候了。

昨晚睡得遲了一點，今晨醒來的時候，全個窗帘上都洒滿陽光了。那秋陽却也十分絢爛，雖是隔着一層法國貨細花厚呢的窗幔，也照耀得房間裏十分輝煌。他在二三十年規律生活中間，除了幾次小病以外，從未像今天那麼遲起的。便是這一次還到別墅以後，今天也是第一次的晏起。他知

道這一回不是該睡在床上醫治的病，快六十的年紀，給繁重的事務磨折得需要吸一口新鮮的空氣，需要過幾天閒適的生活，也需要撇開一點嚴肅的氛圍，使永遠緊張的心弦有一個鬆弛的機會。他現在明白，過去的嚴正生活，使他失掉了人生歡樂的一面，以致他近來常常感到孤寂和憂鬱。這一月以來，他為了愛好秋郊的初陽，總是像平日康健的時候一樣的早起。每天他打開窗子看着浸在清晨裏的田野，丟開了一切的思慮，喝着早茶，他總覺得比聽醫生的勸告，多吃一杯鷄汁，多打一針肝精要有效多呢。

昨晚却勾起了看畫的興緻，到午夜才睡去的。畢竟是一個病弱的身子，今天到這麼晏醒來，身子還有一點疲憊。他咳了兩聲嗽，早有侍隨的輕輕進來，預備侍候他起身的事，然而他只坐起半個身子，要幾個墊子，那麼倚着就得了。

一陣清脆的笑聲，從隔壁的房間裏傳過來。隔壁是太太的房間，一聽就知道是他女兒的笑聲，他便想到這母女兩個人，一定在歡樂地談笑了。也許女兒正倚在太太懷裏，強要她置購什麼東西。接着隱約聽得太太的聲音，說了幾句什麼話，便聽女兒說道：

『我不愛這些！』

好像太太為了女兒的撒嬌模樣，也笑了一下，底下的話，又隱約難辨了。

這一個只聽到而沒有見到的，母女親愛的景象，又使他勾起無限的感傷。他在生活上感到的那點孤獨和寂寞，又充滿着他的心了。他在嚴正的生活之外，也需要這親切的歡樂呢。然而便是他生活中最親近的太太和女兒，也從未將親熱來對待過的，她們也為了他在政界上日漸被崇敬起來的地位，對他只有敬畏，和虛偽。思念到這裏，昨天塡滿在胸中的那種憂鬱和傷感，又嗾着他那理智的心了。

他命令着打開了窗幔，對面屋子上停着兩三隻喜鵲，撲的一聲都飛去了。窗外是一個明朗的晴空。他看到被陽光撫着的桌子上，昨晚觀摩過的許多畫件，凌亂地堆在那裏，那些精裱的軸子和手冊，陪着前人深邃的背景和筆意，在他的眼前輝煌起來，他又一次憂鬱地問着自己：人生難道這樣窄隘的嗎？

可是他那中年的太太，穿着得十分華貴地進來了。那雍容大方的姿態，貴重的衣飾，都顯示出她是一個有身分的女人。那長圓形的臉，端正的眉眼鼻子，都見得包含着靜淑的美德的；但那玲瓏的嘴角，却又見得是溫柔善感。

『昨晚聽說你睡得極遲的，我就心你又會引起那失眠的症象了。』

這一句體貼的話投在他正感到寂寞的心上，倒覺得十分親切。然而他看着太太的臉，那臉上却找不到一點親切的情緒，而且那冷靜的目光，冷靜的嘴角，都是十分矜持的！於是他心上感到的那一點親切意味，一忽兒又烟消雲散了。他希望自己這感覺的錯誤，便微笑着道：

『因為有了興趣，不覺得困苦，我想不會妨礙身體吧！不過今天醒來還有點倦意。』

他以為太太一定再會說什麼關心的話，或者會嬌笑着說，到這兒來是休養病體的，不要為了看畫看書，反累壞了身體。可是太太好像已完了她責任似的，只淡淡的笑了一下說：

『我昨天問唐醫生，他也說你身體康復多了。』

太太這句應酬似的回話，倒將他的心刺了一下。他直覺到兩人中間，隔離着一層薄膜。不過他那顆理智的心又告訴他，這是素來的生活習慣。接着太太告訴他，他喜歡的那套軟椅，今天下午可以送來了。又告訴他，今天晚上某夫人有一個宴會，她和女兒都得去參加，今夜怕不回別墅了。

他一面微笑地點着頭，一面看着太太那種淡漠的模樣，不能不深深地感到一點悽惘。剛才從隔壁房裏傳來太太的溫存的語調，爲什麼不在自己面前說起來呢？於是這老政治家也想起來，他未在政界聞名以前，和前妻共同生活的十年中間，他也享受過那種親熱的生活。那位死去的太太是一個熱情的聰慧的女人，她給他的歡樂和親切，在現今孤寂的心裏回憶起來，更覺得可貴。記得兩人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爲了對于前途的雄心，常常會忘形地快樂起來的。可惜前妻在他聞名之前就死了。

然而一個思想又飛到他心裏，如果前妻活到現在，是否也只把敬畏來對待他，而顯得跟自己隔膜呢？現在這位太太，不是在他聞名以後才結婚，却是在年青時就結了婚的，會不會像現在這樣的虛僞呢？這些倒使他的心紛亂起來了。於是他扔了這個思想，問着坐在沙發裏喝茶的太太說：

「淑儀進來幹點什麼呢，這麼十六七歲的年紀，最是玩皮的時候啊！」

他自以爲這樣的一句話，太太一定會高興起來，告訴他剛才女兒要買一件什麼東西，然而太太却裝了一副嚴肅的臉色說道：

「她就是孩子氣一點，讀書倒還認眞。」

他才知道沒有法子使談話會親熱起來了，便點了點頭，看着窗外的浮雲。正在各自沉默着，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在門外響着過來，女兒穿著淺黃的時裝站在門口了。她先走到父親面前，問過早安，就走向母親身邊坐下來。她爲了太太剛才允許她今晚不回別墅，而且允許她下星期住在學校裏，所以滿心充溢着喜悅。她一轉過頭，便看見衣鏡裏自己的側影，那婉約的風姿，在她自己看來，也覺得怪可愛憐的。她忍不住驕傲地微笑一下；可是她微笑還沒有收斂的時候，從衣鏡裏看見倚在床上的父親，正笑望着自己，他便有點顫慄了。

「淑儀，你預備今晚也去參加李夫人的宴會嗎？」

聽父親的聲音，雖是比平日格外溫和，可是她一時竟有點失措。幸好她還機警，便順勢裝着極高興的樣子說：

「李小姐也特地邀我的，媽媽又要我陪她，所以我預備去參加。」

那老政治家看見女兒的嬌美模樣，又看見她高興的樣子，覺得女兒比往常又可愛了一點。那蜜樣的服裝，襯着她乳白色的肌膚，更顯得嬌嫩。

於是他端莊的臉上，泛濫着微笑了。然而他的微笑，使女了兒感到一點恐怖，她以為父親一定看出她掩飾的地方，才故意笑着的。所以她極力的使自己靜穆下來，因此她的嬌美臉色，像褪了色的桃花似的也跟着失去了。因此她裝着看壁畫的樣子，憂鬱地看了她母親一眼。

太太懂得女兒這眼睛裏說着什麼話，她正要使女兒有一個先走的機會，那做父親的却說道：

『等我身體復原一點，將離開這裏時候，我們也招待一次客人，非但也請太太，連小姐們也請到，倒是很有趣味的，你說是不是？』

老政治家的溫和及高興樣子，自從搬到這別墅以來，還是第一次呢。太太微笑一下，好似驚疑着丈夫這種例外的話語，遲疑了半晌，才溫雅地說：

『好吧，我們到那時再決定好了，要是你精神不好大，也不必麻煩自己。』

他並不覺得太太這樣的話，是關懷自己的身體，只覺到這樣的興緻，太太還沒有體貼到，却用這些話來岔開了。他以為自己說了也請小姐們的話，女兒也會高興的，誰知女兒的臉色，却十分靜穆，只睜着兩隻明亮的眼，向他望了一下，就避開了。

於是他微微嘆了一口氣。聽着太太用嚴正的神色對女兒說快去上課的話，又聽着她向自己告退的話，看着母女倆往外走了。快走近門口，女兒忽的大聲道：

『怎麼的這隻小貓！差點兒我給牠絆倒了。』

還沒等這些話說完，那隻小花貓已經站在屋子中間，仰起那個渾圓的腦袋，向床上的老政治家叫着了。

這小貓正在他感到十分哀愁的時候，又闖進他心裏來了。他伸起一個手臂，向牠作一個勢，又用手掌在床邊拍了兩下，讓那隻小花貓任性地跺在床上。他撫摩着光潔的花毛，一種鍾愛的情緒，便油然而生。

這一隻被認為解事的小花貓，就成為這老政治家每天的同伴了。牠常常躲在他的脚邊，圍着身體打鼾兒；他逗牠的時候，總是瞇了兩隻眼嗤嗤的叫起來，這柔順的聲音，在他聽來是十分親切的。有時牠任性起來，便倚在他身邊，緊緊地靠着他，像一個懂事的孩子，等他起走的時候，才跳着跑了。有這樣一隻柔順的小貓伴陪他，倒使他增添了一點愉快，憂鬱和哀愁，也淡忘多了。

可是在一個細雨的清晨，那隻小花貓剛從外面進來蹲在他脚邊，他正在讀到晨報上一段關于他病居的記載，那記者幽默地說着老政治家終天與小貓作伴的逸話呢！他細細看了一遍，扔了那張報紙，喝着橄欖味的雨前，一縷哀傷之感又在襲擊他的心了。

『看吧，人們連一隻小花貓，好像也要從我身邊扔掉呢，眞是窄隘的人生啊！』

他嚥下一口甜澀的雨前，用脚尖踢着那隻渾圓的小貓。

跟着他的嘆息，那小貓輕輕地叫了起來，那叫聲和着秋雨籟籟的音響，使寂寞的空氣，也震顫着了。

在城市裡（十二）

張天翼

丁文侯給勸開了之後，一路忿不平地說着。聲音發了嗄：

『我曉得的！——大家看不得我！家裏祇有哥哥是個菩薩！……嗯，我偏不管！他這回回家了——你看我，哼！……』

『做什麼嗄！』老太太把嗓子放低了些。『給人家聽見成什麼話！』

龜瞅了丁壽松一眼。

『看罷！』老三坐了下來，把帽子一摔。『哼，叫哥哥就叫老爺。我祇配稱三老爺——總是三老爺！……要叫排房大家都叫排房，怎麼我倒——我倒——唉，這一家祇有哥哥是主人啊？』

他眼睛發着紅，很可怕地瞪着門外面：

『哥哥還是過繼的，不能算我們這房的。高大他們——這些混蛋！——倒叫人家家裏的叫老爺！』

『唉，不要說了罷，』老太太顯得沒辦法的樣子，似乎那些稱呼是另外一個什麼有權力的人安排下來的，而她也實在感到了一種委屈。『這個是小事情。要是讓人家曉得了——嘖，唉！一家人總要和和氣氣的。』

丁壽松也和了一句：

『眞是的。小事情……』

『要你插嘴！』文侯老三跳了起來。『你是什麼傢伙，你是！』

丁壽松鼻孔發出零碎的響聲，全身都緊縮了。他不知不覺地退了一步，就覺得踏到了一塊燒紅了的鐵片上似的——從脚底升上一股耐不住的熱氣。臉上燙辣辣的，還有給什麼小蟲爬著一樣的感覺。

這算是什麼呢——這個老三？看來——他竟要拿打下人的手掌劈到他叔叔臉上來！

芳姑太太沒開口，祇傻瞧着她弟弟。她在憐惜着這位老三——爲了這不相干的事情在發脾氣傷身體。

房門口倚着小鳳子，安閒地抽着煙。臉上愛笑不笑的，眉床肉不住地搐動着：她似乎巴不得這件事再鬧得熱烘些。有時候她瞟老太太一眼，然後視線又停到她三哥哥臉上，顯見得她有一肚子話——可是她要賣關子。

祇有老太太在揩着丁文侯的胳膊：

『嘖，老三！……呃，呃……！』

丁壽松抽了一口長氣，脚底下又悄悄地移開了兩步。他臉上還打算維持着那付滿不在乎的微笑，腮巴肉竟緊得發痠。爲了要避開文侯老三的視線，他眼睛老在老太太跟芳姑太太臉上打來回——於是在移動的時候，他趁

機會瞟丁文侯一下。

『我不管！我不管！』那個發脾氣的人嚷。『我要拚！……』他指指丁壽松，『連這個丁——丁——哼，畜牲——連他也配教訓我！』

老太太在忙亂的當中回頭看看丁壽松：

『你快走你快走！唉，還站在這里惹他的氣！……』

那個給攪得頭昏昏的，連步子都不大踏得穩。到了門口還掉轉臉去往四面掃一眼：他總覺得有件東西丟在裏面似的。

回到了唐家很久——他心還狂跳着。他老是感到後面有誰追着他，監守着他。他提心吊膽地問着自己：

『老三怕是喝醉了吧？……』

不過老三還是有點分寸的：他對老太太沒頂嘴，也沒拿那付蠻勁兒來對付芳姑太。祇有對他丁壽松……

胸頭老是悶着。不論什麼時候，念頭一觸到那上面——他皮肉就發一陣緊，彷彿提到了一樁快要來到的禍事。他認為一個人到了城裏就使渺小了許多，身份可還是存在的。於是他再也不打算到丁家去，祇自暴自棄地躺在老陳房裏。

『上代傳下代：一家子總有個大小呀。』

要是文侯老三單祇對他松大叔一個人使性子，那還受得了。可是昨天——別人發了高大的脾氣，又跟丁壽松發作。真是的！把人家跟豬羞一樣看法麼！

『小芳子拜託我的——我不幹了！』他傷心地嘟囔着。『太沒有意思！人家好意去商量——他倒他倒——哼！……沒有出息，這孩子！』

他抹了抹嘴。嗯，她們要不把老三管教一下，他就不幫她們的忙，什麼何雲蓀——也不干他的事。

『我偏不打聽！』他想。『唐老二明兒個請客，我偏要跑出去！』

第二天他起得很遲。他正拿灰黃色的洗臉手巾塞到嘴裏去揩牙齒的時候，韓升跑來招呼他了。

『丁大爺，丁大爺，』韓升壓着嗓子叫，似乎有件機密要告訴他。『二少爺叫你今兒不要出去。』

這個懶洋洋地問：

『做什呢！』

『客人要來。叫你照應點個。』

這局面竟翻過來了：如今倒是唐二少爺看得他起。他極力不把得意的顏色放在臉上，祇用鼻孔『唔』了一聲。

十老爺到了半點鐘之後，二少爺就打發小侯把何雲蓀接來了。那是一位圓臉的老年人，頂着一個酒糟鼻子。一取了那頂帽子——就露出一個禿頂來。

忽然——丁壽松感到一個千把斤重的東西往他身上一壓，差點兒沒跌倒。

『怎麼攪的！怎麼攪的！』

那位何雲蓀何老爺——竟就是小火輪裏的那位仁兄！

何老爺一經二少爺作着揖迎着，就用匆匆忙忙的步子走進裏面去！——沒有看丁壽松一眼。讓這個楞在這里不動，叫他仔細去回想一下——他在小火輪裏說錯了什麼話沒有。

『唉，真是的！』

（未完）